

古本 致證

二國志演義



行印局書衆大海

卷頭語

章回小說，在文學史上，佔有相當地位。其中尤以「三國志演義」「紅樓夢」「水滸傳」「儒林外史」「今古奇觀」……等書爲最。此種書籍流行民間，雅俗共賞。惜纔，我國出版界專重牟利，只求省料，不求版本之改良，故此種名著，版本均極惡劣，大都皆用油光紙，石印。紙有光，既損目力，加以字小如蟻，更于目光有害。因之，閱之不久，卽覺眼枯，欲拋書暫息，而書中情節又令人不忍釋手，以致讀者每覺進退維艱，不得已，勉強閱完，則一書未竟，而兩眼已成近視，其危險殊甚。加以錯字極多，更爲讀者所病。及後，加新式標點之版本出，紙張雖稍好而字仍甚小，校對亦未能精，且一經標點分段，每多刪削，讀者往往有「非原生貨」之感。本局爲謀補救上述缺憾起見，不惜工本，搜集各種名著古本，用無光紙張，照古本用大字排印，校訂求精密，以冀絕無錯訛，使讀者既省目力，又能細味原作之神韻，想愛讀名著者，當樂與贊助也。

考證三國志演義

序

一國國民之特性與夫愛國心。皆系乎歷史觀念之深淺。歷史觀念深者。其民必強毅而多愛國心。如歐之德意志。東亞之日本是。反是而觀念淺薄者。則其民卽怯懦不武。而視國家事亦漠然不相關。如已喪失其國家資格之印度人民是。而吾中國亦岌岌乎鄰於此矣。雖然。以吾國之大。歷史之繁。而欲其瞭然於四千年之陳跡。以養成此觀念。則無論五畝之夫。一廛之氓。百工之役。無由夢想。卽皓首窮經古之所謂士者。難與論此。然則一部二十四史。真個將無從說起乎。要亦提綱領。摘菁華。擇其最起觀感。最是興起人信。仰者之一時期。以普備糧。之耳。有史以來。以漢末三國之局爲最奇。亦惟三國之人才爲最衆。三國之賢奸邪正別白爲最著。故夫四千餘年之歷史。當以三國爲關鍵。而代表之。斯三國演義一書。所以能流行數百年。而普及

之魔力有如是者。卽其明徵也。所惜者承學之士。既以其爲稗官說部而鄙不之信。世俗之流。又過於信。舉奉爲金匱寶書。而不知此外更有所謂陳壽三國志正史本者在。非兩偏乎。順其機而導之。惟有融合正史演義二者。並出一途。使讀者知三國演義事跡之出處。完全有所本。不得與俗本小說等夷之。而由此增其歷史觀念。此蒙所以有攷證三國志演義之舉也。惟蒙本窶人子。家鮮藏書。故所見不廣。不能愜心。自當爲憾耳。幸博雅識者。匡所不逮焉。大錯識。

考證三國志演義

凡例

一 三國志演義事實悉本正史。不同其他說部。固盡人皆知。惟既名演義。自當極意推演。以開緊湊。趣味濃厚爲主。不能不裁剪點綴。形容盡致。出以烘雲托月之筆。然承學之士。遂因此鄙爲俗本而輕視之。世俗之徒。又詫爲神奇。過於信仰而不究其所自。此考證之所由作也。

一 三國演義雖本陳壽三國正史及裴松之注。然體裁既異。筆墨自不同。若遽以兩書並視。亦不易得其綫索。故本編就演義原書。逐段逐節。附以考證。溝通演義與正史間之消息。庶閱者得此。可知三國演義之真正價值及其淵源。故定曰考證三國志演義。

一 本攷證大體。係將演義所採陳壽志裴注。及漢末魏晉諸私家別史中之一切出處。及其異同詳略。時代先後彼此移置之處。均爲摘出。攷證

於下俾閱者於瀏覽演義之下即可得正史之大要。

- 一 本編攷證所采之書除陳志裴注及諸私家史外更采及後漢書傅子葛洪神仙傳諸葛忠武集荆襄楚陝雲南等各省志乘又傍及梟姬傳三輔決錄水經志高承則事物紀源太平廣記藝文類聚與杜之詩蘇東坡赤壁賦等不下百數十種然猶疏漏難於廣證幸博雅君子糾補指正之。

- 一 本編以限於篇幅不克每段插入故每於攷證之首提出事要一句爲目。下列空心雙套圈一個以攷證本文分清眉目。開有連續排列數小段攷證附列於一個事目之下者則以省去空占行幅之故。惟每則仍各以雙套圈間之。

- 一 攷中所稱爲史志或志傳及傳載志載等處皆係陳壽三國志之略稱其引據出於裴松之注中則或用詳稱或簡稱曰裴注偶有單稱曰注

者亦指裴注也。時或連舉所據之各家紀載。如漢晉春秋典略。晉陽秋。蜀記。江表傳。南中志。耆舊記等等。不勝枚舉。大抵皆裴松之所引。或有出於裴松之以後之書名。則皆作者所傍攷及於晉以後元以前之諸書也。蓋既以見演義者根據之廣。亦使閱者知所出處也。

一 演義全書前半以赤壁一役爲精華。後半以漢中諸戰爲重要。取東川。燒連營。七擒七縱。亦皆大關目。作者之攷證亦隨其輕重爲斷。故有詳略不同之處。或有雖亦大關目。而實無本者。則寧付闕如。惟或搃出其推演之本旨。以說明之耳。

一 演義與正史同一事典。而時地年歲或不同者。本攷皆爲摘出之。

一 演義中實有疏誤及不應改動其事實之處。如太史慈張苞等之死是也。則攷中皆爲引據駁正之。

一 攷證之外。間有鄙意所及。則亦連帶論列之。

一 作者雖意在攷實。非見識淺薄。所讀書亦少。幸讀者匡其疵謬。是所至

禱。 攷證者識

攷證三國志演義

提綱

是編係王大錯先生所撰。先生以鑒於演義原本之可貴。其所採用之資料。如戰爭計謀等等事實。什之九皆本諸陳承祚正史及裴松之注中。惟易以說部體裁行文耳。而讀此者則因此遂以稗官目之。殊有遺珠之憾。故不惜詳加攷證。使閱者覽此。知演義卽是抖亂混合之三國正史。而陳壽三國正史卽是演義之藍本。一而二二而一也。故讀攷證三國演義。猶如兼讀陳壽三國志正史。與其他演義說部。大部份盡僞托或迷信者不同。至於於演義原書。及金批毛批等。皆悉仍其舊。並無刪節之病。故此書作演義看可。作正史看亦可。而學校研究歷史者。尤足爲參攷之助。洵三國演義中。最有益於實學。出人頭地之一種善本也。商學各界。皆不可不購備之。

重刊三國志演義序

昔陳承祚有良史才所撰魏蜀吳三國志凡六十五篇
己入正史范頴稱其詞多勸誠明乎得失有益風化裴
松之亦謂銓叙可觀事多審正而惜其失在於略復上
按舊聞旁摭遺逸凡志所不載事宜存錄者畢取以爲
之注而三國事蹟略備演義之作濫觴於元人以供村
老談說故事然悉本陳志裴注絕不架空杜撰意主忠
義而旨歸勸懲閱者參觀正史始知語皆有本而不與
一切小說等量而齊觀矣

咸豐三年孟夏勾吳清溪居士書

原序

余嘗集才子書者六其目曰莊也騷也馬之史記也杜之律詩也水滸也西廂也已謬加評訂海內君子皆許余以爲知言近又取三國志讀之見其據實指陳非屬臆造堪與史冊相表裏由是觀之奇又莫奇於三國矣或曰凡自周秦而上漢唐而下依史以演義者無不與三國相仿何獨奇乎三國曰三國者乃古今爭天下之一大奇局而演三國者又古今爲小說之一大奇手也異代之爭天下其事較平取其事以爲傳其手又較庸故迥不得與三國並也吾嘗覽三國爭天下之局而嘆天運之變化真有所莫測也當漢獻失柄董卓擅權羣雄並起四海鼎沸使劉皇叔早諧魚水之歡先得荆襄之地長驅河北傳檄江南江東秦雍以次略定則仍一

光武中興之局而不見天運之善變也惟卓不遂其篡以誅死曹操又得挾天子以令諸侯名位雖虛正朔未改皇叔宛轉避難不得早建大義於天下而大江南北已爲吳魏之所攘獨留西南一隅爲劉氏托足之地然不得孔明出而東助赤壁一戰西爲漢中一摧則漢益亦幾折而入於曹而吳亦不能獨立則又成一王莽篡漢之局而天運猶不見其善變也逮於華容遁去雞肋歸來鼎足而居權侔力敵而三分之勢遂成尋彼曹操一生罪惡貫盈神人共怒檄之罵之刺之藥之燒之劫之割鬚折齒墮馬落塹瀕死者數而卒免於死爲敵者衆而爲輔亦衆此又天之若有意以成三分而故留此奸雄以爲漢之蠹賊且天生瑜以爲亮對又生懿以繼曹後似皆恐鼎足之中折而疊出其人才以相持也自

古割據者有矣分王者有矣爲十二國爲七國爲十六國爲南北朝爲東西魏爲前後漢其間乍得乍失或亡或存遠或不能一紀近或不踰歲月從未有六十年中興則俱興滅則俱滅如三國爭天下之局之奇者也今覽此書之奇足以使學士讀之而快委巷不學之人讀之而亦快英雄豪傑讀之而快凡夫俗子讀之而亦快也昔者劇通之說韓信已有鼎足三分之說其時信已臣漢義不可背項羽粗暴無謀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勢不得不一統於羣策羣力之漢三分之幾虛兆于漢室方興之時而卒成於漢室衰微之際且高祖以王漢興而先主以王漢亡一能還定三秦一不能取中原尺寸若彼蒼之造漢以如是起以如是止早有其成局於冥冥之中遂使當世之人之事才謀各別境界獨殊以迥

異於千古此非天事之最奇者歟作演義者以文章之奇而傳其事之奇而且無所事於穿鑿第貫穿其實錯綜其始末而已無之不奇此又人事之未經見者也獨是事奇矣書奇矣而無有人焉起而評之卽或有人而使心非錦心口非繡口不能一代古人傳其胸臆則是書亦終與周秦而上漢唐而下諸演義等人亦烏乎其知其奇而信其奇哉余嘗欲探索其奇以正諸世會病未果忽於友人案頭見毛子所評三國志之稿觀其筆墨之快心思之靈先得我心之同然因稱快者再而今而後知第一才子書之目又果在三國也故余序此數言付毛子授劑之日弁於簡端使後之閱者知余與毛子有同心云

順治歲次甲申嘉平朔日金人瑞聖嘆氏題

凡例

一俗本之乎者也等字。大半齟齬不通。又詞語冗長。每多複沓處。今悉依古本改正。頗覺直捷痛快。

一俗本紀事多訛。如昭烈聞雷失筋。及馬騰人京遇害。關公封漢壽亭侯之類。皆與古本不合。又曹后罵曹丕。詳于范曄後漢書中。而俗本反誤書其黨惡。孫夫人投江而死。詳于臬姬傳中。而俗本但紀其歸吳。今悉依古本辨定。

一事有不可闕者。如關公秉燭達旦。管寧割席分坐。曹操分香賣履。于禁陵廟見畫。以至武侯夫人之才。康成侍兒之慧。鄧艾鳳兮之對。鍾會不汗之答。杜預左傳之癖。俗本皆刪而不錄。今悉依古本存之。使讀者得窺全豹。一三國文字之佳。其錄于文選中者。如孔融薦禰衡表。陳琳討曹操檄。實可與前後出師表並傳。俗本皆闕而不載。今悉依古本增入。以備好古者之覽觀焉。

二俗本題綱參差不對。錯亂無章。又于一回之中。分上下兩截。今悉體作者之意而聯貫之。每回必以二語對偶爲題。務取精工。以快悅者之目。

一俗本謬托李卓吾先生批閱。而究竟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其評中多有唐突昭烈。謾罵武侯之語。今俱削去。而以新評校正之。

一俗本之尤可笑者。于事之是者則圈點之。于事之非者則塗抹之。不論其文而論其事。則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將盡取聖人之經而塗之。抹之耶。今斯編評閱處。有圈點而無塗抹。一洗從前之陋。

一敘事之中。夾帶詩詞。本是文章極妙處。而俗本每至後人有詩嘆曰。便處處是周靜軒先生。而其詩又甚俚鄙可笑。今此編悉取唐宋名人作以實之。與俗本大不相同。

一七言律詩。起于唐人。若漢則未聞有七言律也。俗本往往捏造古人詩句。如鍾繇王朗頌銅雀臺。蔡瑁題館驛屋壁。皆僞作七言律體。殊爲識者所笑。今悉依古本削去。以存其真。

一後人捏造之事。有俗本演義所無。而今日傳奇所有者。如關公斬貂蟬。張飛促周瑜之類。此其誣也。則今人之所知也。有古本三國志所無。而俗本演義所有者。如諸葛亮欲燒魏延于上谷。諸葛瞻得鄧艾書。而猶豫未決之類。此其誣也。則非今人之所知也。不知其誣。母乃寃古人太甚。今皆削去。使讀者不爲齊東所誤。

魏主不風身蟠
國之矣非四百
氣化縹緲

卷之四十四



三國志演義
續像
漢獻帝

三國志演義 繡像 伏皇后

二

矢志重將漢室扶福延
宮禁舌未無昭陽殿裏
夫妻別不及民間

附梓圖



王允運機謀奸臣一旦休
心懷家國恨
者鎮廟堂憂共氣連霄漢
忠心貫斗
牛至今魂與魄猶遶鳳凰樓
西園圖



三國志演義

繡像

王允

三

三國志演義 繡像 董卓

霸業成時為帝王不成

且作富家郎註和

天意各私曲鄙

鳩方成已滅亡

字兩



朕就林門以將軍氣舉
兵勅誅董卓夫某拒陳宮
將席悲絕急觀厲款
臨前正午台門下夜
征英風 三十五人



三國志演義 繡像 呂布

三國志演義

繡像

貂蟬

六

珍賊國賊西施
朝臣寧不及嫫
八

送忠堂主



義釋曹瞞後中年解
印表禱知白門下真個
負公臺 新於善子以上



三國志演義 繡像 陳宮

三國志演義 繡像 馬騰

父子齊牙烈忠貞萃一門捐生匪
國難誓死答君恩唱五盟言
社勛軒義扶存西涼推
世賢不愧伏波孫

方委像館



長
單
里
共
計
祿
田
豐
同
梁

將
橫
丈
出
將
之
千



三國志演義 繡像 顏良



矯矯顏良觀爪名
賜與園戶豕風驟
馳塲

瓜亞侯客
顏

也勝同親 龜龍妙夫
爐跡異賦 卷脆黃既

胡隆五士



三國志演義

續像

文醜

十一

三國志演義

繡像

昭烈帝

十二

大統承炎陸

嚴王也陸夙童

也張蒼翰二頭威

隨中輔列皆幾廟積

身盡清裝幽穴鑽臨在

魂繞亂肉向二百廿氏



三國志演義

繡像

糜夫人



事不兩全須果決舍生取義
古來無拚將一死存劉嗣
輕重分明大丈夫
着史圖

十三

三國志演義 繡像 甘夫人

十四

寵冠六宮詩絕代
陽時有翠華臨
正
人顏色夫人貌
一標娥者兒
妖娥 孫山為仁圖



忠親禮讓
吳仁吟
崖麻魂歸
蜀諸葛

一全道人圖



三國志演義 繡像 孫夫人

十五

三國志演義

繡像

諸葛亮

十六

撥亂扶危，立報動天，託孤其
才過管樂，妙策勝張吳。
博學多聞，師表堂一八陳圖起
公全盛地，應歎古今無。

法溪釣徒 圖



三國志演義

繡像

龐統

十七

鳳雛
隱羽
官非
近玩
展其
驥足
南士
之冠

李森
四



三國志演義

繡像

徐庶

痛恨高賢不再逢
臨岐
此別不濟
張片言
卽似春雷震
使兩陽
起臥龍
李用齋



神威旅奮蒼儒雅更知大
天白心如鏡春秋義薄雲

古吳雙松館主人謹摹



三國志演義 繡像 關壯穆

十九

三國志演義 繡像 關平

慨慷相從誓為
父子事公之生
殉公之死



三國志演義

繡像

張桓侯



寬
中
關
上
教
先
震
長
坂
橋
邊
水
絕
環
嚴
顏
安
蜀
境
智
敗
張
郃
定
中
州

阿渠

三國志演義 繡像 趙雲

勇鎮當陽老當一萬軍
此將之六龍騎蓋魁西蜀
威名馳漢中
西晉全幼三千載更誰同
外臣吉



老将說黃忠收川立大功身披金鏢甲
手挽鐵胎弓膽氣驚河北威名鎮蜀中

補磁院齋主



三國志演義 繡像 馬超

蜀川界首觀名嶺
關中風德聞名耀關
張可並華 漢梁



三國志演義 繡像 魏延



身鎧虎膽威風
月相尖夷威向
甲相尖夷威向

西冷布永題於海上



三國志演義

繡像

馬岱

二六



當諒憲詹猛忠勇夙稱賢
鑽計復踏葛亮功誠魏延

北顏集大



獨據南方抗可
汗天威惟遠服心誰
自漢七姓推誠後十
聖義永真矣



三國志演義 繡像 蠻王孟獲

三國演義 繡像 姜維

天水游吳後涼州有異才素從西父出
街奉武侯未大膽應無懼雄心誓不回
成都身死。漢將有餘哀 毅勇關



舒侯據舊蹟區區效
雄心遠道托來某臨風感
不禁

滿載平生抱負



三國志演義 繡像 孫堅

二九

三國志演義

繡像

孫策

三十

獨戰東南地八稱北霸王

運籌起死生決勝策似

鷹揚威震三江靖

名聞四海彰

臨終遺大

事專愈

廣州記

奇文
圖



紫髯碧眼猶英雄
能仗群僚用盡
忠二十四年承大
業耗盡爾皓吐
江東

前清上人



三國志演義 繡像 孫權

三國志演義 繡像 周瑜

三二



鼎峙三分定功成一炬
中君臣同骨肉兒女自
英雄 青城仙侶



君臣江左著英稱姊妹於
今聲價增猶幸未遭銅雀
鎖朝朝歌吹望西陵
聽詩聽西



三國志演義 繡像 魯肅



指因慨贈良友杖策上謁
明君一見便談大畧已知
天下三分 卷五 魯肅

三國志演義 繡像 黃蓋



苦肉計誠高
誓兵禍所招
阿瞞雖有智
一炬官難逃

壽復虛主

三國志演義 繡像 周泰

三六

三番救
主出重
圍忠勇
如公孟
所稀通體劍戔
猶痛飲酒痕殘
血滿征衣

鏡湖



三

三國志演義

繡像

張昭



破虜會時拔
侯于張公杖
策
江來子生
親於莊
此
老威嚴
列上台
李昭

三國志演義 繡像 陸遜

名震遠邇不貪功
諄諄盡忠誠實

心耕書庄



圖式世之確也而
命安社共

請去見者齊王



三國志演義

繡像

曹操

三九

三國志演義 繡像 華陀

四十



華陀仙術以長桑
神淺如窺垣一方相張
人止者亦挽後集無後見
青囊 和任山德頌



魁柄移炎并
雄圖創許龍
幽陽封琴日
竟弄匄何如

學古刊書



三國志演義
繡像
曹丕

四一

三國志演義 繡像 甄后

四二

鄴宮春色渺難尋枉費陳王
作賦心見說凌波微步好驚
鴻消息已沈沈

沈于休文 關公



三國志演義

繡像

曹植

料臣骨殖不難出
才甲封王福果陰

鐵城逸史



三國志演義

繡像

郭嘉

四四



天生郭奉孝豪氣
冠屨英腹內藏經史胸中隱甲
兵運謀如范蠡決策似陸平可惜
身先喪中原梁棟傾

辭性居士

畫

魏上學文器不稱王
惟才聲名齊五嶺功
業震三台

玲瓏小館



三國志演義 繡像 荀彧

四五

三國志演義 繡像 荀攸



和能遠賞
顏淵功振三分國
成十二蕭雙史

聰明楊逸祖，世代繼替纓。
筆下龍蛇走，胸中錦繡成。
清談驚四座，捷對冠群英。
身死回中誤，非關飲汲共。
雀一野史



三國志演義
繡像
楊修

四七

三國志演義 繡像 曹仁

英
曹
子
孝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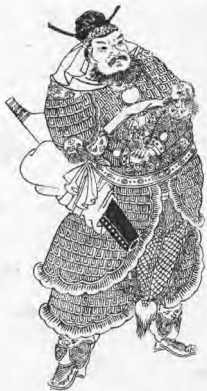
聖
拒
周
鮑
許

諸
奇
勳
杜

襄
樊
戰

續
軍

趙
指
方



天下可無敵不可無替女
男麻也與男千古更誰風

衣林令尹



三國志演義 繡像 曹洪

四九

三國志演義 繡像 典韋

五十



鐵戟雙提八十斤漢陽城
外建功勳典韋救主傳天
下勇猛當先第一人

救六生 戲圖

漢二威風鎮九州當年許褚
果如魁只困孟起軍前見天
下說於播覽矣

一老道人

畫



三國志演義 繡像 許褚

五一

三國志演義 繡像 鍾會

五二

髫年稱蚤慧曾作秘書郎抄計
傾司馬當時孺子房壽春多
贊畫劍閣顯鷹揚不學陶
朱隱游魂悲故鄉

耐拙堂主



鐘襄陰山雪鋒
銷劍閣雲功成呼
負負顯戮報殊勲

卷東圖四



三國志演義 繡像 鄧艾

五三

三國志演義 繡像 司馬懿

閑言崇聖典用武若通神三國英雄士四
朝經濟臣屯兵驅帝豹養子得麒麟諸
葛常稱竄能起天地春

卷五十五 懿



歡略開基雄才成務屈祠樂
殘碑之期逾淮奮厲揚止怒

杜遠草堂



三國志演義 繡像 司馬師

五五

三國志演義

繡像

司馬昭

五六

瑜劍鎔氣輝
難隱渡吳歎
且談肉袒期
商且卷旛固

未國



繪圖三國志演義 第一回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繪圖三國志演義 第二回 張翼德怒鞭督郵

張翼德怒鞭督郵

小軒堂客



議溫明董卓
叱丁原

前序



繪圖三國志演義 第三回 議溫明董卓叱丁原

繪圖三國志演義 第四回 廢漢帝陳留踐位

廢漢帝陳留踐位

北顧植夫

圖



數
諸
曹
公
應
鎮
詔
檄
奔
馳



繪圖三國志演義 第五回 發賜詔諸鎮應曹公

繪圖三國志演義 第六回 焚金闕董卓行兇

焚金闕董卓
行兇 概遠客

概遠客



袁紹戰公孫

紹河公

解任
士



繪圖三國志演義 第八回 王司徒巧使連環計



王司徒巧使連環計

玉著館主

第一才子書目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聲山別集

吳門杭永年資能氏定

古本三國志回目第一卷

一回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斬黃巾英雄首立功

二回

張翼德怒鞭督郵

何國舅謀誅宦豎

第二卷

三回

議溫明董卓叱丁原

餽金珠李肅說呂布

四回

廢漢帝陳留踐位

謀董賊孟德獻刀

第三卷

五回

發矯詔諸鎮應曹公

破關兵三英戰呂布

六回

焚金闕董卓行兇

匿玉璽孫堅背約

第四卷

七回

袁紹磬河戰公孫

孫堅跨江擊劉表

八回

王司徒巧使連環計

董太師大鬧鳳儀亭

第五卷

九回

除兇暴呂布助司徒

犯長安李傕聽賈詡

十回

勸王室馬騰舉義

報父讎曹操興師

第六卷

十一回

劉皇叔北海救孔融

呂溫侯濮陽破曹操

十二回

陶恭祖三讓徐州

曹孟德大破呂布

第七卷

十三回

李傕郭汜大交兵

楊奉董承雙救駕

十四回

曹孟德移駕幸許都

呂奉先乘夜襲徐郡

第八卷

十五回

太史慈酣鬪小霸王

孫伯符大戰嚴白虎

十六回 呂奉先射戟轅門

曹孟德敗師渭水

第九卷

十七回 袁公路大起七軍

曹孟德會合三將

十八回 賈文和料敵決勝

夏侯惇拔矢啖睛

第十卷

十九回 下邳城曹操變兵

白門樓呂布殞命

二十回 曹阿瞞許田打圍

董國舅內閣受詔

第十一卷

二十一回 曹操煮酒論英雄

關公賺城斬車胄

二十二回 袁曹各起馬步三軍

關張共擒王劉二將

第十二卷

二十三回 禰正平裸衣罵賊

吉太醫下毒遭刑

二十四回 國賊行兇殺貴妃

皇叔敗走投袁紹

第十三卷

二十五回

屯土山關公約三事

救白馬曹操解重圍

二十六回

袁本初損兵折將

關雲長挂印封金

第十四卷

二十七回

美髯公千里走單騎

漢壽侯五關斬六將

二十八回

斬蔡陽兄弟釋疑

會古城主臣聚義

第十五卷

二十九回

小霸王怒斬于吉

碧眼兒坐領江東

三十回

戰官渡本初敗績

劫烏巢孟德燒糧

第十六回

三十一回

曹操倉亭破本初

立德荊州依劉表

三十二回

奪冀州袁尚爭鋒

決漳河許攸獻計

第十七卷

三十三回

曹丕乘亂納甄氏

郭嘉遺計定遼東

三十四回

蔡夫人隔屏聽密語

劉皇叔躍馬過檀溪

第十八卷

三十五回

玄德南漳逢隱淪

單福新野遇英主

三十六回

玄德用計取樊城

徐庶走馬薦諸葛

第十九卷

三十七回

司馬徽再薦名士

劉玄德三顧草廬

三十八回

定三分隆中決策

戰長江孫氏報讎

第二十卷

三十九回

荊州城公子三求計

博望坡軍師初用兵

四十回

蔡夫人議獻荊州

諸葛亮火燒新野

第二十一卷

四十一回

劉玄德攜民渡江

趙子龍單騎救主

四十二回 張翼德大鬧長坂橋

劉豫州敗走漢津口

第二十二卷

四十三回 諸葛亮舌戰羣儒

魯子敬力排衆議

四十四回 孔明用智激周瑜

孫權決計破曹操

第二十三卷

四十五回 三江口曹操折兵

羣英會蔣幹中計

四十六回 用奇謀孔明借箭

獻密計黃蓋受刑

第二十四卷

四十七回 關澤密獻詐降書

龐統巧授連環計

四十八回 宴長江曹操賦詩

鎖戰船北軍用武

第二十五卷

四十九回 七星壇諸葛祭風

三江口周郎縱火

五十回 諸葛亮智算華容

關雲長義釋曹操

第二十六卷

五十一回

曹仁大戰東吳兵

孔明一氣周公瑾

五十二回

諸葛亮巧辭魯肅

趙子龍智取桂陽

第二十七卷

五十三回

關雲長義釋黃漢升

孫仲謀大戰張文濟

五十四回

吳國太佛寺看新郎

劉皇叔洞房續佳偶

第二十八卷

五十五回

玄德智激孫夫人

孔明二氣周公瑾

五十六回

曹操大宴銅雀臺

孔明三氣周公瑾

第二十九卷

五十七回

柴桑口臥龍弔喪

耒陽縣鳳雛理事

五十八回

馬孟起興兵雪恨

曹阿瞞割髮棄袍

第三十卷

五十九回 許褚裸衣鬪馬超

曹操抹書問韓遂

六十回 張永年反難楊修

龐士元議取西蜀

第三十一卷

六十一回 趙雲截江奪阿斗

孫權遺書退老瞞

六十二回 取涪關楊高授首

攻雒城黃魏爭功

第三十二卷

六十三回 諸葛亮痛哭龐統

張翼德義釋嚴顏

六十四回 孔明定計捉張任

楊阜借兵破馬超

第三十三卷

六十五回 馬超大戰葭萌關

劉備自領益州牧

六十六回 關雲長單刀赴會

伏皇后爲國捐生

第三十四卷

六十七回 曹操平定漢中地

張遼威震逍遙津

原书缺页

第三十九卷

七十七回

玉泉山關公顯聖

洛陽城曹操感神

七十八回

治風疾神醫身死

傳遺命奸雄數終

第四十卷

七十九回

兄逼弟曹植賦詩

姪陷叔劉封伏法

八十回

曹丕廢帝篡炎劉

漢王正位續大統

第四十一卷

八十一回

急兄讎張飛遇害

雲弟恨先主興兵

八十二回

孫權降魏受九錫

先主征吳賞六軍

第四十二卷

八十三回

戰猱亭先主得讎人

守江口書生拜大將

八十四回

陸遜營燒七百里

孔明巧布八陣圖

第四十三卷

八十五回

劉先主遺詔托孤兒

諸葛亮安居平五路

八十六回

難張溫案宓逞天辨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

第四十四卷

八十七回

征南寇丞相大興師

抗天兵蠻王初受執

八十八回

渡瀘水再縛番主

識詐降三擒孟獲

第四十五卷

八十九回

武鄉侯四番用計

南蠻王五次遭擒

九十回

驅巨獸六破蠻兵

燒籐甲七擒孟獲

第四十六卷

九十一回

祭瀘水漢相班師

伐中原武侯上表

九十二回

趙子龍力斬五將

諸葛亮智取三城

第四十七卷

九十三回

姜倫約歸降孔明

武鄉侯罵死王郎

九十四回 諸葛亮乘雪破羌兵

司馬懿剋日擒孟達

第四十八卷

九十五回 馬謖拒諫失街亭

武侯彈琴退仲達

九十六回 孔明揮淚斬馬謖

周魴斷髮賺曹休

第四十九卷

九十七回 討魏國武侯再上表

破曹兵姜維詐獻書

九十八回 追漢軍王雙受誅

襲陳倉武侯取勝

第五十卷

九十九回 諸葛亮大破魏兵

司馬懿入寇西蜀

一百回 漢兵劫寨破曹真

武侯鬪陣辱仲達

第五十一卷

一百一回 出隴上諸葛粧神

奔劍閣張郃中計

一百二回 司馬懿戰北原消橋

諸葛亮造木牛流馬

第五十二卷

一百三回

上方谷司馬受困

五丈原諸葛禳星

一百四回

殞大星漢丞相歸天

見木像魏都督喪膽

第五十三卷

一百五回

武侯預伏錦囊計

魏主拆取承露盤

一百六回

公孫淵兵敗死襄平

司馬懿詐病賺曹爽

第五十四卷

一百七回

魏主政歸司馬氏

姜維兵敗牛頭山

一百八回

丁奉雪中奮短兵

孫峻席間施密計

第五十五卷

一百九回

困司馬漢將奇謀

廢曹芳魏家果報

一百十回

文鴛單騎退雄兵

姜維背水破大敵

第五十六卷

一百一十一回 鄧士載智敗姜伯約

諸葛誕義討司馬昭

一百一十二回 救壽春于詮死節

取長城伯約鑿兵

第五十七卷

一百一十三回 丁奉定計斬孫琳

姜維關陣破鄧艾

一百一十四回 曹髦驅車死南闕

姜維棄糧勝魏兵

第五十八卷

一百一十五回 詔班師後主信讒

托屯田姜維避禍

一百一十六回 鍾會分兵漢中道

武侯顯聖定軍山

第五十九卷

一百一十七回 鄧士載偷渡陰平

諸葛瞻戰死綿竹

一百一十八回 哭祖廟一王死孝

入西川二士爭功

第六十卷

一百一十九回 假投降巧計成虛話

再受禪依樣畫葫蘆

一百二十回 薦杜預老將獻新謀

降孫皓三分歸一統

三國志讀法

讀三國志者。當知有正統。閏。運。僭。國。之別。正統者何。蜀。漢。是也。僭國者何。吳。魏。是也。閏運者何。晉。是也。魏之不得爲正統者何也。論地則以中原爲主。論理則以劉氏爲主。論地不若論理。故以正統予魏者。司馬光通鑑之誤也。以正統予蜀者。紫陽綱目之所以爲正也。綱目于獻帝建安之末。大書後漢昭烈皇帝章武元年。而以吳魏分注其後。蓋以蜀爲帝室之胄。在所當予。魏爲篡國之賊。在所當奪。是以前則書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後則書漢丞相諸葛亮出師伐魏。而大義昭然。揭于千古矣。夫劉氏未亡。魏未混一。魏固不得爲正統。迨乎劉氏已亡。晉已混一。而晉亦不得爲正統者何也。曰。晉以臣弑君。與魏無異。而一傳之後。厥祚不長。但可謂之閏運。而不可謂之正統也。至于東晉偏安。以牛易馬。愈不得以正統歸之。故三國之并吞于晉。猶六國之混于一。秦五代之混于一。隋耳。秦不過爲漢驅除。隋不過爲唐驅除。前之正統以漢爲主。而秦與魏。晉不得與焉。亦猶後之正統以唐宋爲主。而宋齊梁。

陳。隋。梁。唐。晉。漢。周。俱。不。得。與。焉。耳。且。不。特。魏。晉。不。如。漢。之。爲。正。卽。唐。宋。亦。不。如。漢。之。爲。正。煬。帝。無。道。而。唐。代。之。是。已。惜。其。不。能。顯。然。如。周。之。代。商。而。稱。唐。公。加。九。錫。以。蹈。魏。晉。之。陋。轍。則。得。天。下。之。正。不。如。漢。也。若。夫。宋。以。忠。厚。立。國。又。多。名。臣。大。儒。出。乎。其。間。故。尙。論。者。以。正。統。予。宋。然。終。宋。之。世。燕。雲。十。六。州。未。入。版。圖。其。規。模。已。遜。于。唐。而。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取。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則。得。天。下。之。正。亦。不。如。漢。也。唐。宋。且。不。如。漢。而。何。論。魏。晉。哉。高。帝。以。除。暴。秦。擊。楚。之。殺。義。帝。者。而。興。光。武。以。誅。王。莽。而。克。復。舊。物。昭。烈。以。討。曹。操。而。存。漢。祀。于。西。川。祖。宗。之。創。之。者。正。而。子。孫。之。繼。之。者。亦。正。不。得。但。以。光。武。之。混。一。爲。正。統。而。謂。昭。烈。之。偏。安。非。正。統。也。昭。烈。爲。正。統。而。劉。裕。劉。劭。智。遠。亦。皆。劉。氏。子。孫。其。不。得。爲。正。統。者。何。也。曰。裕。與。智。遠。之。爲。漢。苗。裔。遠。而。無。徵。不。若。中。山。靖。王。之。後。近。而。可。考。又。二。劉。皆。以。篡。弒。得。國。故。不。得。與。昭。烈。並。也。後。唐。李。存。勗。之。不。得。爲。正。統。者。何。也。曰。存。勗。本。非。李。而。賜。姓。李。其。與。呂。秦。牛。晉。不。甚。相。遠。故。亦。不。得。與。昭。烈。並。也。南。唐。李。昇。之。亦。不。得。繼。唐。而。爲。正。統。者。何。也。曰。

世遠代遐。亦裕與智。遠者比。故亦不得與昭烈並也。南唐李昇不得繼唐而爲正統。南宋高宗獨得繼宋而爲正統者。何也。高宗立太祖之後。爲後以延宋祚于不絕。故正統歸也。夫以高宗之殺岳飛。用秦檜。全不以二聖爲念。作史者。尙以其延宋祚而歸之。以正統。况昭烈之君臣同心。誓討漢賊者乎。則昭烈之爲正統。愈無疑也。陳壽之志未及辨此。余故折衷于紫陽綱目。而特于演義中附正之。

古史甚多。而人獨貪看三國志者。以古今人才之衆。未有盛于三國者也。觀才與不才。敵不奇。觀才與才敵。則奇。觀才與才敵。而一才又遇衆才之匹。不奇。觀才與才敵。而衆才尤讓一才之勝。則更奇。吾以爲三國有三奇。可稱三絕。諸葛孔明一絕也。關雲長一絕也。曹操亦一絕也。歷稽載籍。賢相林立。而名高萬古者。莫如孔明。其處而彈琴抱膝。居然隱士。風流出而羽扇綸巾。不改雅人深致。在草廬之中。而識三分天下。則達乎天時。承顧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則盡乎人事。七擒八陣。木牛流馬。旣已疑鬼疑神。之不測。鞠躬盡瘁。

志。決。身。殲。仍。是。爲。臣。爲。子。之。用。心。比。管。樂。則。過。之。比。伊。呂。則。兼。之。是。古。今。來。賢。相。中。第。一。奇。人。歷。稽。載。籍。名。將。如。雲。而。絕。倫。超。羣。者。莫。如。雲。長。青。史。對。青。燈。則。極。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則。極。其。英。靈。秉。燭。達。旦。人。傳。其。大。節。單。刀。赴。會。世。服。其。神。威。獨。行。千。里。報。主。之。志。堅。義。釋。華。容。酬。恩。之。誼。重。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霽。月。光。風。心。則。趙。抃。焚。香。告。帝。之。心。而。磊。落。過。之。意。則。阮。籍。白。眼。傲。物。之。意。而。嚴。正。過。之。是。古。今。來。名。將。中。第。一。奇。人。歷。稽。載。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攬。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聽。荀。彧。勸。王。之。說。而。自。比。周。文。則。有。似。乎。忠。黜。袁。術。僭。號。之。非。而。願。爲。曹。侯。則。有。似。乎。順。不。殺。陳。琳。而。愛。其。才。則。有。似。乎。寬。不。追。關。公。以。全。其。志。則。有。似。乎。義。王。敦。不。能。用。郭。璞。而。操。之。得。士。過。之。桓。溫。不。能。識。王。猛。而。操。之。知。人。過。之。李。林。甫。雖。能。制。祿。山。不。如。操。之。擊。烏。桓。于。塞。外。韓。侂。胄。雖。能。貶。秦。檜。不。若。操。之。討。董。卓。于。生。前。竊。國。家。之。柄。而。姑。存。其。號。異。于。王。莽。之。顯。然。弒。君。留。改。革。之。事。以。俟。其。兒。勝。於。劉。裕。之。急。欲。篡。晉。是。古。今。來。奸。雄。中。第。一。奇。人。有。此。三。奇。乃。前。後。史。之。所。絕。無。者。故。讀。遍。

諸史而愈。不得不喜讀三國志也。

三國之有三絕固已。然吾自三絕而外。更遍觀乎三國之前。三國之後。問有運籌帷幄。如徐庶龐統者乎。問有行軍用兵。如周瑜陸遜司馬懿者乎。問有料人料事。如郭嘉程昱荀彧賈詡步騭虞翻顧雍張昭者乎。問有武功將略。邁等越倫。如張飛趙雲黃忠嚴顏張遼徐晃徐盛朱桓者乎。問有衝鋒陷陣。馳銳莫當。如馬超馬岱關興張苞許褚典韋張郃夏侯惇黃蓋周泰甘肅太史慈丁奉者乎。問有兩才相當。兩賢相遇。如姜維鄧艾之智勇悉敵。羊祜陸抗之從容互鎮者乎。至于道學。則馬融鄭玄。文藻。則蔡邕王粲。穎捷。則曹植楊修。早慧。則諸葛恪鍾會。應對。則秦宓張松。舌辯。則李恢闕澤。不辱君命。則趙諮鄧芝。飛書馳檄。則陳琳阮瑀。治煩理劇。則蔣琬董允。揚譽蜚聲。則馬良荀爽。好古則杜預。博物則張華。求之別籍。俱未易一一見也。乃若知賢則有司馬徽之哲。勵操則有管寧之高。隱居則有崔州平石廣元孟公威之逸。忤奸則有孔融之正。觸邪則有趙彥之直。斥惡則有禰衡之豪。罵賊則有吉平

之壯。殉國則有董承。伏完之賢。捐生則有耿紀。韋晃之節。子死于父。則有劉
諶。關平之孝。臣死于君。則有諸葛瞻。諸葛尚之忠。部曲死于主帥。則有趙累。
周倉之義。其他死。如田豐。苦口如王累。矢貞如沮授。不屈如張任。輕財篤
友如魯肅。事主不二心如諸葛瑾。不畏強禦如陳泰。視死如歸如王經。獨存
介性如司馬孚。炳炳燦燦。照耀史冊。殆舉前之豐沛。三傑。商山。四皓。雲臺。諸
將。富春。客星。後之瀛洲。學士。麟閣。功臣。杯酒。節度。砦市。宰相。分見於各朝之
千百年者。奔合輻湊。三國之一時。豈非人才一大都會哉。入鄂林而選名
材。遊玄圃而見積玉。收不勝收。接不暇接。吾于三國有觀止之嘆矣。

三國一書。乃文章之最妙者。敘三國不自三國始也。三國必有所自始。則始
之以漢帝。叙三國不自三國終也。三國必有所自終。則終之以晉國。而不但
此也。劉備以帝胄而繼統。則有宗室如劉表。劉璋。劉繇。劉辟等。以陪之曹操。
以強臣而專制。則有廢立如董卓。亂國如李傕。郭汜。以陪之孫權。以方侯而
分鼎。則有僭號如袁術。稱雄如袁紹。割據如呂布。公孫瓚。張揚。張邈。張魯。張

繡等以陪之。劉備曹操于第一回出名而孫權則于第七回方出名。曹氏之定許都在第十一回。孫氏之定江東在第十二回。而劉氏之取西川則在第六十回後。假令今人作稗官欲平空擬一三國之事勢必劈頭便叙三人。三人便各據一國有能如是之繞乎其前出乎其後多方以盤旋乎其左右者哉。古事所傳天然有此等波瀾天然有此等層折以成絕世妙文。然則讀三國一書誠勝讀稗官萬萬耳。

若論三國開基之主。人盡知爲劉備孫權曹操也。而不知其間各有不同。備與操皆自我身而創業。而孫權則藉父兄之力。其不同者一。備與權皆及身而爲帝。而操則不自爲而待之于其子孫。其不同者二。三國之稱帝也。唯魏獨早。而蜀則稱帝于曹操已死。曹丕已立之餘。吳則稱帝于劉備已死。劉禪已立之後。其不同者三。三國之相持也。吳爲蜀之鄰。魏爲蜀之讎。蜀與吳有和有戰。而蜀與魏則有戰無和。吳與蜀則和多于戰。吳與魏則戰多于和。其不同者四。三國之傳也。蜀止二世。魏則自丕及奐。凡五主。吳則自權及皓。凡

四主其不同者。五三國之亡也。吳居其後。而蜀先之。魏次之。魏則見奪于其臣。吳蜀則見并于其敵。其不同者。六不寧唯是。策之與權。則兄終而弟及。丕之與植。則舍弟而立兄。備之與禪。則父爲帝。而子爲虜。操之與丕。則父爲臣。而子爲君。可謂參差錯落變化無方者矣。今之不善畫者。雖使繪兩人。亦必彼此同貌。今之不善歌者。即使唱兩調。亦必前後同聲。文之合掌。往往類是。古人本無雷同之事。而今人好爲雷同之文。則何不取余所批三國志而讀之。

三國一書。總起總結之中。又有六起六結。其叙獻帝。則以董卓廢立爲一起。以曹丕自奪爲一結。其叙西蜀。則以成都稱帝爲一起。而以綿竹出降爲一結。其叙劉關張三人。則以桃園結義爲一起。而以白帝托孤爲一結。其叙諸葛亮。則以三顧草廬爲一起。而以六出祁山爲一結。其叙魏國。則以黃初改元爲一起。而以司馬受禪爲一結。其叙東吳。則以孫堅墜壘爲一起。而以孫皓御璧爲一結。凡此數段文字。聯絡交互于其間。或此方起。而彼已結。或此

未結而彼又起。讀之不見其斷續之迹。而按之則自有章法之可知也。

三國一書有追本窮源之妙。三國之分由于諸鎮之角立。諸鎮角立由于董卓之亂國。董卓亂國由于何進之召外兵。何進召外兵由于十常侍之專政。故叙三國必以十常侍爲之端也。然而劉備之初起不卽在諸鎮之內而尙在草澤之間。夫草澤之所以有英雄聚義而諸鎮之所以繕脩兵革者由于黃巾之作亂。故叙三國又必以黃巾爲之端也。乃黃巾未作則有上天垂災異以警戒之。更有忠謀智計之士直言極諫以預料之。使當時爲之君者體天心之仁愛。納良臣之讜論。斷然舉十常侍而進斥焉。則黃巾可以不作。草澤英雄可以不起。諸鎮之兵革可以不修。而三國可以不分矣。故叙三國而追本于桓靈。猶河源之有星宿海云。

三國一書有巧收幻結之妙。設令魏而爲蜀所并。此人心之所甚願也。設令蜀亡而魏得一統。此人心之所大不平也。乃彼蒼之意不從人心所甚願而亦不出于人心之所大不平。特假手于晉以一之。此造物者之幻也。然天既

不祚漢。又不予魏。則何不假手於吳。而必假手於晉乎。曰。魏因漢賊也。吳嘗害關公。奪荊州。助魏以攻蜀。則亦漢賊也。若晉之奪魏。有似乎爲漢報讎也者。則與其一之以吳。無宵一之以晉也。且吳爲魏敵。而晉爲魏臣。魏以臣弑君。而晉卽如其事以報之。可以爲戒于天下。後世則使魏而見并于其敵。不若使之見并於其臣之爲快也。是造物者之巧也。幻旣出人意外。巧復在人。意中造物者可謂善於作文矣。今人下筆。必不能如此之幻。如此之巧。然則讀造物自然之文。而又何必讀今人臆造之文乎哉。

三國一書。有以竇觀主之妙。如將叙桃園兄弟三人。先叙黃巾兄弟三人。桃園其主也。黃巾其竇也。將叙中山靖王之後。先叙魯恭王之後。中山靖王其主也。魯恭王其竇也。將叙何進。先叙陳蕃竇武。何進其主也。陳蕃竇武其竇也。叙劉關張及曹操孫堅之出色。并叙各鎮諸侯之無用。劉備曹操孫堅其主也。各鎮諸侯其竇也。劉備將遇諸葛亮。而先遇司馬徽。崔州平。石廣元。孟公威等諸人。諸葛亮其主也。司馬徽諸人其竇也。諸葛亮歷事兩朝。乃又有

先來卽去之徐庶。晚來先死之龐統。諸葛亮。其主也。而徐庶。龐統。又其賓也。趙雲先事公孫瓚。黃忠先事韓玄。馬超先事張魯。法正嚴顏先事劉璋。而後皆歸劉備。備其主也。公孫瓚。韓玄。張魯。劉璋。其賓也。太史慈先事劉繇。後歸孫策。甘寧先事黃祖。後歸孫權。張遼先事呂布。徐晃先事楊奉。張郃先事袁紹。賈詡先事李傕張繡。而後皆歸曹操。孫曹其主也。劉繇。黃祖。呂布。楊奉。等諸人。其賓也。僕伐當塗之讖。本應在魏。而袁公路謬以爲許。魏其主也。袁公路其賓也。三馬同槽之夢。本應在司馬氏。而曹操誤以爲馬騰父子。司馬氏其主也。馬騰父子其賓也。受禪臺之說。李肅以賺董卓。而曹丕卽真焉。司馬炎又卽真焉。曹丕司馬炎其主也。董卓其賓也。且不獨人有賓主也。地亦有之。獻帝自洛陽遷長安。又自長安遷洛陽。而終乃遷于許昌。許昌其主也。長安洛陽皆賓也。劉備失徐州而得荊州。荊州其主也。徐州其賓也。及得兩川而復失荊州。兩川其主也。而荊州又其賓也。孔明將北伐中原。而先南定蠻方。意不在蠻方。而在中原。中原其主也。蠻方其賓也。抑不獨地有賓主也。物

亦有之。李儒持鳩酒短刀白練以貽帝辨。鳩酒其主也。短刀白練其賓也。許田打圍將叙曹操射鹿先叙立德射兔鹿其主也。兔其賓也。赤壁鏖兵將叙孔明借風先叙孔明借箭風其主也。箭其賓也。董承受玉帶陪之以錦袍帶其主也。袍其賓也。關公拜受赤兔馬而陪之以金印紅袍諸賜馬其主也。金印等其賓也。曹操掘地得銅雀而陪之以玉龍金鳳雀其主也。龍鳳其賓也。諸如此類不可悉數。善讀是書者可於此悟文章賓主之法。

三國一書有同樹異枝同枝異葉同葉異花同花異果之妙。作文者以善避爲能。又以善犯爲能。不犯之而求避之無所見其避也。唯犯之而後避之乃見其能避也。如紀宮掖則寫一何太后。又寫一董太后。寫一伏皇后。又寫一曹皇后。寫一唐貴妃。又寫一董貴人。寫甘糜二夫人。又寫一孫夫人。又寫一北地王妃。寫魏之甄后毛后。又寫一張后。而其間無一字相同。紀戚畹則何進之後。寫一董承。董承之後。又寫一伏完。寫一魏之張緝。又寫一吳之錢尚。而其間則無一字相同。寫權臣則董卓之後。又寫李傕郭汜。催汜之後。又寫

曹操。曹操之後。又寫一曹丕。曹丕之後。又寫一司馬懿。司馬懿之後。又並寫一師昭兄弟。師昭之後。又繼寫一司馬炎。又旁寫一吳之孫繼。而其間亦無一字相同。其他叙兄弟之事。則袁譚與袁尙不睦。劉琦與劉琮不睦。曹丕與曹植亦不睦。而譚與尙皆死。琦與琮一死一不死。丕與植皆不死。不大異乎。叙婚姻之事。則如董卓求婚于孫堅。袁術約婚于呂布。曹操約婚于袁譚。孫權結婚于劉備。又求婚于雲長。而或絕而不許。或許而復絕。或僞約而反。成或真約而不就。不大異乎。至于王允用美人計。周瑜亦用美人計。而一效一不效。則互異。卓布相惡。灌汜亦相惡。而一靖一不靖。則互異。獻帝有兩番密詔。則前隱而後彰。馬騰亦有兩番討賊。則前彰而後隱。此其不同者矣。呂布有兩番弑父。而前動于財。後動于色。前則以私滅公。後則假公濟私。此又其不同者矣。趙雲有兩番救主。而前救于陸。後救于水。前則受之主母之手。後則奪之主母之懷。此又其不同者矣。若夫寫水不止一番。寫火亦不止一番。曹操有下邳之水。又有冀州之水。關公有白河之水。又有誓口川之水。呂布

有濮陽之火。曹操有烏巢之火。周郎有赤壁之火。陸遜有猇亭之火。徐盛有南徐之火。武侯有博望新野之火。又有盤蛇谷上方谷之火。前後曾有絲毫相犯否。甚者孟獲之擒。有七祁山之出。有六中原之伐。有九求其一字之相犯而不可得妙哉。文乎。譬如樹同是樹。枝同是枝。葉同是葉。花同是花。而其植根安蒂吐芳結子。五色紛披。各成異采。讀者于此可悟文章有避之一法。又有犯之一法也。

三國一書。有星移斗轉。雨覆風翻之妙。杜少陵詩曰。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成蒼狗。此言世事之不可測也。三國之文亦猶是爾。本是何進謀誅宦官。却弄出宦官殺何進。則一變。本是呂布助丁原。却弄出呂布殺丁原。則一變。本是董卓結呂布。却弄出呂布殺董卓。則一變。本是陳宮釋曹操。却弄出陳宮欲殺曹操。則一變。陳宮未殺曹操。反弄出曹操殺陳宮。則一變。本是王允不赦催汜。却弄出催汜殺王允。則一變。本是孫堅與袁術不睦。却弄出袁術致書于孫堅。則一變。本是劉表求救于袁紹。却弄出劉表殺孫堅。則一變。

本是昭烈從袁紹以討董卓。却弄出助公孫瓚以攻袁紹則一變。本是昭烈救徐州。却弄出昭烈取徐州則一變。本是呂布投徐州。却弄出呂布奪徐州則一變。本是呂布攻昭烈。却弄出呂布迎昭烈則一變。本是呂布絕袁術。又弄出呂布求袁術則一變。本是昭烈助呂布以討袁術。又弄出助曹操以殺呂布則一變。本是昭烈助曹操。又弄出昭烈討曹操則一變。本是昭烈攻袁紹。又弄出昭烈投袁紹則一變。本是昭烈助袁紹以攻曹操。又弄出關公助曹操以攻袁紹則一變。本是關公尋昭烈。又弄出張飛欲殺關公則一變。本是關公許田欲殺曹操。又弄出華容道放曹操則一變。本是曹操追昭烈。又弄出昭烈投東吳。以破曹操則一變。本是孫權饑劉表。又弄出魯肅弔劉表。又弔劉琦則一變。本是孔明助周郎。却弄出周郎欲殺孔明則一變。本是周郎欲害昭烈。却弄出孫權結婚昭烈則一變。本是用孫夫人牽制昭烈。却弄出孫夫人助昭烈則一變。本是孔明氣死周郎。却弄出孔明哭周郎則一變。本是昭烈不受劉表荊州。却弄出昭烈借荊州則一變。本是劉璋欲結曹操。

却弄出迎昭烈則一變。本是劉璋迎昭烈。却弄出昭烈奪劉璋。則一變。本是昭烈分荊州。又弄出呂蒙襲荊州。則一變。本是昭烈破東吳。又弄出陸遜敗昭烈。則一變。本是孫權求救于曹丕。却弄出曹丕欲襲孫權。則一變。本是昭烈讎東吳。又弄出孔明結好東吳。則一變。本是劉封聽孟達。却弄出劉封攻孟達。則一變。本是孟達背昭烈。又弄出孟達欲歸孔明。則一變。本是馬騰與昭烈同事。又弄出馬超攻昭烈。則一變。本是馬超救劉璋。却弄出馬超投昭烈。則一變。本是姜維敵孔明。却弄出姜維助孔明。則一變。本是夏侯霸助司馬懿。却弄出夏侯霸助姜維。則一變。本是鍾會忌鄧艾。却弄出衛瓘殺鄧艾。則一變。本是姜維賺鍾會。却弄出諸將殺鍾會。則一變。本是羊祜和陸抗。却弄出羊祜請伐孫皓。則一變。本是羊祜請伐吳。却弄出一杜預。又弄出一王濬。則一變。論其呼應有法。則讀前卷定知其有後卷。論其變化無方。則讀前文更不料其有後文。於此可知見三國之文之精。於其不可料更見三國之文之幻矣。

三國一書有橫雲斷嶺橫橋鎖溪之妙。文有宜于連者。有宜于斷者。如五關斬將三顧草廬七擒孟獲此文之妙于連者也。如三氣周瑜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此文之妙于斷者也。蓋文之短者不連叙則不貫串。文之長者連叙則懼其累墜。故必叙別事以間之。而後文勢乃錯綜盡變。後世稗官家鮮能及此。

三國一書有將雪見霰將雨聞雷之妙。將有一段正文在後。必先有一段閒文以爲之引。將有一段小文在後。必先有一段小文以爲之端。如將叙曹操濮陽之火。先寫糜竺家中之火一段閒文以啓之。將叙孔融求救于昭烈。先寫孔融通刺于李弘一段閒文以啓之。將叙赤壁縱火一段大文。先寫博望新野兩段小文以啓之。將叙六出祁山一段大文。先寫七擒孟獲一段小文以啓之。是也。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頻宮。文章之妙正復類是。三國一書有浪後波紋雨後霖之妙。凡文之奇者。文前必有先聲。文後亦必有餘勢。如董卓之後。又有從賊以繼之。黃巾之後。又有餘黨以衍之。昭烈

三顧草廬之後。又有劉琦三請諸葛一段文字。以映帶之。武侯出師一段大文之後。又有姜維伐魏一段文字。以蕩漾之。是也。諸如此類。皆他書中所未有。

三國一書。有寒冰破熱。涼風掃塵之妙。如關公五關斬將之時。忽有鎮國寺內遇普靜長老一段文字。昭烈躍馬檀溪之時。忽有水鏡莊上遇司馬先生一段文字。孫策虎踞江東之時。忽有遇于吉一段文字。曹操進爵魏王之時。忽有遇左慈一段文字。昭烈三顧草廬之時。忽有遇崔州平席地閒談一段文字。關公水滄七軍之後。忽有玉泉山下點化一段文字。至于武侯征蠻而忽逢孟節。陸遜追蜀而忽遇黃承彥。張任臨敵而忽問紫虛丈人。昭烈伐吳而忽問青城老叟。或僧。或道。或隱士。或高人。俱于極喧鬧中求之。真足令人躁思頓清。煩襟盡滌。

三國一書。有笙夾簫鼓琴瑟間鐘之妙。如正叙黃巾擾亂。忽有何后董后兩宮爭論一段文字。正叙董卓縱橫。忽有貂蟬鳳儀亭一段文字。正叙催汜猖

狂忽有楊彪夫人與郭汜之妻來往一段文字正叙下邳交戰忽有呂布送女嚴氏戀夫一段文字正叙冀州廝殺忽有袁譚失妻曹丕納婦一段文字正叙荆州事變忽有蔡夫人商議一段文字正叙赤壁鑿兵忽有曹操欲取二番一段文字正叙宛城交攻忽有張濟妻與曹操相遇一段文字正叙趙雲取桂陽忽有趙範寡嫂敬酒一段文字正叙昭烈爭荆州忽有孫權親妹洞房花燭一段文字正叙孫權戰黃祖忽有孫翊妻爲夫報讎一段文字正叙司馬懿殺曹爽忽有辛憲英爲弟畫策一段文字至于袁紹討曹操之時忽帶叙鄭康成之婢曹操救漢中之日忽帶叙蔡中郎之女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人但知三國之文是叙龍爭虎鬪之事而不知爲鳳爲鸞爲鶯爲燕篇中有應接不暇者令人于干戈隊裏時見紅裙旌旗影中常覩粉黛殆以豪士傳與美人傳合爲一書矣

三國一書有隔年下種先時伏着之妙善圖者投種于地待時而發善奕者下一閑着于數十着之前而其應在數十着之後文章叙事之法亦猶是已

如西蜀劉璋。乃劉焉之子。而首卷將叙劉備。先叙劉焉。早爲取西川。伏下一筆。又于玄德破黃巾時。並叙曹操。帶叙董卓。早爲董卓亂國。曹操專權。伏下一筆。趙雲歸昭烈。在古城聚義之時。而昭烈之遇趙雲。早于磐河戰公孫時。伏下一筆。馬超歸昭烈。在葭萌戰張飛之後。而昭烈之與馬騰同事。早于受衣帶詔時。伏下一筆。龐統歸昭烈。在周郎既死之後。而童子述龐統姓名。早于水鏡莊前。伏下一筆。武侯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在上方谷火滅之後。而司馬徽未遇其時之語。崔州平天不可強之言。早于三顧草廬前。伏下一筆。劉禪帝蜀四十餘年。而終在一百十回之後。而鶴鳴之兆。早于新野初生時。伏下一筆。姜維九伐中原。在一百五回之後。而武侯之收姜維。早于初出祁山時。伏下一筆。姜維與鄧艾相遇。在三伐中原之後。姜維與鍾會相遇。在九伐中原之後。而夏侯霸述兩人姓名。早於未伐中原時。伏下一筆。曹丕篡漢。在八十回中。而青雲紫雲之祥。早于三十三回之前。伏下一筆。孫權僭號。在八十五回後。而吳夫人夢日之兆。早于三十八回中。伏下一筆。司馬篡魏。在

一百十九回。而曹操夢馬之兆。早于五十七回中伏下。一筆自此而外。凡伏筆之處。指不勝屈。每見近世稗官家。一到扭捏不來之時。便平空生出一人。無端造出一事。覺後文與前文隔斷。更不相涉。試令讀三國之文。能不汗顏。三國一書。有添絲補錦。移針勻繡之妙。凡叙事之法。此篇所闕者。補之於彼。篇上卷所多者。勻之於下。卷不但使前文不顯贅。而亦使後文不寂寞。不但使前事無遺漏。而又使後事增縮。染此史家妙品也。如呂布取曹豹之女。本在未奪徐州之前。却于困下邳時叙之。曹操望梅止渴。本在擊張繡之日。却于青梅煮酒時叙之。管甯割席分坐。本在華歆未仕之前。却于破壁取后時叙之。吳夫人夢月。本在將生孫策之前。却于臨終遺命時叙之。武侯求黃氏爲配。本在未出草廬之前。却于諸葛瞻死難時叙之。諸如此類。亦指不勝屈。前能留步以應。後能迴照以應。前令人讀之真一篇如一句。三國一書。有近山濃抹。遠樹輕描之妙。如畫。密于山與樹之近者。則濃之重。之于山與樹之遠者。則輕之淡之。不然。林麓迢遙。峯嵐層疊。豈能于尺幅之

中一一而詳繪之乎。作文亦猶是已。如皇甫嵩破黃巾。只在朱雋一邊打聽得來。袁紹殺公孫瓚。只在曹操一邊打聽得來。趙雲襲南郡。關張襲兩郡。只在周郎眼中耳中聽來。昭烈殺楊奉韓暹。只在昭烈口中叙來。張飛奪古城。在關公耳中聽來。簡雍投袁紹。在昭烈口中說來。至若曹丕三路伐吳。而皆敗。一路用實寫。兩路用虛寫。武侯退曹丕五路之兵。唯遣使人吳用實寫。其四路皆虛寫。諸如此類。又指不勝屈。只一句兩句。正不知包却幾許事情。省却幾許筆墨。

三國一書有奇峯對插。錦屏對峙之妙。其對之法。有正對者。有反對者。有一卷之中。自爲對者。有隔數十卷而遙爲對者。如昭烈則自幼便大。曹操則自幼便奸。張飛則一味性急。何進則一味性慢。議溫明是董卓無君。殺丁原是呂布無父。袁紹盤河之戰。勝敗無常。孫堅岷山之役。生死不測。馬騰勤王室而無功。不失爲忠。曹操報父讎而不果。不得爲孝。袁紹起馬步三軍而復回。是力可戰而不斷。昭烈擒王劉二將而復縱。是勢不敵而從權。孔融薦禰衡。

是緇衣之好。禰衡罵曹操。是巷伯之心。昭烈遇德操。是無意相遭。單福過新野。是有心來謁。曹丕苦迫生曹植。是同氣戈矛。昭烈痛哭死關公。是異姓骨肉。火熄上方谷。是司馬之數。當生燈滅五丈原。是諸葛之命。當死諸如此類。或正對。或反對。皆一回之中。而自爲對者也。如以國戚害國戚。則有何進以國戚薦國戚。則有伏完。李肅說呂布。則以智濟其惡。王允說呂布。則以巧行其忠。張飛失徐州。則以飲酒誤事。呂布陷下邳。則以禁酒受映。關公飲魯肅之酒。是一片神威。羊祜飲陸抗之酒。是一團和氣。孔明不殺孟獲。是仁者之寬。司馬懿必殺公孫淵。是奸雄之刻。關公義釋曹操。是報其德。于前翼德義釋嚴顏。是收其用于後。武侯不用子午谷之計。是慎謀以圖全。鄧艾不懼陰平嶺之危。是行險以徼倖。曹操有病。陳琳一罵便好。王朗無病。孔明一罵便亡。孫夫人好甲兵。鬚女中丈夫。司馬懿受巾幗。是男中女子。八日而取上庸。則以速而神。百日而取襄平。則以遲而勝。孔明屯田渭濱。是進取之謀。姜維屯田沓中。是退避之計。曹操受漢之九錫。是操之不臣。孫權受魏之九錫。是

權之不君。曹操射鹿。義垂于君。臣曹丕射鹿。情動于母子。楊儀魏延相爭于班師之日。鄧艾鍾會相忌在用兵之時。姜維欲繼孔明之志。人事逆乎天心。杜預能承羊祜之謀。天時應乎人力。諸如此類。或正對。或反對。皆不在一回之中。而遙相爲對者也。誠于此較量。而比觀焉。豈不足快讀古之胸。而長尙論之識。

三國一書。有首尾。大照應。中間大關鎖處。如首卷以十常侍爲起。而末卷有劉禪之籠中貴以結之。又有孫皓之籠中貴以雙結之。此一大照應也。又如首卷以黃巾妖術爲起。而末卷有劉禪之信師婆以結之。又有孫皓之信術士以雙結之。此又一大照應也。照應既在首尾。而中間百餘回之內。若無有與前後相關合者。則不成章法矣。于是有伏完之托黃門寄書。孫亮之察黃門盜蜜。以關合前後。又有李傕之喜女巫。張魯之用左道。以關合前後。凡若此者。皆天造地設。以成全篇之結構者也。然猶不止此也。作者之意。自宦官妖術而外。尤重在嚴誅亂臣賊子。以自附于春秋之義。故書中多錄討賊之

忠紀弑君之惡。而首篇之末。則終之以張飛之勃然欲殺董卓。末篇之末。則終之以孫皓之隱然欲殺賈充。由此觀之。雖曰演義直可繼麟經。而無愧耳。三國叙事之佳。直與史記彷彿。而其叙事之難。則有倍難于史記者。史記各國分書。各人分載。于是有本紀世家列傳之別。今三國則不然。殆合本紀世家列傳而總成一篇。分則文短而易工。合則文長而難好也。

讀三國勝讀列國志。夫左傳國語誠文章之最佳者。然左氏依經而立傳。經既逐段各自成文。傳亦逐段各自成文。不相聯屬也。國語則離經而自爲一書。可以聯屬矣。究竟周語魯語晉語鄭語齊語楚語吳語越語八國分作八篇。亦不相聯屬也。後人合左傳國語而爲列國志。因國事多煩。其段落處到底不能貫串。今三國演義自首至尾。讀之無一處可斷其書。又在列國志之上。

讀三國勝讀西遊記。西遊捏造妖魔之事。誕而不經。不若三國實叙帝王之事。真而可考也。且西遊好處。三國已皆有之。如啞泉黑泉之類。何異子母河。

洛胎泉之奇。朶思大王木鹿大王之類。何異牛魔鹿力金角銀角之號。伏波顯聖山神指迷之類。何異南海觀音之救。只一卷漢相南征記。便抵得一部西游記矣。至于前而鎮國寺。後而玉泉山。或自視戒刀。脫離火厄。或望空一語。有同棒喝。豈必誦靈臺方寸。斜月三星之文。乃悟禪心乎哉。

讀三國勝讀水滸傳。水滸文字之真。雖較勝西游之幻。然無中生有。任意起滅。其匠心不難終。不若三國叙一定之事。無容改易。而卒能匠心之爲難也。且三國人才之盛。寫來各各出色。又有高出于吳用公孫勝等萬萬者。吾謂才子書之目。宜以三國演義爲第一。

攷證三國志演義卷一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吳縣王非王大錯氏攷

梁溪秦毓均平甫氏輯

詞曰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髮漁翁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以詞起

第一回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斬黃巾英雄首立功

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國分爭。并入於秦。及秦滅之後。楚漢分爭。又并入於漢。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後來光武中興。傳至獻帝。遂分爲三國。推其致亂之由。殆始於桓靈二帝。出前表曰。嘆息從桓靈說起。桓靈不用十常侍。則東漢可以不爲三國。劉禪不用黃皓。則蜀漢可以不爲晉國。此一部大書前後照應處。桓帝禁錮善類。崇信宦官。及桓帝崩。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共相輔佐。時有宦官曹節等弄權。竇武陳蕃謀誅之。作事不密。反爲所害。中涓自此愈橫。將說何進先以陳竇

二人建寧二年四月望日帝御溫德殿方陞座殿角狂風驟起只見一條大

青蛇從梁上飛將下來蟠於椅上

白蛇斬而漢興青蛇見而漢危青蛇白蛇遙遙相對○惟虺恒蛇女子之祥寺人正

女子一類也故有此兆

帝驚倒左右急救入宮百官俱奔避須臾蛇不見了忽然大雷

大雨加以冰雹落到半夜方止壞却房屋無數建寧四年二月洛陽地震又

海水泛溢沿海居民盡被大浪捲入海中

水將滅火

光和元年雌雞化雄此兆又切中宮

官以男子而淨身則雄化爲雌以閹人而干政則雌又化爲雄矣

六月朔黑氣十餘丈飛入溫德殿中秋七

月有虹見於玉堂五原山岸盡皆崩裂種種不祥非止一端先說災異引起盜賊帝下

詔問羣臣以災異之由議郎蔡邕上疏以爲蜺墮雞化乃婦寺干政之所致

言頗切直

首卷書以蔡邕起以董卓結蓋豎固一代文人也使不失身董卓則三國志當成于蔡邕之手豈成於陳壽之手哉作者右爲中郎惜之

帝覽奏嘆息因起更衣曹節在後竊視悉宣告左右遂以他事陷邕於罪放

歸田里後張讓趙忠封譖段珪曹節侯覽蹇碩程曠夏暉郭勝十人朋比爲

奸號爲十常侍帝尊信張讓呼爲阿父

有此張父自然生出張角等兄弟三人來

朝政日非以致

天下人心思亂盜賊蜂起

後右叙漢末分崩之由。○斬蛇事見史漢高帝紀，云沛公微時，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沛公拔劍斬之，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爲赤帝子所殺，忽不見。○青蛇及大風雷雹事，後漢書僅紀夏四月癸巳，大風雨雹，綱目則書夏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雨雷電。○洛陽地震，海水溢，雌雞化雄，黑氣入溫德殿，及虹見玉堂諸災異，皆見後漢書靈帝紀中，惟五原山岸崩，係光和六年秋之事，非與虹見玉堂相連也。

時鉅鹿郡有兄弟三人。

以此兄弟三人引出。桃園兄弟三人來。脫儒巾而裹黃巾。

一名張角。一名張寶。一名張梁。

那張角本是個不第秀才。

負却秀才名色。

因入山採藥，遇一老人，碧眼童

顏，手執藜杖，喚角至一洞中，以天書三卷授之，曰：此名太平要術，汝得之當

代天宣化，普救世人。若萌異心，必獲惡報。

若臨此句，不肯信。

角拜問姓名，老人曰：吾

乃南華老仙也。言訖，化陣清風而去。

此事誰見來？此張角自言之，而人諱信之。正與響火狐鳴一般伎倆。

角得

此書，曉夜攻習，能呼風喚雨，號爲太平道人。

絕奇中。

平年正月內，疫氣流

行，張角散施符水，爲人治病，自稱大賢良師。

名號愈。

角有徒弟五百餘人，雲

游四方。皆能書符念呪。次後徒衆日多。角乃立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

六七千。各立渠帥。稱爲將軍。

書符念呪。只好遺鬼爲將。奈何以人爲將。乎稱道人稱帥。又稱將軍名號。每出愈奇。詭言

蒼天已死。黃天當立。

造語不通之極。如此秀才。宜其不第也。漢將與有赤帝。白帝之奇。識漢將亡。有蒼天黃天之妖言。亦白蒼黃二帝。

二天正遙遙相映。

又云。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令人各以白土書甲子二字於家中大

門上。青幽徐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家家侍奉大賢良師張角名字。

天子既呼張讓

爲父天下安得不奉張角爲師耶。

角遣其黨馬元義。暗齎金帛。結交中涓封謂。以爲內應。

內寇。

角與二弟商議曰。至難得者民心也。今民心已順。若不乘勢取天下。

誠爲可惜。遂一面私造黃旗。約期舉事。一面使弟子唐州。馳書報封謂。唐州

乃徑赴省中告變。

中涓反作奸細。奸細反作首。人可見內寇更顯于外寇。

帝召大將軍何進。

引出調兵

擒馬元義。斬之。次收封謂等一千人下獄。

何不使殺。

張角聞知事露。星夜舉兵。自

稱天公將軍。張寶稱地公將軍。張梁稱人公將軍。

三國引子。隱然鼎足爲

申言於衆曰。

今漢運將終。大聖人出。汝等皆宜順從天意。以樂太平。四方百姓。裹黃巾從

張角反者。四五十萬。

奉黃天而裹黃巾。煞是好笑。

賊勢浩大。官軍望風而靡。何進奏帝。火

速降詔。令各處備禦。討賊立功。一面遣中郎將盧植、皇甫嵩、朱雋，各引精兵分三路討之。好

按 石叙張角起兵。◎鉅鹿張角妖言反叛事，均與靈帝紀及皇甫嵩傳中

所載同。◎黃巾弟子唐州、皇甫嵩傳及陳壽志中，俱名唐周。

且說張角一軍前犯幽州界分幽州太守劉焉。一個姓劉的引出乃江夏竟

陵人氏。漢魯恭王之後也。魯恭王之後引出當時聞得賊兵將至，召校尉鄒

靖計議。靖曰：賊兵衆，我兵寡，明公宜作速招軍應敵。劉焉然其說，隨卽出榜

招募義兵。榜文行到涿縣，引出涿縣中一個英雄。方入此卷正文那人不甚好

讀書。便與不第秀才不同。性寬和，寡言語，喜怒不形於色，素有大志，專好結交天下豪

傑，生得身長八尺，兩耳垂肩，雙手過膝，目能自顧其耳，面如冠玉，唇若塗脂。

中山靖王劉勝之後。漢景帝閣下玄孫。可知蜀漢姓劉，名備，字玄德。昔劉勝

之子劉貞，漢武時封涿鹿亭侯，後坐酎金失侯。漢武時宗廟祭祀，宗藩俱

封其因此遺這一枝在涿縣。立德祖劉雄，父劉弘，弘曾舉孝廉，亦嘗作吏，早

喪。玄德幼孤。事母至孝。然則昭烈之事母勝家貧。販屨織蓆爲業。漢武用主

弱宗藩以致光武起於田間。家在本縣樓桑村。其家之東南有一大桑樹。高

五丈餘。遙望之。童童如車蓋。相者云。此家必出貴人。只爲此一株桑。遂使南

樂。玄德幼時。與鄉中小兒戲於樹下。曰。我爲天子。當乘此車蓋。漢高微時。見

丈夫不肖如是。叔父劉元起奇其言。曰。此兒非常人也。因見玄德家貧。常資給

之。好叔。年十五歲。母使游學。嘗師事鄭玄。盧植。與公孫瓚等爲友。以上是一篇小

傳。及劉焉發榜招軍時。玄德年已二十八歲矣。當日見了榜文。慨然長嘆。一

嘆嘆出無。隨後一人厲聲言曰。大丈夫不與國家出力。何故長嘆。斗然。玄德

回視其人。身長八尺。豹頭環眼。燕頰虎鬚。聲若巨雷。勢如奔馬。又引出一。玄

德見他形貌異常。問其姓名。其人曰。某姓張名飛。字翼德。世居涿郡。頗有莊

田。賣酒屠豬。專好結交天下豪傑。即玄德。適纔見公看榜而嘆。故此相問。玄

德曰。我本漢室宗親。姓劉名備。今出黃巾倡亂。有志欲破賊安民。恨力不能

故長嘆耳。飛曰。吾頗有資財。當召募鄉勇。與公同舉大事如何。畢竟有資財者易舉

事。玄德甚喜。遂與同入村店中飲酒。正飲間。見一大漢。推着一輛車子。到店

門首歇了。入店坐下。便喚酒保。快斟酒來吃。我待趕入城去投軍。斗然而來。玄德

看其人。身長九尺。髯長二尺。面如重棗。唇若塗脂。丹鳳眼。臥蠶眉。相貌堂堂。

威風凜凜。又引出一個英雄。寫玄德先遇張公。次遇關公。叙法參差有致。玄德就邀他同坐。叩其姓名。

其人曰。吾姓關名羽。字壽長。後改雲長。河東解良人也。因本處勢豪倚勢凌

人。被吾殺了。却與張翼德同性。逃難江湖。五六年矣。今聞此處招軍破賊。特來應募。

玄德遂以己志告之。雲長大喜。同到張飛莊上。共議大事。飛曰。吾莊後有一

桃園。花開正盛。明日當於園中祭告天地。我三人結爲兄弟。協力同心。然後

可圖大事。黃巾賊有三個姓張的兄弟。不如張翼德結兩個不姓張的兄弟。較勝萬倍。但論兄弟。不兄弟。何論姓張不姓張哉。玄德雲

長齊聲應曰。如此甚好。次日於桃園中。備下烏牛白馬。祭禮等項。三人焚香

再拜而設誓曰。念劉備關羽張飛。雖然異姓。既結爲兄弟。則同心協力。救困

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願同年同月同日死。千古

盟書第一奇語。皇天后土。實鑒此心。背義忘恩。天人共戮。誓畢。拜玄德爲兄。關羽次

之張飛爲弟。祭罷天地，復宰牛設酒，聚鄉中勇士，得三百餘人，就桃園中痛

飲一醉。

如此勝舉，值得一醉。

來日收拾軍器，但恨無馬匹可乘。正思慮間，人報有兩個

客人，引一夥伴，當趕一羣馬投莊上來。

來得湊巧。

玄德曰：「此天佑我也。」三人出莊

迎接。原來二客乃中山大商，一名張世平，一名蘇雙，每年往北販馬。近因寇

發而回，玄德請二人到莊，置酒款待，訴說欲討賊安民之意。二客大喜，願將

良馬五十匹相送，又贈金銀五百兩，鑛鐵一千斤，以資器用。

大是佳客。

玄德謝別

二客，便命良匠打造雙股劍，雲長造青龍偃月刀。

刀名奇。

又名冷豔鋸，更新奇重

八十二斤。張飛造丈八點鋼矛，各置全身鎧甲，共聚鄉勇五百餘人。來見鄒

靖，鄒靖引見太守劉焉。三人參見畢，各通姓名。玄德說起宗派，劉焉大喜。遂

認玄德爲姪。

方作關張之兄，又作劉焉之姪。

攷證石叙劉關張三人應募討賊。◎按後漢書劉焉傳，及陳壽志劉焉傳，均

不稱焉爲幽州太守，惟陳志會書爲冀州刺史。◎按自西漢景帝至備，已

歷三百餘年，此所稱玄孫，非曾玄之玄，乃包括之稱。◎桃園結義，正史所

不載其說近誣。陳志但稱先主與關張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又稱飛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演義殆本此以點綴成文耳。◎張世平蘇雙二人資助事，陳壽志先主傳中，所載亦同，惟當在黃巾起事之前數年。

不數日，人報黃巾賊將程遠志統兵五萬來犯涿郡。劉焉令鄒靖引玄德等

三人統兵五百。

看他以五百敵其五萬。

前去破敵。玄德等欣然領軍前進，直至大興山

下，與賊相見。賊衆皆披髮以黃巾抹額。當下兩軍相對，玄德出馬，左有雲長

右有翼德，揚鞭大罵反國逆賊。何不早降。程遠志大怒，遣副將鄧茂出戰。張

飛挺丈八蛇矛，直出手起處，刺入鄧茂心窩，翻身落馬。

極寫翼德。

程遠志見折了

鄧茂，拍馬舞刀，直取張飛。雲長舞動大刀，縱馬飛迎。程遠志見了，早吃一驚。

措手不及，被雲長刀起處，揮爲兩段。

極寫雲長龍刀。蛇矛初發，利市。

後人有詩讚二人曰：

英雄發穎在今朝，一試矛兮一試刀。初出便將威力展，三分好把姓名

標。

衆賊見程遠志被斬，皆倒戈而走。玄德揮軍追趕，投降者不計其數。大勝而回。劉焉親自迎接，賞勞軍士。次日，接得青州太守龔景牒文，言黃巾賊圍城將陷，乞賜援救。劉焉與玄德商議，玄德曰：「備願往救之。」壯劉焉令鄒靖將兵五千，同玄德關張投青州來。賊衆見救軍至，分兵混戰。玄德兵寡不勝，退三十里下寨。前以五百而大勝，此以五千而小挫，寫得變幻若每戰必寫獲捷，便不成文字矣。玄德謂關張曰：「賊衆我寡，必出奇兵方可取勝。」乃分關公引一千軍伏山左，張飛引一千軍伏山右，鳴金爲號，齊出接應。先寫關張斬將次寫玄德運籌叙法亦參差有致。次日，玄德與鄒靖引軍鼓譟而進，賊衆迎戰。玄德引軍便退，賊衆乘勢追趕。方過山嶺，玄德軍中一齊鳴金，左右兩軍齊出。玄德麾軍回身，復殺三路夾攻，賊衆大潰。極寫玄德直趕至青州城下。太守龔景亦率民兵出城助戰。帶爲青州兵一句却好。賊勢大敗，勦戮極多。遂解青州之圍。後人有詩讚玄德曰：

運籌決算有神功，二虎還須遜一龍。初出便能垂偉績，自應分鼎在孤窮。

龔景犒軍畢。鄒靖欲回。立德曰：「近聞中郎將盧植與賊首張角戰於廣宗，備昔曾師事盧植，欲往助之。」壯甚於是鄒靖引軍自回。立德與關張引本部五百人投廣宗來。至盧植軍中，入帳施禮，具道來意。盧植大喜，留在帳前聽調。時張角賊衆十五萬，植兵五萬，相拒於廣宗。未見勝負。植謂立德曰：「我今圍賊在此，賊弟張梁、張寶在潁川與皇甫嵩、朱雋對壘。汝可引本部人馬，我更助汝一千官軍前去潁川打探消息，約期勦捕。」立德領命，引軍星夜投潁川來。本要助盧植却使轉助梟甫嵩朱雋等叙法變幻

攷右叙立德起兵立功。按陳志先主傳稱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與此又微異。

時皇甫嵩、朱雋領軍拒賊，賊戰不利，退入長社，依草結營。嵩與雋計曰：「賊依草結營，當用火攻之。」遂令軍士每人束草一把，暗地埋伏。其夜大風忽起，正呼風喚雨與相映作趣。二更以後，一齊縱火。嵩與雋各引兵攻戰，賊寨火焰張天，賊衆驚慌，馬不及鞍，人不及甲，四散奔走。殺到天明，張梁、張寶引敗殘軍士奪路而

走。忽見一彪軍馬。盡打紅旗。當頭來到。截住去路。

讀至此必謂是玄德關張來矣。不意竟不是奇絕。

爲首閃出一將。身長七尺。細眼長鬚。官拜騎都尉。沛國譙郡人也。姓曹名操。

字孟德。

忽然

而來。操父曹嵩。本姓夏侯氏。因爲中常侍曹騰之養子。故冒姓曹。

嵩生操。小名阿瞞。一名吉利。

曹操世系如此。豈得與靖王後裔。煇帝玄孫同日語哉。

操幼時好遊獵。喜

歌舞。有權謀。多機變。操有叔父。見操遊蕩無度。嘗怒之。

玄德之叔父奇其姪。曹操之叔父怒其姪。

都是好叔父。

言之曹嵩。嵩責操。操忽心生一計。見叔父來。詐倒於地。作中風之狀。

叔父驚告嵩。嵩急視之。操故無恙。嵩曰。叔父言汝中風。今已愈乎。操曰。兒自

來無此病。因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

欺其父欺其叔。他日安得不欺其君乎。○玄德孝其母。曹操欺其父。叔邪。正便

判。嵩信其言。後叔父但言操過。嵩並不聽。因此操得恣意放蕩。時人有橋玄

者。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南陽何顛見

操。言漢室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

二人皆不識曹操。曹操聞之亦不喜。

汝南許劭。有知人之

名。操往見之。問曰。我何如人。劭不答。又問。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

也。

二語

操聞言大喜。

稱之爲奸雄而大喜。大喜便是真正奸雄。

年二十。舉孝廉爲郎。除洛陽北都

尉初到任。卽設五色棒十餘條。於縣之四門。有犯禁者。不避豪貴。皆責之中。常侍蹇碩之叔。提刀夜行。操巡夜拿住。就棒責之。由是內外莫敢犯者。威名頗震。後爲頓丘令。百忙中夾叙曹阿瞞一篇小傳奇因黃巾起。拜爲騎都尉。引馬步軍五千。前來穎川助戰。正值張梁張寶敗走。曹操攔住。大殺一陣。斬首萬餘級。奪得旗旛金鼓馬匹極多。張梁張寶死戰得脫。操見過皇甫嵩朱雋。隨卽引兵追襲張梁張寶去了。寫曹操忽然飛來。忽然飛去奇絕。

綱目 右叙曹操破黃巾。◎按曹操隨朱雋討黃巾。見皇甫嵩朱雋傳中。綱目亦載之。而劉備之討黃巾。則均不載。惟陳志先主傳中略記之。皆限於官級大小之故。蓋其時備尙未入仕途也。

却說立德。引關張來穎川。聽得喊殺之聲。又望見火光燭天。急引兵來時。賊已敗散。立德見皇甫嵩朱雋。具道盧植之意。嵩曰。張梁張寶勢窮力乏。必投廣宗去。依張角。立德可卽星夜往助。立德領命。遂引兵復回。盧植道助皇甫嵩朱雋皇甫嵩朱雋又遣助盧植。到得半路。只見一簇軍馬。護送一輛檻車。車中之囚。乃盧植。

也。更妙玄德大驚。滾鞍下馬。問其緣故。植曰：我聞張角將次可破。因角用妖

術。未能即勝。張角妖術在盧植口中虛叙一句好朝廷差黃門左豐前來打探。問我索取賄賂。

我答曰：軍糧尙缺。安有餘錢奉承天使。左豐挾恨。回奏朝廷。說我高壘不戰。

惰慢軍心。因此朝廷震怒。遣中郎將董卓來代將我兵。先伏一筆。取我回京問罪。

張飛聽罷大怒。要斬護送軍人。以救盧植。快的是人玄德急止之曰：朝廷別有公

論。汝豈可造次。軍士簇擁盧植去了。關公曰：盧中郎已被逮。別人領兵。我等

去無所依。不如且回涿郡。玄德從其言。遂引軍北行。行無二日。忽聞山後喊

聲大震。玄德引關張縱馬上高岡望之。見漢軍大敗。後面漫山塞野。黃巾蓋

地而來。旗上大書天公將軍。真是意外出奇玄德曰：此張角也。可速戰。玄德兩番往來本要助職

却都未戰今引兵欲回本不想戰却反得一戰叙法俱變三人飛馬引軍而出。張角正殺敗董卓。乘勢趕

來。忽遇三人衝殺。角軍大亂。敗走五十餘里。三人救了董卓回寨。本要助盧植却反救

了董卓變幻○此回本叙劉關張中間。卓問三人現居何職。玄德曰：白身。卓

却夾叙曹操末後又帶出董卓奇絕。卓問三人現居何職。玄德曰：白身。卓

甚輕之不爲禮。可笑玄德出。張飛大怒曰：我等親赴血戰。救了這廝。他却如

此無禮。若不殺之。難消我氣。便要提刀入帳。來殺董卓。見盧植受屈便要殺
略無一毫算計。張翼德真是正是當時第一快人。

人情勢利古猶今。誰識英雄是自身。安得快人如翼德。盡誅世上負心人。

畢竟董卓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破右叙立德破黃巾。◎後漢盧植傳及綱目中。亦均載植被檻車徵還。以小黃門左豐所譖也。

人謂魏得天時。吳得地利。蜀得人和。乃三大國將興。先有天公地公人公三小寇以引之。亦如劉季將爲天子。有吳廣陳涉以先之。劉秀將爲天子。有赤眉銅馬以先之也。以三寇引出三國。是全部中賓主。以張角兄弟三人引出桃園兄弟三人。此又一回中賓主。

今人結盟必拜關帝。不知桃園當日。又拜何神。可見盟者盟諸心。非盟諸神也。今人好通譜。往往非族認族。試看桃園三義。各自一姓。可見兄弟之約。取同心同德。不取同姓同宗也。若不信心而信神。不論德而論姓。則神道設教。莫如張角三人同氣連枝。亦莫如張角三人矣。而彼三人者。其視桃園爲何如耶。

齊東絕倒之語。偏足煽惑愚人。如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是已。且安知南華老仙天書三卷。非張角謬言之。而衆人妄信之乎。愚以為襄黃巾。稱黃天。由前而觀。則黃門用事之應。由後而觀。則黃初改元之兆也。

百忙中。忽入劉曹二小傳。一則自幼便大。一則自幼便奸。一則中山靖王之後。一則中常侍之養孫。僞昂已判矣。後人猶有以魏爲正統。而書蜀兵入寇者何哉。

許劭曰。治世能臣。亂世奸雄。此時豈治世耶。劭意在後一語。操喜亦喜。在後一語。喜得惡。喜得險。喜得直。喜得無禮。喜得不平。喜得不懷好意。只此一喜。便是奸雄本色。

第二回 張翼德怒鞭督郵 何國舅謀誅宦豎

且說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官拜河東太守。自來驕傲。一味驕傲。便算不得奸雄。便不

及曹操。當日輕慢了立德。張飛性發。便欲殺之。立德與關公急止之曰。他是朝

廷命官。豈可擅殺。飛曰。若不殺這廝。反要在他部下聽令。其實不甘。二兄便

要住在此。我自投別處去也。確是怒後憤急。語不然。三人義同生死。何出此言。立德曰。我三人義同

生死。豈可相離。不若都投別處去便了。飛曰。若如此。稍解我恨。於是三人連

夜引軍來投朱雋。雋待之甚厚。合兵一處。進討張寶。是時曹操自跟皇甫嵩

討張梁大戰於曲陽。

首回夾叙曹操此處還他一句下落且爲後文伏線

這裏朱雋進攻張寶。張寶引

賊衆八九萬屯於山後。雋令立德爲其先鋒。與賊對敵。張寶遣副將高昇出

馬搦戰。立德使張飛擊之。飛縱馬挺矛與昇交戰。不數合。刺昇落馬。立德麾

軍直衝過去。張寶就馬上披髮仗劍。做起妖法。只見風雷大作。一股黑氣從

天而降。黑氣中似有無限人馬殺來。

前張角妖術只在盧植口中虛點一句今張寶妖術却用實叙都好

立德

連忙回軍。軍中大亂。敗陣而歸。與朱雋計議。雋曰。彼用妖術。我來日可宰豬

羊狗血。令軍士伏於山頭。候賊趕來。從高坡上潑之。其法可解。立德聽令。撥

關羽張飛各引軍一千。伏於山後高岡之上。盛豬羊狗血。并穢物准備。次日

張寶搖旗擂鼓。引軍搦戰。立德出迎。交鋒之際。張寶作法。風雷大作。飛砂走

石。黑氣漫天。滾滾人馬。自天而下。立德撥馬便走。張寶驅兵趕來。將過山頭。

關張伏軍。放起號炮。將穢物齊潑。但見空中紙人草馬紛紛墜地。風雷頓息。

砂石不飛。

太平要術甚是不濟。關公當日已可與翼德公並稱伏魔大帝。

張寶見解了法。急欲退軍。左關

公右張飛兩軍都出背後。立德朱雋一齊趕上。賊兵大敗。立德望見地。公將

軍旗號。飛馬趕來。張寶落荒而走。玄德發箭中其左臂。

前寫關張此寫劉備張寶帶箭

脫逃。走入陽城。堅守不出。朱雋引兵圍住陽城。攻打一面。差人打探皇甫嵩

消息。探子回報。只如此帶筆接叙不具說皇甫嵩大獲勝捷。朝廷以董卓屢

敗命嵩代之。帶應嵩到時。張角已死。了却張角張梁統其衆。與我軍相拒。被皇甫

嵩連勝七陣。斬張梁於曲陽。了却發張角之棺。戮尸梟首。送往京師。餘衆俱

降。朝廷加皇甫嵩爲車騎將軍。領冀州牧。皇甫嵩又表奏盧植有功無罪。朝

廷復慮植原官。又帶應曹操亦以有功。除濟南相。結曹即日將班師赴任。場

大事只就探子回報帶筆寫出一邊實叙一邊却虛叙參差盡致。朱雋聽說。催促軍馬。悉力攻打陽城。賊勢

危急。賊將嚴政。刺殺張寶。獻首投降。了却張寶○以三寇爲三國。作引而天

先亡蜀才之吳又次。朱雋遂平數郡。上表獻捷。時有黃巾餘黨三人。三人方

之天然一個小樣子。三人作趙弘韓忠孫仲聚衆數萬。望風燒劫。稱與張角報仇。朝廷命朱雋即

以得勝之師討之。雋奉詔率軍前進。時賊據宛城。雋引兵攻之。趙弘遣韓忠

出戰。雋遣立德關張攻城西南角。韓忠盡率精銳之衆。來西南角抵敵。朱雋

自縱鐵騎二千。逕取東北角。賊恐失城。急棄西兩而回。玄德從背後掩殺。賊衆大敗。奔入宛城。朱雋分兵四面圍定。城中斷糧。韓忠使人出城投降。雋不許。不許得玄德曰。昔高祖之得天下。蓋爲能招降納順。公何拒韓忠耶。雋曰。彼一時此一時也。昔秦項之際。天下大亂。民無定主。故招降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反。若容其降。無以勸善。使賊得利。恣意劫掠。失利便投降。此長寇之志。非良策也。此是正論玄德曰。不容寇降是矣。今四面圍如鐵桶。賊乞降不得。必然死戰。萬人一心。尙不可當。況城中有數萬死命之人乎。不若撤去東南。獨攻西北。賊必棄城而走。無心戀戰。可卽擒也。兩策都是雋然之。隨撤東南二面軍馬。一齊攻打西北。韓忠果引軍棄城而奔。雋與玄德關張率三軍掩殺。射死韓忠。了却韓忠餘皆四散奔走。

張右叙玄德助雋破賊。◎張飛欲殺董卓事。卓傳及飛傳均不載。卓傳但稱中平元年拜東中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曲陽。軍敗抵罪。◎張寶作法。玄德敗陣。及用豬羊狗血破其妖法之事。正史均不載。惟陳志先

主傳注中曾引典略語云，遇賊於野，備中創陽死，賊去後，故人以車載之得免，此言敗陣，大抵據此。◎朱雋平張寶，雋傳亦不載，但稱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云云，而皇甫嵩傳祇稱嵩復與鉅鹿太守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不舉列雋名，與此異，又此言張梁在曲陽，寶在陽城，而嵩傳則稱斬梁在廣宗，斬寶則在曲陽，彼此又異。◎曹操以有功除濟南相，操傳亦稱以討潁川賊遷爲濟南相云。◎乘勝討趙弘韓忠等，則雋傳與此略同。◎立德勸雋納降等語，及雋引秦項之際，時勢不同等語，具載雋傳，惟非與立德語，乃答張超徐璆之語也，因超等勸雋納降故耳，撤去東南獨攻西北之計，亦係雋自定之策，非備也。

◎韓忠係既降之後，而爲部下秦頡所殺，並非戰時射死。

正追趕間，趙弘孫仲引賊衆到，與雋交戰，雋見弘勢大，引軍暫退。弘乘勢復奪宛城，雋離十里下寨。方欲攻打，忽見正東一彪人馬到來，求得爲首一將，生得廣額闊面，虎體熊腰，吳郡富春人也。姓孫名堅，字文臺，乃孫武子之後。

年十七歲。與父至錢塘。見海賊十餘人。刦取商人財物。於岸上分贓。堅謂父

曰。此賊可擒也。遂奮力提刀上岸。揚聲大叫。東西指揮。如喚人形狀。賊以爲

官兵至。盡棄財物奔走。堅趕上殺一賊。亦是自幼便奇由是郡縣知名。薦爲校尉。後

會稽妖賊許昌造反。自稱陽明皇帝。聚衆數萬。堅與郡司馬。招募勇士千餘

人。會合州郡破之。斬許昌。并其子許韶。刺史臧旻。上表奏其功。除堅爲鹽濱

丞。又除盱眙丞。下邳丞。有此大功。只除一丞。可笑。可笑。今見黃巾寇起。聚集鄉中。少年及諸

商旅。並淮泗精兵一千五百餘人。前來接應。孫堅爲吳國孫權之父。故百忙中特爲立一小傳。朱雋

大喜。便令堅攻打南門。立德打北門。朱雋打西門。留東門與賊走。孫堅首先

登城。斬賊二十餘人。賊衆奔潰。趙弘飛馬挺槊。直取孫堅。堅從城上飛身奪

弘槊。刺弘下馬。了却却騎弘馬。飛身往來殺賊。寫得孫堅如此英雄。可孫仲

引賊突出北門。正迎立德。無心戀戰。只待奔逃。立德張弓一箭。正中孫仲。翻

身落馬。了却朱雋大軍。隨後掩殺。斬首數萬級。降者不可勝計。南陽一路十

數郡皆平。雋班師回京。詔封爲車騎將軍。河南尹。雋表奏孫堅劉備等功。堅

有人情。除別郡司馬上任去了。繞他十分本事終須
錄着人情爲之一嘆

按孫堅助雋破賊。◎按孫堅出身歷史，與陳志堅傳所載多同。◎堅率淮泗兵從朱雋並力擊黃巾及登城先入等事，俱與堅傳同，惟不載與備合攻事。

惟立德聽候日久，不得除授。三人鬱鬱不樂，上街閒行。值郎中張鈞車到，立德見之，自陳功績。鈞大驚，隨入朝見帝曰：「昔黃巾造反，其原皆由十常侍賣官鬻爵，非親不用，非讎不誅，以致天下大亂。今宜斬十常侍，懸首南郊，遣使布告天下，有功者重加賞賜，則四海自清平也。」不提起劉立德却只罵那十常侍，按本寨源之論。十

常侍奏帝曰：「張鈞欺主，帝令武士驅出張鈞。十常侍共議：此必破黃巾有功者，不得除授，故生怨言。權且教省家銓注微名，待後却再理會。」即伏後沙汰一

着因此立德除授中山府安喜縣尉。剋日赴任。立德將兵散回鄉里，止帶親隨二十餘人，與關張來安喜縣中。到任署縣事一月，與民秋毫無犯，民皆感化。到任之後，與關張食則同桌，寢則同牀。如立德在稠人廣坐，關張侍立。

終日不倦。今復有此結拜兄弟否到縣未及四月。朝廷降詔。凡有軍功爲長吏者。當沙

汰。立德疑在遣中。無人情者如此。吃虧爲之一嘆。適督郵行部至縣。立德出郭迎接。見督郵

施禮。督郵坐於馬上。惟微以鞭指回答。可惡該打關張二公俱怒。及到館驛。督郵

南面高坐。立德侍立階下。良久。督郵問曰。劉縣尉是何出身。所問與董卓如出一口。勢利小

人大都如是。立德曰。備乃中山靖王之後。自涿郡勳。戴黃巾。大小三十餘戰。頗有

微功。因得除今職。督郵大喝曰。汝詐稱皇親。虛報功績。自今朝廷降詔。正要

沙汰。這等濫官污吏。可惡該打立德睹連聲而退。歸到縣中。與縣吏相議。吏曰

督郵作威。無非要賄賂耳。此等機關。還是縣吏精通。立德曰。我與民秋毫無犯。那得財物

與他。次日督郵先提縣吏去。勒令指稱縣尉害民。可惡該打立德幾翻自往求免。

俱被門役阻住。不肯放參。不愚要一紙包耳。却說張飛飲了幾杯悶酒。乘馬從館驛

前過。來了督郵作威時。定然不知有老張。見五六十老人。皆在門前痛哭。飛問其故。衆老人答

曰。督郵迫勒縣吏。欲害劉公。我等皆來苦告。不得放入。反遭把門人趕打。張

飛大怒。睜圓環眼。咬碎鋼牙。滾鞍下馬。逕入館驛。把門人那裏阻擋得住。直

奔後堂見督郵正坐廳上將縣吏綁倒在地飛大罵害民賊認得我麼快事

妙在絕無商量督郵未及開言早被張飛揪住頭髮扯出館驛直到縣前馬椿上縛

住前日坐馬上今日縛馬椿上可笑攀下柳條去督郵兩腿上着力鞭打打得暢快督郵所望者蒜條金耳豈

意張公以柳條鞭見贈甚妙一連打折柳條十數枝此柳條十數枝可當甘棠之恩玄德正納悶間聽得

縣前喧鬧問左右答曰張將軍綁一人在縣前痛打玄德忙去觀之見綁縛

者乃督郵也不謂南面高坐人一至於此玄德驚問其故飛曰此等害民賊不打死等甚

快人快語絕無商量督郵告曰玄德公救我性命不致不敢我本詐稱皇親虛報功績者安能救公耶玄德終是

仁慈人急喝張飛住手旁邊轉過關公來言曰兄長建許多大功僅得縣尉

今反被督郵侮辱吾思枳棘叢中非棲鸞鳳之所不如殺督郵棄官歸鄉別

圖遠大之計落落大丈夫語玄德乃取印綬掛於督郵之頸可謂掛印督郵責之曰據汝害

民本當殺却今姑饒汝性命翼德竟將打死之關公乃欲殺之而玄德則姑饒之寫三人各自一樣無不酷肖吾繳

還印綬從此去矣如此繳印辭官法絕奇絕趣督郵歸告定州太守太守申文省府差人

捕捉玄德關張三人往代州投劉恢恢見玄德乃漢室宗親留匿在家不題

接下
不題

攷證 右叙立德鞭擊督郵。按立德等鬱鬱不樂，見張鈞自陳功績等事，史志均不載。惟除授安喜縣尉，則與志傳同。督郵之職，係刺史部下屬官。四出分部督查各縣吏治者，見後漢書百官志。

却說十常侍既握重權，互相商議。但有不從己者，誅之。趙忠、張讓，差人問破黃巾將士，索金帛。不從者，奏罷官。皇甫嵩、朱雋，皆不肯與。趙忠等俱奏罷其官。帝又封趙忠等爲車騎將軍。張讓等十三人，皆封列侯。朝政愈壞，人民嗟怨。於是長沙賊區星作亂。又是黃巾餘波漁陽張舉、張純反，舉稱天子。純稱大將軍。又是兩個姓張的表章雪片告急。十常侍皆藏匿不奏。一日，帝在後園，與十常侍飲宴。諫議大夫劉陶，逕到帝前，大慟。帝問何故。陶曰：天下危在旦夕。陛下尙自與閹宦共飲。耶。帝曰：國家承平，有何危急。陶曰：四方盜賊並起，侵掠州郡。其禍皆由十常侍賣官害民，欺君罔上，朝廷正人皆去。禍在目前矣。劉陶不姓劉，十常侍皆免冠，跪伏於帝前，曰：大臣不相容，臣等不能活矣。願乞性命歸田里。

盡將家產以助軍資。言罷痛哭。

何異驪姬夜半之哭。奸豎妖姬一般身分。

帝怒謂陶曰：汝亦有近

侍之人，何獨不容朕耶？呼武士推出斬之。劉陶大呼：臣死不足惜，可憐漢室

天下四百餘年，到此一旦休矣。

好劉陶。

武士擁陶出，方欲行刑，一大臣喝住曰：

勿得下手，待我諫去。衆視之，乃司徒陳耽。逕入宮中來諫。帝曰：劉諫議得何

罪而受誅？帝曰：毀謗近臣，冒瀆朕躬。耽曰：天下人民欲食十常侍之肉，陛下

敬之如父母，身無寸功，皆封列侯，況封謂等結連黃巾，欲爲內亂。

照應前文。

陛下

今不自省，社稷立見崩摧矣。

言言痛切。

帝曰：封謂作亂，其事不明，十常侍中豈無

一二忠臣？

諡之曰靈，名稱其實。

陳耽以頭撞階而諫。

好陳耽。

帝怒命牽出，與劉陶皆下獄。

是夜十常侍卽於獄中謀殺之。

可惜。

假帝詔以孫堅爲長沙太守，討區星。不

五十日報捷。江夏平。

了却區星。

詔封堅爲烏程侯，封劉虞爲幽州牧，領兵往漁陽

征張舉、張純，代州劉恢以書薦立德於虞。虞大喜，令立德爲都尉，引兵直抵

賊巢，與賊大戰數日，挫動銳氣。張純專一凶暴，士卒心變，帳下頭目刺殺張

純，將頭納獻。

了却張純。

率衆來降，張舉見勢敗，亦自縊死。

了却張舉。

漁陽盡平，劉虞表

奏劉備之功。朝廷赦免打督郵之罪。落得一打除下密丞。遷高堂尉。公孫瓚又表

陳立德前功。荐爲別部司馬。守平原縣令。立德在平原。頗有錢糧軍馬。重整

舊日氣象。劉虞平寇有功。封太尉。前文至此一表

攷證石叙立德遷官免罪。○漁陽二張反叛。係中平四年間事。○封謂結連

黃巾。見第一回中。其事亦載皇甫嵩傳。○備除下密丞。遷高堂尉。及公孫

瓚表備爲別部司馬。守平原令事。均與先主傳所載同。惟不稱爲劉虞表

奏。

中平六年。夏四月。靈帝病篤。召大將軍何進入宮。商議後事。接何進那何

進起身屠家。因妹入宮爲貴人。生皇子辨。遂立爲皇后。進由是得權重任。帝

又寵幸王美人。生皇子協。何后嫉妬。鳩殺王美人。可惡皇子協。養於董太后宮

中。董太后乃靈帝之母。解瀆亭侯劉棻之妻也。初因桓帝無子。迎立解瀆亭

侯之子。是爲靈帝。靈帝入繼大統。遂迎養母氏於宮中。尊爲太后。插叙董太

伏線○迎養則可尊爲太后。非禮也。若尊董氏爲太后。亦將尊解瀆亭侯爲太上皇乎。當時無有諫者。蓋由奸邪攬權。言路閉塞耳。董太后嘗勸

帝立皇子協爲太子。帝亦偏愛協。欲立之。當時病篤。中常侍蹇碩奏曰：「若欲立協，必先誅何進，以絕後患。」帝然其說，因宣進入宮。進至宮門，司馬潘隱謂進曰：「不可入宮。蹇碩欲謀殺公，進大驚，急歸私宅，召諸大臣欲盡誅宦官。座上一人挺身出曰：『宦官之勢起自冲質之時，朝廷滋蔓極廣，安能盡誅？倘機不密，必有滅族之禍。』」一語道破進視之，乃典軍校尉曹操也。進叱曰：「汝小輩安知朝廷大事？」不知後來朝廷大事都出此小輩之手正躊躇間，潘隱至，言帝已崩。今蹇碩與十常侍商議，秘不發喪，矯詔宣何國舅入宮，欲絕後患。册立皇子協爲帝，說未了，使命至，官進速入，以定後事。操曰：「今日之計，先宜正君位，然後圖賊。」扼要進曰：「誰敢與吾正君討賊？」一人挺身入曰：「願備精兵五千，斬關入內，册立新君，盡誅閹豎，掃清朝廷，以安天下。」語亦不尋常進脫之，乃司徒袁逢之子袁隗之姪，名紹，字本初，見爲司隸校尉。何進大喜，遂點御林軍五千，紹全身披挂，何進引何顯、荀攸、鄭泰等大臣三十餘員相繼而入，就靈帝柩前扶立太子，辨卽皇帝位。百官呼拜已畢，袁紹入宮收蹇碩，碩慌走入御園花陰下。

爲中常侍郭勝所殺。

以宦官殺宦官

碩所領禁軍。盡皆投順。紹謂何進曰。中官結黨。

今日可乘勢盡誅之。

是

張讓等知事急。慌入告何后曰。始初設謀陷害大將

軍者。止蹇碩一人。並不干臣等事。今大將軍聽袁紹之言。欲盡誅臣等。乞娘

憐憫。何太后曰。汝等勿憂。我當保汝。傳旨宣何進入。太后密謂曰。我與汝

出身寒微。非張讓等焉能享此富貴。今蹇碩不仁。既已伏誅。汝何聽信人言。

欲盡誅宦官耶。

婦人誤事

何進聽罷。出謂衆官曰。蹇碩設謀害我。可族滅其家。其

餘不必妄加殘害。

何進如此無用。死不足惜。

袁紹曰。若不斬草除根。必爲喪身之本。是進

曰。吾意已決。汝勿多言。衆官皆退。次日太后命何進參錄尙書事。其餘皆封

官職。董太后宣張讓等入宮商議曰。何進之妹。始初我抬舉他。今日孩兒

卽皇帝位。內外巨僚。皆其心腹。威權太重。我將如何。讓對曰。娘娘可臨朝。垂

簾聽政。封皇子協爲王。加國舅董重大官。掌握軍機。重用臣等。

張讓意中只重此句。

大事可圖矣。董太后大喜。次日設朝。董太后降旨。封皇子協爲陳留王。董重爲

驃騎將軍。張讓等共預朝政。何太后見董太后專權。於宮中設一宴。請董太

后赴席。酒至半酣。何太后起身捧杯再拜曰：我等皆婦人也。參預朝政。非其所宜。昔呂后因握重權。宗族千口皆被戮。今我等宜深居九重。朝廷大事。任大臣元老自行商議。乃國家之幸也。願垂聽焉。說得是。惜言。是而行非。董太后大怒曰：汝鳩死王美人。設心嫉妬。惡毒分明。攀心一拳。今倚汝子爲君。與汝兄何進之勢。輒敢亂言。吾勅驃騎斷汝兄首。如反掌耳。何后亦怒曰：吾以好言相勸。何反怒耶。董后曰：汝家屠沽小輩。有何見識。兩宮互相爭競。禮統。張讓等各勸歸宮。何后連夜召何進入宮。告以前事。何進出召三公共議。來早設朝。使廷臣奏董太后原係藩妃。不宜久居宮中。合仍遷於河間安置。限日下卽出國門。一面遣人起送董后。一面點禁軍圍驃騎將軍董重府宅。追索印綬。董重知事急。自刎於後堂。家人舉哀。軍士方散。以外戚殺外戚。張讓段珪見董后一枝已廢。遂皆以金珠玩好。結構何進弟何苗。并其母舞陽君。令早晚入何太后處。善言遮蔽。因此十常侍又得近幸。一班女小人。六月。何進暗使人酖殺董后於河間驛庭。稱太后則不可。然迎養宮中。靈帝所以盡子情也。出之外藩。而又酖殺之。何舉進之罪大矣。○今日姓何的。秋董后他姓董的。秋何后天之報施亦巧。

柩回京。葬於文陵。

漢書右叙何進弑君。◎解瀆亭侯，係河間孝王之後，世居河間。◎袁紹爲司隸校尉，助何進。正君謀，十常侍事，俱與後漢何進傳及紹本傳所載同。進傳稱進以袁氏累世寵貴，海內所歸，故厚待紹及其從弟術。◎紹勸何進乘勢盡誅中官，亦見進傳及紹本傳，其語多本諸傳。◎何后鳩死王美人，事見後漢靈帝紀及何后本紀。

進託病不出。司隸校尉袁紹入見進，曰：張讓、段珪等流言於外，言公欲殺董后，欲謀大事。乘此時不誅，闔宦後必爲大禍。是昔竇武欲誅內豎，機謀不密，反受其殃。今公兄弟部曲將吏，皆英俊之士。兄弟倒未必若使盡力，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不可失也。進曰：且容商議。左右密報張讓。家人骨肉個個向外讓進之爲人可知矣等轉告何苗，又多送賄賂。苗入奏何后，云：大將軍輔佐新君，不行仁慈，專務殺伐。今無端又欲殺十常侍，此取亂之道也。后納其言，少頃，何進入白后，欲誅中涓。何進真在夢中何后曰：中官統領禁省，漢家故事。先帝新棄天下，爾欲誅殺

舊臣非重宗廟也。進本是沒決斷之人。沒決斷之人聽太后言。唯唯而出。袁

紹迎問曰。大事若何。進曰。太后不允。如之奈何。紹曰。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勒

兵來京。盡誅闖豎。此時事急。不容太后不從。此計大妙。偏是此計。不妙他偏

說大妙想何進胸中如漆。便發檄至各鎮。召赴京師。主簿陳琳曰。不可。俗云掩目而捕燕

雀。是自欺也。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家大事乎。今將軍仗皇威。掌兵要

龍驤虎步。高下在心。若欲誅宦官。如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行。權立斷。

則天人順之。卻反外檄大臣。臨犯京闕。英雄聚會。各懷一心。所謂倒持干戈。

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反生亂矣。良言碩畫。炳若日星。何進笑曰。此懦夫之見也。到底不聽好人

言旁邊一人鼓掌大笑曰。此事易如反掌。何必多議。視之乃曹操也。正是。

欲除君側宵人亂。須聽朝中智士謀。

不知曹操說出甚話來。且聽下文分解。

按右敘袁紹勸何進除宦官。◎按紹勸進召四方外兵。主簿陳琳諫進曰。

掩目而捕燕雀。云云。其事其語。俱與何進傳同。

翼德要救盧植。不會救得。要殺董卓。不會殺得。今遇督郵。更不能耐矣。督郵盡國害民。是又一黃巾也。柳條一頓。可謂再破黃巾第二功。

寫翼德十分性急。接手便寫何進十分性慢。性急不會誤事。性慢誤事不小。人謂項羽不能忍。是性急。高祖能忍。是性慢。此其說非也。項羽刻印將封。印秘而不忍與。鴻門會上。范增三舉珖而不忍發。正病在遲疑不斷。何嘗性急。高祖四萬斤金可捐之。三齊九江大梁之地。可割則割之。六國印可銷則銷之。鴻溝之約。可背則背之。正妙在果斷有餘。何嘗性慢。

西漢則外戚盛於宦官。東漢則宦官盛於外戚。惟其外戚盛也。故初則產祿。幾危漢祚。後則王莽。遂移漢鼎。而宦官如弘恭。石顯輩。雖嘗擅權。未至如東漢之橫。是西漢之亡。亡於外戚也。若東漢則不然。外戚與宦官迭爲消長。而以宦官鬪外戚則常勝。如鄭衆之殺竇憲。單超之殺梁冀是也。以外戚鬪宦官則常不勝。如竇武見殺於前。而何進復見殺於後是也。是東漢之亡。亡於宦豎也。然竇武不勝。止於身死。何進不勝。遂以亡國何也。曰。召外兵之故也。外戚國之內不勝。至召外兵以勝之。而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國於是乎非君之國矣。亂漢者宦豎也。亡漢者外戚也。而召外兵者外戚也。然則謂東漢之亡。亦亡於外戚可也。

前於玄德傳中。忽然夾叙曹操。此又於玄德傳中。忽然帶表孫堅。一爲魏太祖。一爲吳太祖。三分鼎足之所從來也。分鼎雖屬孫權。而伏線則已在此。此全部大關目處。

三大國將興。先有三小醜爲之作引。三小醜既滅。又有衆小醜爲之餘波。從來實事。未嘗徑遠。率直。奈何今之作稗官者。本可任意添設。而反徑遠率直耶。

攷證三國志演義卷一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吳縣王非王大錯氏攷

梁溪秦毓均平甫氏輯

第三回 議溫明董卓叱丁原 餽金珠李肅說呂布

且說曹操當日對何進曰。宦官之禍。古今皆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此。若欲治罪。當除元惡。但付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料其必敗也。所見大勝本初兩何進怒曰。孟德亦懷私意耶。操

退曰。亂天下者必進也。進乃暗差使命。齎密詔。星夜往各鎮去。却說前將軍

鰲鄉侯西涼刺史董卓。先爲破黃巾無功。朝廷將治其罪。因賄賂十常侍幸

免。賄賂十常侍之人後又結託朝貴。遂任顯官。統西州大軍二十萬。常有不

臣之心。是時得詔大喜。點起軍馬。陸續便行。使其壻中郎將牛輔守住陝西。

自己却帶李傕郭汜張濟樊稠等。提兵望洛陽進發。卓壻謀士李儒曰。今雖

奉詔。中間多有暗昧。何不差人上表。名正言順。大事可圖。何進暗發密詔李

明明要激成內亂。卓大喜。遂上表。其略曰。

竊聞天下所以亂逆不止者。皆由黃門常侍張讓等。侮慢天常之故。臣聞揚湯止沸。不如去薪。潰難雖痛。勝於養毒。臣敢鳴鐘鼓入洛陽。請除讓等。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何進得表。出示大臣。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乃豺狼也。引入京城。必食人矣。欲去狐鼠乃召豺狼確論進曰。汝多疑不足謀大事。盧植亦諫曰。植嘗素知董卓爲人。面

善心狠。一入禁庭。必生禍患。不如止之勿來。免致生亂。進不聽。鄭泰盧植皆

棄官而去。朝廷大臣。去者大半。進使人迎董卓於灑池。卓按兵不動。先上表以示威

復按兵以觀變皆李儒之謀也張讓等知外兵到。共議曰。此何進之謀也。我等不先下手。皆

滅族矣。乃先伏刀斧手五十人於長樂宮嘉德門內。入告何太后曰。今大將軍矯詔召外兵至京師。欲滅臣等。望娘娘垂憐賜救。太后曰。汝等可詣大將軍府謝罪。讓曰。若到相府。骨肉盡粉矣。望娘娘宣大將軍入宮諭止之。如其不從。臣等只就娘娘前請死。太后乃降詔宣進。婦人誤事如此進得詔便行。主簿麴

琳諫曰。太后此詔。必是十常侍之謀。切不可去。去必有禍。

智哉

陳琳進曰。太后詔

我。有何禍事。袁紹曰。今謀已泄。事已露。將軍尙欲入宮耶。曹操曰。先召十常

侍出。然後可入。

真應變之策

進笑曰。此小兒之見也。

好個大人

吾掌天下之權。十常侍

敢待如何。紹曰。公必欲去。我等引甲士護從。以防不測。於是袁紹曹操各選

精兵五百。命袁紹之弟袁術領之。袁術全身披掛。引兵布列青瑣門外。紹與

操帶劍護送。何進至長樂宮前。黃門傳懿旨云。太后特宣大將軍。餘人不許

輒入。將袁紹曹操等都阻住在宮門外。何進昂然直入。

可謂大將軍。八面威風。

至嘉德

殿門。張讓段珪迎出。左右圍住。進大驚。讓厲聲責進曰。董后何罪。妄以酖死

國母喪葬。託疾不出。汝本屠沽小輩。我等薦之天子。以致榮貴。不思報効。欲

相謀害。汝言我等甚濁。其清者誰。

左傳曰。唯無取者可以戮人。何進謀害董后。其罪亦與十常侍等。

進慌急

欲尋出路。

至此而欲尋出路。真小兒之見矣。

宮門盡閉。伏甲齊出。將何進砍爲兩段。後人有

詩嘆之曰。

漢室傾危天數終。無謀何進作三公。幾番不聽忠臣諫。難免宮中受劍

錄。

讓等既殺何進。袁紹久不見進出。乃於宮門外大呼曰。請將軍上車。讓等將

何進首級。從牆上擲出。

身不能上車而行頭乃得。踰牆而出還算逃得一半。

宣諭曰。何進謀反。已伏誅

矣。其餘脅從。盡皆赦宥。袁紹厲聲大叫。關宜謀殺大臣。誅惡黨者前來助戰。

何進部將吳匡。便於青瑣門外放起火來。袁術引兵突入宮庭。但見關宜不

論大小。盡皆殺之。

勢必至此然則又何必召外兵來此耶。

袁紹曹操。斬關入內。趙忠程曠。夏憚

郭勝四個。被趕至翠花樓。剝爲肉泥。宮中火燄冲天。張讓段珪。曹節侯覽。將

太后及太子。併陳留王。劫去內省。從後道走北宮。時盧植棄官未去。見宮中

事變。攬甲持戈。立於閣下。遙見段珪擁逼何后過來。植大呼曰。段珪逆賊。安

敢劫太后。段珪回身便走。太后從窗中跳出。植急救得免。

國舅踰牆止剩一頭太后跳窗得保

全身亦云幸矣。

吳匡殺入內廷。見何苗亦提劍出。匡大呼曰。何苗同謀害兄。當共殺

之。衆人俱曰。願斬害兄之賊。苗欲走。四面圍定。砍爲齏粉。紹復令軍士分頭

來殺十常侍家屬。不分大小。盡皆誅絕。多有無鬚者。誤被殺死。

此時鬚子大得便宜曹

操一面救滅宮中之火。請何太后權攝大事。遣兵追襲張讓等。尋覓少帝。孟德

舉動畢竟不同

跋論右叙何進誅亂亡身。◎按操笑何進召外兵之非，其語悉本諸魏書，惟詞句小異耳。陳壽志裴注中曾引之。◎董卓係封豕鄉侯，熬字誤。◎按卓不臣之心。後漢卓傳中稱靈帝末拜卓并州牧，命以兵屬皇甫嵩，卓強不就，惟駐兵河東以觀時變，及得進召，即時就道，而又上書以暴其事，此即卓不臣之心。◎按卓傳所載卓表語與此異，略曰：中常侍張讓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今臣輒鳴鐘鼓如洛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云云。◎何進傳稱進入長樂白事，張讓竊聞其語，即率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入伏省中，及進出，乃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閣，讓即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吾曹罪，先帝嘗與太后不快，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以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滅我曹族，不太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

以下忠清者爲誰，於是尙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與此大同小異，惟並無袁紹曹操等護，進入省事。◎讓等既殺進，乃矯詔出授故太尉樊陵少府許相等官，尙書省得詔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乃以進頭擲與尙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下吳匡張璋等聞進被害，欲將兵入宮，宮闔閉，袁術乃與匡共斫門攻之，術并放火燒南宮九龍門，與此亦小異。◎讓珪等入白太后大將軍兵反燒宮，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尙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窗下仰數珪，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俱與此同。◎袁紹既排宮捕殺宦者，讓珪等見迫，遂將帝與陳留王等步出穀門，奔小平津，公卿無從者，惟盧植夜馳追河上，王允遣閔貢隨植後，貢手劍斬數人，餘皆投河死。

且說張讓段珪劫擁少帝及陳留王，冒烟突火，連夜奔走，至北邙山約三更時分，後面喊聲大舉，人馬趕至當前，河南中部椽吏閔貢大呼逆賊休走，張讓見事急，遂投河而死，帝與陳留王未知虛實，不敢高聲，伏於河邊亂草之

內軍馬四散去。趕不知帝之所在。帝與王伏至四更。露水又下。腹中飢餒。相抱而哭。又怕人知覺。吞聲草莽之中。寇則伏莽。帝亦伏莽爲之一嘆。陳留王曰。此間不可久。

戀須別尋活路。于是二人以衣相結。爬上岸邊。滿地荆棘。黑暗之中。不見行

路。正無奈何。忽有流螢千百成羣。光芒照耀。只在帝前飛轉。炎劉之勢。昔如日月。今爲螢光。

火德衰矣。陳留王曰。此天助我兄弟也。遂隨螢火而行。漸漸見路。行至五更。足痛

不能行。山崗邊見一草堆。帝與王臥於草堆之中。竟爲草頭皇帝矣。那草堆前面是

一所莊院。莊主是夜夢兩紅日。墜於莊後。兩紅日正應陳留亦爲帝之兆。驚覺披衣出戶。四

下觀望。見莊後草堆上。紅光冲天。然則螢光相隨。直以光引光耳。慌忙往視。却是二人臥於

草畔。莊主問曰。二少年誰家之子。帝不敢應。陳留王指帝曰。此是當今皇帝。

遭十常侍之亂。逃難到此。吾乃皇弟陳留王也。莊主大驚再拜曰。臣先朝司

徒崔烈之弟崔毅也。因見十常侍賣官嫉賢。故隱於此。崔烈此弟。願勝於兄。遂扶帝入

莊。跪進酒食。却說閻貢趕上。拿住段珪。問天子何在。珪言已在半路相失。不

知何往。貢遂殺段珪。懸頭於馬項下。分兵四散尋覓。自己却獨乘一馬。隨路

追尋。偶至崔毅莊。毅見首級。問之。貢說詳細。崔毅引貢見帝。君臣痛哭。貢曰：「國不可一日無君。請陛下還都。」崔毅莊上止有瘦馬一匹。備與帝乘。貢與陳留王共乘一馬。帝曰：萬乘王曰千乘。大夫亦曰百乘。今一帝一王一臣止共騎得二馬可嘆。離莊而行。不到三里。司徒王允、太尉楊彪、左軍校尉淳于瓊、右軍校尉趙萌、後軍校尉鮑信、中軍校尉袁紹。一行人衆數百人馬。接着車駕。君臣皆哭。先使人將段珪首級往京師號令。另換好馬。與帝及陳留王騎坐。細簇帝還京。先是洛陽小兒謠曰：「帝非帝，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邙。至此果應其讖。」後來帝廢爲王，王反爲帝。所謂帝非帝，王非王。此時只應得末一句。那知後來却應在首二句耶。車駕行不到數里。忽見旌旗蔽日，塵土遮天。一枝人馬到來。百官失色。帝亦大驚。袁紹驟馬出問何人。繡旗影內一將飛出。厲聲問天子何在。不答。袁紹疑問天子氣勢便來得不好。帝戰慄不能言。陳留王勒馬向前叱曰：「來者何人。」卓曰：「西涼刺史董卓也。」董卓至此始來。皆李儒之計也。陳留王曰：「汝來保駕耶？」汝來劫駕耶？」卓應曰：「特來保駕。」陳留王曰：「既來保駕。天子在此。何不下馬？」卓大驚。慌忙下馬。拜於道左。陳留王以言撫慰董卓。自初至終。並無失語。獻帝此時頗強。

人意何後來。卓暗奇之。已懷廢立之意。是日還宮。見何太后俱各痛哭。檢點

宮中。不見了傳國玉璽。

爲後文孫堅得靈伏線

評 右敘漢帝蒙塵。◎後漢書稱少帝與陳留王協夜步逐螢光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之。此所謂崔毅莊院。卽後漢所指民家也。惟夜夢紅日墜莊後等語。則是作演義者之點綴矣。下言帝乘瘦馬一匹。卽本露車之語而變化之。◎又童謠本出續漢志。惟首句曰。侯非侯。帝非帝也。其案語謂因少帝未有謚號。故謠譏謂侯。◎卓傳稱卓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至。恐怖涕泣。言不成詞。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爲賢。遂有廢立之意。此謂卓厲聲問天子何在。及陳留王叱問保駕劫駕之語。雖與史傳不同。然卽本傳語而加以形容耳。

董卓屯兵城外。每日帶鐵甲馬軍入城。橫行街市。百姓惶惶不安。卓出入宮庭。略無禁憚。後軍校尉鮑信來見袁紹。言董卓必有異心。可速除之。

若欲除之。不如

勿召既已召之。亦欲除之則難矣。

紹曰。朝廷新定。未可輕動。鮑信見王允亦言其事。允曰。且

容商議。信自引本部軍兵投泰山去了。董卓招誘何進兄弟部下之兵，盡歸掌握。私謂李儒曰：「吾欲廢帝立陳留王，何如？」不過欲借廢立以張威，非真有愛於陳留也。李儒曰：

「今朝廷無主，不就此時行事，遲則有變矣。來日於溫明園中召集百官，諭以廢立，有不從者，斬之，則威權之行，正在今日。」卓喜。次日大排筵會，遍請公卿。

公卿皆懼董卓，誰敢不到。卓待百官到了，然後徐徐到園門下馬。裝模做樣，可惡可笑。

帶劍入席，酒行數巡，卓教停酒止樂，乃厲聲曰：「吾有一言，衆官靜聽。衆官側耳。」卓曰：「天子爲萬民之主，無威儀，不可以奉宗廟社稷。今上懦弱，不若陳留

王聰明好學，可承大位。吾欲廢帝立陳留王，諸大臣以爲何如？」鳴鑼鼓入洛陽，不是來殺廢皇帝耳。

諸官聽罷，不敢出聲。座上一人推案直出，立於筵前，大呼不可。汝是何人，敢發大語？天子乃先帝嫡子，初無過失，何得妄議廢立？汝欲爲篡逆耶？」此時此人不可少。卓視之，乃荊州刺史丁原也。卓怒叱曰：「願我者生，逆我者死。遂掣佩劍欲斬丁原。」時李儒見丁原背後一人，生得氣宇軒昂，威風凜凜，手執方天畫戟，努目而視。

先從李儒目中虛畫一呂布。○此處先寫戟。李儒急進曰：「今日飲宴

之際，不可飲酒，恐傷身體。」卓曰：「今日飲宴，何妨？」李儒曰：「今日飲宴，不可飲酒，恐傷身體。」卓曰：「今日飲宴，何妨？」李儒曰：「今日飲宴，不可飲酒，恐傷身體。」

之處。不可談國政。來日向都堂公論未遲。衆人皆勸丁原上馬而去。卓問百官曰。吾所言合公道否。盧植曰。明公差矣。昔太甲不明。伊尹放之於桐宮。昌邑王登位。方二十七日。造惡三千餘條。故霍光告太廟而廢之。今上雖幼。聰明仁智。並無分毫過失。公乃外郡刺史。素未參與國政。又無伊霍之大才。何可強主廢立之事。聖人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正論侃侃不憚爲玄師之卓大怒。拔劍欲殺植。議郎彭伯諫曰。盧尚書海內人望。今先害之。恐天下震怖。卓乃止。司徒王允曰。廢立之事。不可酒後相商。另日再議。王允此時心中已有成算。於是百官皆散。

破題右叙董卓蓄謀廢立。◎按卓傳未言溫明園。但稱集百僚大會議而已。董卓傳及他傳中均無怒叱丁原及丁原諫廢立事。惟呂布傳中僅有卓誘布殺丁原一語。然亦不言廢立。◎盧植諫廢立引太甲昌邑之語。則本見卓傳。惟語句小異耳。傳稱植言昌邑罪過千餘。此言造惡三千餘條。其訛不可不正。

卓按劍立於園門。忽見一人躍馬持戟於園門外往來馳驟。

又從董卓眼中虛畫一呂布。

前只寫戟此處添寫馬

卓問李儒。此何人也。儒曰。此丁原義兒。姓呂名布。字奉先者也。

在李儒口中方實叙出呂布姓名

主公且須避之。

添此一句張皇之極

卓乃入園潛避。次日人報丁原

引軍城外搦戰。卓怒引軍同李儒出迎。兩軍對圓。只見呂布頂束髮金冠。披

百花戰袍。擐唐猊鎧甲。繫獅蠻寶帶。縱馬挺戟。隨丁建陽出到陣前。

又雙從董卓李

儒眼中實寫一呂布。看他先寫狀貌。次寫姓名。次寫裝束。先寫戟。次寫馬。次寫冠帶袍甲。都作三層出落。妙

建陽指卓罵曰。國家不

幸。爾宦弄權。以致萬民塗炭。爾無尺寸之功。焉敢妄言廢立。欲亂朝廷。董卓

未及回言。呂布飛馬直殺過來。董卓慌走。建陽率軍掩殺。卓兵大敗。退三十

餘里下寨。聚衆商議。卓曰。吾看呂布非常人也。吾若得此人。何慮天下哉。帳

前一人出曰。主公勿憂。某與呂布同鄉。知其勇而無謀。見利忘義。

二語却說盡奉先

某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呂布拱手來降。可乎。卓大喜。觀其人乃虎賁中郎將

李肅也。卓曰。汝將何以說之。肅曰。某聞主公有名馬一匹。號曰赤兔。日行千

里。

此處輕輕略贊一句

須得此馬。再用金珠。以利結其心。某更進說詞。呂布必反了原

來投主公矣。卓問李儒曰：此言可乎？儒曰：主公欲取天下，何惜一馬。

看他猶

口口隱取天

下煞是可笑。卓欣然與之。

今不惜名馬後獨惜愛姬何也。更與黃金一千兩，明珠數十顆。

玉

帶一條。李肅齎了禮物，投奔呂布寨來。伏路軍人圍住。肅曰：可速報呂將軍。

有故人來見。軍人報知。布命入見。肅見布曰：賢弟別來無恙。布揖曰：久不相

見。今居何處？肅曰：見任虎賁中郎將之職。聞賢弟匡扶社稷，不勝之喜。有良

馬一匹，日行千里，渡水登山，如履平地。

此處又添

名曰赤兔，特獻與賢弟，以助

虎威。

且不說是董卓

之馬，妙甚妙甚。布便令牽過來看。果然那馬渾身上下火炭般赤，無半

根雜毛。從頭至尾，長一丈，後蹄至項，高八尺，嘶喊咆哮，有騰空入海之狀。

呂

布眼中方看出渾身上下好處，層次出落得

妙○此馬將爲雲長坐騎，先於此處極寫之。後人有詩單道赤兔馬曰：

奔騰千里蕩塵埃，渡水登山紫霧開。掣斷絲韁搖玉轡，火龍飛下九天

來。

布見了此馬大喜。

極寫名將愛馬

謝肅曰：兄賜此良駒，將何以爲報？肅曰：某爲義氣

而來，豈望報乎？布置酒相待。酒酣，肅曰：肅與賢弟少得相見，令尊却嘗會來。

妙在同鄉人口中稱會。翁必謂是姓呂之父矣。布曰：兄醉矣。先父棄世多年，安得與兄相會。肅大笑。

曰：非也。某說今日丁刺史耳。妙明布惶恐曰：某在丁建陽處，亦出於無奈。

等他自說肅曰：賢弟有擎天駕海之才，四海孰不欽敬。功名富貴，如探囊取

物，何言無奈，而在人之下乎？看他逼入布曰：恨不逢其主耳。等他自說肅笑曰：

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見機不早，悔之晚矣。誤極又布曰：兄在朝廷

觀何人爲世之英雄。等他先肅曰：某遍觀羣臣，皆不如董卓。疾董卓爲人敬

賢，禮士賞罰分明，終成大業。布曰：某欲從之，恨無門路。等他自說肅取金珠玉

帶，列於布前。馬與金珠玉帶分兩番布驚曰：何爲有此？肅令叱退左右，告

布曰：此是董公久慕大名，特令某將此奉獻。赤兔馬亦董公所贈也。至此

說明布曰：董公如此見愛，某將何以報之？肅曰：如某之不才，尙爲虎賁中郎

將，公若到彼，貴不可言。布曰：恨無涓埃之功，以爲進見之禮。等他自說肅曰：功

在翻手之間，公不肯爲耳。惡極布沉吟良久曰：吾欲殺丁原，引軍歸董卓，如

何？此句亦等他自說肅曰：賢弟若能如此，真莫大之功也。但事不宜遲，在於

何出來惡極妙極。

速決。得他自肯布與肅約於明日來降。肅別去。是夜二更時分。布提刀逕入。

丁原帳中。原正秉燭觀書。見布至。曰：「吾兒來有何事故？」布曰：「吾堂堂丈夫。安

肯爲汝子乎？」堂堂丈夫不肯爲丁原子。然堂堂丈夫又何獨爲董卓子乎？總是金珠赤兔在那裏說話耳。丁原曰：「奉先何

故變心？」便不敢叫吾兒了可嘆。布向前一刀砍下丁原首級。大呼左右：「丁原不仁。吾已

殺之。肯從吾者在此。不從者自去。」軍士散去大半。次日布持丁原首級往見

李肅。肅遂引布見卓。卓大喜。置酒相待。卓先下拜曰：「卓今得將軍。如旱苗之

得甘雨也。」布納卓坐而拜之。曰：「公若不棄。請拜爲義父。」方殺一義父。又拜一義父。殺得容易。亦拜

得容易。卓以金甲錦袍賜布。暢飲而散。卓自是威勢越大。自領前將軍事。封弟

董旻爲左將軍。鄆侯。封呂布爲騎都尉。中郎將。都亭侯。

說右敘董卓收降呂布。◎布爲丁原與卓搦戰事。不見史志。◎赤兔馬見

陳壽志。曹操傳中。操因重呂布之勇。爲言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二語。

◎布爲丁原義子。志傳均不載。惟呂布傳僅言并州刺史丁原以布爲主

簿。其見親待而已。演義卽本此四字而增飾之。◎肅說呂布殺丁原事。亦

不載史志，

李儒勸卓早定廢立之計。

仍接敘到廢立事。

卓乃於省中設宴。會集公卿。令呂布將

甲士千餘侍衛左右。是日太傅袁隗與百官皆到。酒行數巡。卓按劍曰。今上

闇弱。不可以奉宗廟。吾將依伊尹霍光故事。

今特引二故事却是從盧植口中學來足見其胸中無物。

廢

帝爲弘農王。立陳留王爲帝。有不從者。斬。羣臣惶怖莫敢對。中軍校尉袁紹

挺身出曰。今上卽位未幾。並無失德。汝欲廢嫡立庶。非反而何。

勸召外兵者公也。今日屬

蓋卓

晚矣。卓怒曰。天下事在我。我今爲之。誰敢不從。汝視我之劍不利否。袁紹亦

拔劍曰。汝劍利。吾劍未嘗不利。兩個在筵前對敵。正是

丁原仗義身先喪。袁紹爭鋒勢又危。

畢竟袁紹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天子者日也。日而借光於螢火。不成其爲日矣。後人以孔明在蜀。耿耿如長庚之照一方。夫長

庚則固勝於螢火百倍也。

李肅說呂布一段文字。花團錦簇。凡勸人背叛。勸人弑逆。是最難啓齒之事。今偏不說出。偏要

教他自說妙不可言。

奸在君側者除之。貴密貴速。董卓上表以暴其威。是不密也。領兵以觀其變。是不速也。何進不知當密。卓則知之。而故爲不密。何進不知當速。卓則知之。而故爲不速。其意以爲如是。而何進必死。內亂必作。夫然後乘釁入朝。可以惟我所欲爲耳。此皆出李儒之謀。儒亦智矣。乃勸卓收呂布爲腹心。又何愚而失於計也。殺一義父。拜一義父。爲其父者不亦危乎。卓不疑布。布亦不慮卓之疑己。無謀之人。固不足怪。儒自以爲智。而慮不及此。哀哉。

玄德結兩異姓之弟。而得其死力。丁原結一異姓之子。而受其摧殘。其故何也。一則擇弟而弟。弟其所當弟。一則不擇子而子。子其所不當子也。觀呂布益服關張之篤。義觀丁原益嘆玄德之知人。

第四回 廢漢帝陳留爲皇 謀董卓孟德獻刀

且說董卓欲殺袁紹。李儒止之曰。事未可定。不可妄殺。袁紹手提寶劍辭別百官而出。懸節東門。奔冀州去了。亦去得慷慨卓謂太傅袁隗曰。汝姪無禮。吾看

汝面姑恕之。

今既因叔恕姪後何因姪殺叔

廢立之事若何。隗曰。太尉所見是也。

姪兒太剛叔子太軟

卓曰。敢有阻大議者。以軍法從事。羣臣震恐。皆云悉聽尊命。宴罷。卓問侍中

周越校尉伍瓊曰。袁紹此去若何。周越曰。袁紹忿忿而去。若購之急。勢必爲變。且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於天下。倘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山東非公有也。不如赦之。拜爲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一個說他有用

伍瓊曰。袁紹好謀無斷。四字評不足爲慮。誠不若加之一郡守。以收民心。一個說他無

卓從之。卽日差人拜紹爲渤海太守。九月朔。請帝陞嘉德殿。大會文武。卓拔劍在手。對衆曰。天子闇弱。不足以君天下。今有策文一道。宜爲宣讀。乃命李儒讀策曰。

孝靈皇帝早棄臣民。皇帝海內仰望。而帝天資輕佻。威儀不恪。居喪慢惰。否德旣彰。有忝大位。皇太后教無母儀。執政荒亂。永樂太后暴崩。衆論惑焉。三綱之道。天地之紀。母乃有闕。陳留王協。聖德偉懋。規矩肅然。居喪哀戚。言不以邪。休聲美譽。天下所聞。宜承皇業。爲萬世統。茲廢皇帝。爲弘農王。皇太后還政。請奉陳留王爲皇帝。應天順人。以慰生靈之望。

李儒讀策畢。卓叱左右扶帝下殿。解其璽綬。北面長跪。稱臣聽命。又呼何太

后去服。候帝勅。帝后皆號哭。羣臣無不悲慘。階下一大臣。憤怒高叫曰。賊臣董卓。敢爲欺天之謀。吾當以頸血濺之。揮手中象簡。直擊董卓。此象簡亦可云擊賊笏卓大怒。喝武士拿下。乃尙書丁管也。卓命牽出斬之。管罵不絕口。至死神色不變。此時不可無此一人後人有詩嘆曰。

董卓潛懷廢立圖。漢家宗社委邱墟。滿朝臣宰皆囊括。惟有丁公是丈夫。

卓請陳留王登殿。羣臣朝賀畢。卓命扶何太后。并弘農王及帝妃唐氏。於永安宮閒住。封鎖宮門。禁羣臣無得擅入。昔桓靈禁錮天子。今董卓禁錮天子。可憐少帝四月登基。至九月卽被廢。卓所立陳留王協。表字伯和。靈帝中子。卽獻帝也。時年九歲。改元初平。董卓爲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威福莫比。李儒勸卓擢用名流。以收人望。從來權臣大都如是因荐蔡邕之才。卓命徵之。邕不赴。初念原好卓怒使人謂邕曰。如不來當滅汝族。求賢之法太峻邕懼。只得應命而至。卓見邕大喜。一月三遷其官。拜爲侍中。甚見親信。孔光屈節於董卓。谷永衣托于王鳳。揚雄失身於新莽。龜山應聘於蔡京。古今

嘆同

致議右叙董卓廢立事。◎按後漢書載卓按劍叱紹曰：「堅子敢然。」又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乃勃然，橫刀長揖，逕出，懸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與此正同。」◎卓問伍瓊、周毖，而周毖勸卓勿購急，不如拜紹爲郡守，伍瓊謂紹不足慮等語，皆與正史同。◎卓傳稱大集羣僚於崇德殿前，脅太后策廢少帝，並非嘉德殿。◎廢少帝之策，史傳均不詳載其大略，僅載於卓傳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爲弘農王。」云云。◎另議廢太后之詔，則曰：「太后盛迫永樂太后，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遷於永安宮。」云云。◎董卓徵召蔡邕，始不應，被恫迫始至，一月三遷其官，拜爲侍中，事見邕本傳，與此同。

却說少帝與何太后、唐妃，困於永安宮中，衣服飲食漸漸少缺。少帝淚不曾乾。李後主所云此中日夕以眼淚洗面也。一日偶見雙燕飛於庭中，遂吟詩一首。空中飛鳥任其翔，鏡冷宮廢，主身被牢籠，觸目感憤，抗聲而吟，不知是詩，不知是淚。詩曰：

嫩草綠凝烟。裊裊雙飛燕。洛水一條青。陌上人稱羨。前半首詠燕與也比也遠望碧

雲深。是吾舊宮殿。目斷傷宮不能奮飛誠不如何人仗忠義。洩我心中怨。

後半首自詠賦也○詩好

董卓時常使人探聽。是日獲得此詩。來呈董卓。卓曰。怨望作詩。殺之有名矣。

殺之何名。稽教○天子亦以文字取禍千古異聞遂命李儒帶武士十人入宮弑帝。帝與后妃正在

樓上。宮女報李儒至。帝大驚。儒以鴆酒奉帝。賦詩飲酒最是雅事不意有此燕詩鴆酒之慘毒也帝問

何故。儒曰。春日融和。是雙燕飛董相國特上壽酒。好個太后曰。既云壽酒。汝

可先飲。此酒豈可儒怒曰。汝不飲耶。呼左右持短刀白練於前曰。壽酒不飲。

可領此二物。鴆酒亦可曰壽酒利唐妃跪告曰。妾身代帝飲酒。願公存母子性

命。滿朝文武不如此一女子儒叱曰。汝何人可代王死。乃舉酒與何太后曰。汝可先飲。欲

先飲只算還敬后大罵何進無謀。引賊入京。致有今日之禍。此時方悟何進與事不識

亦念及董卓儒催逼帝。帝曰。容我與太后作別。乃大慟而作歌。甚矣帝之多

懷特於前復作絕命詞於後文章無救其歌曰。於禍患我為天子一哭更為文章一哭。

天地易兮日月翻。棄萬乘兮退守藩。爲臣逼兮命不久。大勢去兮空淚潛。

唐妃亦作歌曰。

皇天將崩兮后土頽。身爲帝姬兮恨不隨。生死異路兮從此別。奈何勞
速兮心中悲。

歌罷相抱而哭。李儒叱曰。相國立等回報。汝等俄延。望誰救耶。太后大罵董賊。逼我母子。皇天不佑。汝等助惡。必當滅族。儒大怒。雙手扯住太后。直擡下樓。叱武士絞死唐妃。以鳩酒灌殺少帝。後極李儒之罪。浮於董卓。還報董卓。卓命葬於城外。

改右叙董卓弑少帝。◎少帝見飛燕吟詩之事。漢書無之。◎按後漢書載卓九月甲戌遷太后于永安宮。丙子即遭弑而崩。僅三日也。卓尙令帝出奉常亭舉哀。惟不成喪。至酖死廢帝。則在明年。卓因山東義兵起。乃閉置弘農王於閣上。使郎中令李儒進酖曰。服此藥可以辟惡。王曰。我無疾。是

欲殺我耳，不肯飲，強飲之，不得已，乃與唐姬及宮人飲讌別，是與太后之被弑，相隔異年，非同死也，此演義之訛。◎又王妃唐姬，並未被弑，後漢書載王既悲歌，又令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泣下嗚咽，坐者皆唏噓，其時王尚謂姬曰，卿王者妃，勢不當復爲吏民妻，其自愛，從此長辭矣，遂飲藥而死，復載王薨後，唐姬歸鄉里，父會稽太守唐瑁欲嫁之，姬誓死不許，及後李傕抄長安關東，姬復爲傕所掠得，云云，則唐妃亦未嘗與弘農並死，此言叱武士絞死之事，亦作者之誤也。

自此每夜入宮，奸淫宮女，夜宿龍床。

便是強盜所爲不成氣候。

嘗引軍出城，行到陽城地

方。時當二月，村民社賽，男女皆集，卓命軍士圍住，盡皆殺之，掠婦女財物，裝

載車上，懸頭千餘顆於車下，連軫還都，揚言殺賊大勝而回。

末世官軍捕盜往往如此堂堂

宰相亦爲是耶

於城下焚燒人頭，以婦女財物，分散衆軍，越騎校伍孚字德瑜，見卓

殘暴，憤恨不平，嘗於朝服內披小鎧，藏短刀，欲伺便殺卓。一日卓入朝，孚迎

至閣下，拔刀直刺卓。

將叙曹操行刺却先有伍孚行刺作引天然奇妙○孚卓之勇往直前較勝於操蓋曹操願身伍孚不願身也

氣力大。兩手攏住呂布，便入揪倒伍孚。卓問曰：「誰教汝反？」孚瞪目大喝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反字疑得暢快汝罪惡盈天，人人願得而誅之。吾恨不車裂汝，以謝天下。卓大怒，命牽出剖劓之。孚至死罵不絕口。後人有詩讚之曰：

漢末忠臣說伍孚，冲天豪氣世間無。朝堂殺賊名猶在，萬古堪稱大丈夫。

【攷證】右叙董卓殺伍孚。◎伍孚之殺，及臨死大罵，俱與史同。

董卓自此出入常帶甲士護衛。時袁紹在渤海，聞知董卓弄權，乃差人齎密書來見王允。夾寫袁紹致書前應懸節出奔後伏與兵會盟妙甚○按叙出王允尤妙。書略曰：

卓賊欺天廢主人，不忍言而公恣其跋扈，如不聽聞，豈報國效忠之臣哉。紹今集兵練卒，欲掃清王室，未敢輕動。公若有心，當乘間圖之。倘有驅使，即當奉命。

王允得書，尋思無計。一日於侍班閣子內，見舊臣俱在。允曰：「今日老夫賤降。」

晚間敢屈衆位到舍小酌。

非請衆官吃司徒壽酒正爲天子前日曾吃李儒壽酒耳。

衆官皆曰：必來祝壽。

當晚王允設宴後堂，公卿皆至，酒行數巡，王允忽然掩面大哭。

絕不說起胸中心事，突然

放聲大哭，一則想着前日天子吃壽酒之眼淚，一則今日白衆人壽酒之眼淚，也是至情，亦是妙用。

衆官驚問曰：司徒貴誕，何

故發悲允曰：今日並非賤降，因欲邀衆位一敘，恐董卓見疑，故托言耳。董卓

欺主弄權，社稷旦夕難保，想高皇誅秦滅楚，奄有天下，誰想傳至今日，乃喪

於董卓之手，此吾所以哭也。於是衆官皆哭。

徒作楚囚相對，亦何益耶。

坐中一人獨撫掌

大笑。

衆人皆哭，我獨笑，衆人是妙人。

曰：滿朝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還能哭死董卓否？

解允視之，乃驍騎校尉曹操也。

舉世皆公獨別。

允怒曰：汝祖宗亦食祿漢朝，今不思

報國，而反笑耶。操曰：吾非笑別事，笑衆位無一計殺董卓耳。操雖不才，願卽

斷董卓頭懸之都門，以謝天下。

其言甚壯。

允避席問曰：孟德有何高見。操曰：近日

操屈身以事卓者，實欲乘間圖之耳。

有心人。

今卓頗信操，操因得時近卓，聞司

徒有七寶刀一口，願借與操，操入相府刺死之，雖死不恨。

袁紹致書孟德獻刀，一樣憤激而操

更允曰：孟德果有是心，天下幸甚。遂親自酌酒奉操，操灑酒設誓，允隨取寶

刀與之操。藏刀飲酒畢。即起身辭別衆官而去。寫得慷慨動色。彷彿荆卿渡易水時。衆官又坐

了一回。亦俱散訖。次日曹操佩着短刀。來至相府。問丞相何在。從人云在小

閣中。操竟入見。董卓坐於床上。呂布侍立於側。讀書者至此却爲卓曰。孟德

來何遲。操曰。馬羸行遲耳。聽此一句後卓顧謂呂布曰。吾有西涼進來好馬。

奉先可親去揀一騎。賜與孟德。多謝少停當布領命而去。好機操暗忖曰。此

賊合死。我亦謂然。即欲拔刀刺之。懼賊力大。未敢輕動。有鑑于伍卓胖大。不耐久

坐。遂倒身而臥。轉面向內。一發操又思曰。此賊當休矣。我亦謂急掣寶刀在

手。讀至此又爲董卓捏一把汗。恰待要刺。不想董卓仰面看衣鏡中。照見曹操在背後拔

刀。意外出奇之事急回身問曰。孟德何爲。讀書者至此又爲時呂布已牽馬

至閣外。夾寫此句更令操惶遽。乃持刀跪下曰。操有寶刀一口。獻上恩相。好

變的好雄。賜馬獻刀大好耐醉○刺卓何必寶刀其所。卓接視之。見其刀長

尺餘。七寶嵌飾。極其鋒利。果寶刀也。補寫寶刀忙中開鋒○如此寶

呂布收了。操解鞞付布。先拔刀後解鞞。明行卓引操出閣看馬。操謝曰。願

刺董卓。恐莽故不省得。

借試一騎。

妙極未及試刀。今來便遲去便快。○推托。○馬未必。

卓就教與鞍轡。

細操牽馬出相府。加鞭望東南

而去。

不爲此時地也。奸雄妙算如神。

布對卓曰。適來曹操似有行刺之狀。

及被喝破。故推獻刀。

畢竟呂布

卓曰。吾亦疑之。

此是順口話。適才並不曾疑。

正說話間。李

儒至。

此君若早來。孟德休矣。

卓以其事告之。儒曰。操無妻小在京。

惟其如此。所以去得放心。去得乾淨。○此

句在李儒口中帶。叙出來却是省筆。

只獨居寓所。今差人往召。如彼無疑而便來。則是獻刀如

推托不來。則必是行刺。便可擒而問也。

李儒甚有機變。惜爲董卓令坦。

卓然其說。卽差獄卒

四人往喚操。

差獄卒便是。擒捉之狀。去了良久。孟德去矣。

回報曰。操不曾回寓。乘馬飛出

東門。門吏問之。操曰。丞相差我有緊急公事。縱馬而去矣。

此段在獄卒口中。補叙出來省筆。

儒曰。操賊心虛逃竄。行刺無疑矣。卓大怒曰。我如此重用。反欲害我。儒曰。此

必有同謀者。待拿住曹操。便可知矣。

讀書者至此。又爲王允擔憂。

卓遂令徧行文書。畫影

圖形。捉拿曹操。擒獻者賞千金。封萬戶侯。窩藏者同罪。

右叙王允遣操圖卓。○紹致書王允請圖董卓。紹傳卓傳及允傳均無

載。○王允假稱壽辰請宴之事。史傳俱無。此係作者點綴之筆。○曹操獻

刀欲刺卓之事，後漢書及陳志均不，惟陳志操傳中，僅有卓表操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操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數語耳，然不就校尉之職，亦何必逃歸，此中自有緣因，故獻刀之事，卽從此間行東歸意義中添襯入之，是演義者之妙筆也。◎操刺董卓不成，飛馬出東門，卽間行東歸也。

且說曹操逃出城外，飛奔譙郡，路經中牟縣，爲守關軍士所獲。

讀書者至此不特爲曹操

着急且益爲王允擔憂

擒見縣令。

且不說出縣令是誰好

操言我是客商，覆姓皇甫。

何不云覆姓夏侯

令熟視曹操，沉吟半晌。

是何故耶令人驚疑不定

乃曰：吾前在洛陽求官時，曾認得汝是

熟視沈吟後却說出此數語孟德奈何

曹操，如何隱諱，且把來監下。

明日解去京師請賞。

此熟視沈吟後却說出

把關

軍士，賜以酒食而去。

細至夜分，縣令喚親隨人，暗地取出曹操，且至後院中

審究。

精細此熟視沈吟時算定者

問曰：我聞丞相待汝不薄，何故自取其禍？

操曰：燕雀安

知鴻鵠志哉？汝既拿住我，便當解去請賞，何必多問。

此縣令須以此言動之，奸雄眼力過人

縣

令屏退左右。

精細

謂操曰：汝休小覷我，我非俗吏，奈未遇其主耳。

是有心人操曰：吾

祖宗世食漢祿，若不思報國，與禽獸何異？

偏是奸雄會說道擊話

吾屈身事卓者，欲乘

間鬪之。爲國除害耳。今事不成。乃天意也。曹操此時竟是一位正人縣令曰。孟德此行。將

欲何往。問得緊要操曰。我將歸鄉里。發矯詔。召天下諸侯。興兵共誅董卓。吾之願

也。詞直氣壯。○後文縣令聞言。乃親釋其縛。扶之上坐。再拜曰。公眞天下忠

義之士也。不獨縣令信之。讀書者至此亦雙信之。○曹操亦拜問縣令姓名。

縣令曰。吾姓陳名宮。字宮臺。至此方出。老母妻子皆在東郡。此處先說老母

門樓今感公忠義。願棄一官。從公而逃。不特相救且復和從宮之操甚喜。是

夜。陳宮收拾盤費。與曹操更衣易服。各背劍一口。細乘馬投故鄉來。行了三

日。至成臯地方。天色向晚。操以鞭指深林處。二語是絕妙謂宮曰。此間有一

人。姓呂名伯奢。是吾父結義弟兄。就往問家中消息。覓一宿如何。聞開宮曰。

最好。二人至莊前下馬。入見伯奢。奢曰。我聞朝廷遍行文書。捉汝甚急。汝父

已避陳留去了。應上家中汝如何得至此。操告以前事曰。若非陳縣令。已紛

骨碎身矣。異日白門樓中何伯奢拜陳宮曰。小姪若非使君。曹氏滅門矣。曹

幸不滅門。君家却使君寬懷安坐。今晚便可下榻草舍。應上覓說罷。卽起身

入內良久乃出。寫得舉動可疑謂陳宮曰：「老夫家無好酒，容往西村沽一樽來相待。」

言訖，忽忽上驢而去。更是可疑操與宮坐久，忽聞莊後有磨刀之聲。一發驚疑操曰：「呂

伯奢非吾至親，應上結義兄弟句此去可疑，當竊聽之。不獨操疑之，讀書者至此亦深疑之二人潛步

入草堂後，但聞人語曰：「縛而殺之如何？」操曰：「是矣。」二字今若不先下手，必

遭擒獲，遂與宮拔劍直入，不問男女皆殺之。不會在董家試劍，却來呂家試劍一連殺死八

口。八口之家，無一全矣搜至廚下，却見縛一豬欲殺。昔呂后曾以人為彘，今曹操誤認彘為人，而呂氏全家被殺，伯奢豈

以有此恩報也耶？」宮曰：「孟德心多，誤殺好人矣。」急出莊上馬而行，行不到

二里，只見伯奢驢鞍前轎，懸酒二瓶，手攜果菜而來。又是一幅畫圖叫曰：「賢姪與使

君何故便去？」操曰：「被罪之人，不敢久住。」伯奢曰：「吾已分付家人宰一豬相款，

適來入內，良久正為分付此耳。」丈人止宿子路，不過雞黍是供，今何必殺豬相款乎？伯奢真奢也賢姪使君何憎一宿，速

請轉騎，操不顧策馬便行，行不數步，忽拔劍復回，叫伯奢曰：「此來者何人？」伯

奢回頭看時，操揮劍砍伯奢於驢下。乃翁之結義兄弟也，而既殺其家，復殺其身，咄哉阿瞞！豈堪復與劉關張三人

作狗彘耶宮大驚曰：「適纔誤耳，今何為也？」操曰：「伯奢到家，見殺死多人，安肯干休。」

若率衆來追。必遭其禍矣。

此等見識在曹操原自不差。

宮曰。知而故殺。大不義也。操曰。寧

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

曹操從前竟是一個好人。到此忽然說出奸雄心事。此二語是開宗明義章第一。

陳宮默然。當夜行數里。月明中敲開客店門投宿。

又是一幅絕妙畫景。百忙中忽偏有此點綴妙。

飽了馬。曹操先睡。陳宮尋思。我將謂曹操是好人。棄官跟他。原來是個狠心

之人。今日留之。必爲後患。

不。便欲拔劍來殺曹操。

該。正是。

設心狠毒非良士。操卓原來一路人。

畢竟曹操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右叙曹操途遇陳宮。操過中牟。爲縣令陳宮所獲。及殺故人呂伯奢

之事。陳壽志僅曰。出關過中牟。爲亭長所疑。執詣縣邑。或有識之。爲請得

解而已。惟裴注中引世語。魏書二書之語。則與此大同小異。操曰。寧教

我負人。勿使天下人負我之語。見陳志裴注中。

呂后慘殺戚姬。而惠帝無子。何后既死。王美人而少帝不終。豈非天哉。且也前有何進之弑董

后。後有董卓之弑何后。天道好還。於茲益信。

丁管伍孚。奮不顧身。若使兩人當曹操之地。必不肯爲獻刀之舉矣。曹操欲謀人。必先全我身。丁管伍孚所不及。曹操者智也。曹操所不及。丁管伍孚者忠也。假令當日縣令不肯釋放。伯奢果然報官。而曹操竟爲董卓所殺。則天下後世豈不以爲漢末忠臣。固無有過於曹操者哉。王莽謙恭下士。而後人有詩嘆之曰。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僞有誰知。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

孟德殺伯奢一家。誤也可原也。至殺伯奢則惡極矣。更說出甯使我負人。休教人負我之語。讀書者至此。無不詬之。嘗之。爭欲殺之矣。不知此猶孟德之過人處也。試問天下人。誰不有此心者。誰復能開此口乎。至於講道學諸公。且反其語曰。甯使人負我。休教我負人。非不說得好聽。然察其行事。却是步步私學孟德二語者。則孟德有不失爲心口如一之小人。而此輩之口是心非。反不如孟德之直捷痛快也。吾故曰。此猶孟德之過人處也。

若使首卷張飛於路中殺却董卓。此卷陳宮于店中殺却曹操。豈不大快。然使爾時即便殺却。安得後面有許多怪怪奇奇。異樣驚人文字。蒼蒼者。將演出無數排場。此二人却是要緊脚色。故特特留之耳。

攷證三國志演義卷三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吳縣王非王大錯氏攷

梁溪秦玉麟平甫氏輯

第五回 發矯詔諸鎮應曹公 破關兵三英戰呂布

却說陳宮正欲下手殺曹操。忽轉念曰：我爲國家跟他到此，殺之不義。不若棄而他往。插劍上馬，不等天明，自投東郡去了。

陳宮不隨曹操，可謂知人。然後却去隨呂布，則猶未爲知。

人操覺不見陳宮，尋思此人見我說了這兩句，疑我不仁。操自以爲不仁，可謂自知之明。棄

我而去。吾當急行，不可久留。遂連夜到陳留，尋見父親，備說前事，欲散家資。

招募義兵，父言資少，恐不成事。此間有孝廉衛弘，疎財仗義，其家巨富。富者必不

疎財，疎財者必不富。今日疎財矣，而又曰其家巨富，可也。蓋不疎財者善，其富必不使人知其有富名。其人巨富，正在疎財上見得耳。若得相助。

事可圖矣。操置酒張筵，拜請衛弘到家，告曰：今漢室無主，董卓專權，欺君害

民，天下切齒。操欲立扶社稷，恨力不足。公乃忠義之士，敢求相助。衛弘曰：吾

有是心久矣，恨未遇英雄耳。既孟德有大志，願將家資相助。脫盡富人習套，亦不愧爲孝廉。

操大喜。於是先發矯詔。馳報各道。然後招集義兵。豎起招兵白旗。一面。

書忠義二字。有聲有色。古來真正奸雄人。未有不借此二字而起也。不數日間。應募之士。如雨駢集。一。

日。有一個陽平衛國人。姓樂名進。字文謙。來投曹操。又有一個山陽鉅鹿人。

姓李名典。字曼成。也來投曹操。操皆留爲帳前吏。又有沛國譙人夏侯惇。字。

元讓。乃夏侯嬰之後。自小習鎗棒。年十四。從師習武。有人辱罵其師。惇殺之。

逃於外方。聞知曹操起兵。與其族弟夏侯淵兩個。各引壯士千人來會。李典

各自一人來。夏侯惇夏侯淵却是兩人同。此二人本操之弟兄。操父曹嵩原

來。又帶着千人而來。來法各自不同也。忽然替曹操扳觀叙眷。雖是再將

是夏侯氏之子。過房與曹家。因此是同族。他家世細述一番。亦是作者開中

筆不數日。曹氏兄弟曹仁曹洪。各引兵千餘來助。不姓曹而同族者。既有

兩人可發一笑。曹仁字子孝。曹洪字子廉。二人兵馬嫻熟。武藝精通。操大喜。於村中。

操練軍馬。衛弘盡出家財。置辦衣甲旗幡。精兵四方送糧食者。不計其數。糧足

上一段極寫曹氏。時袁紹得操矯詔。乃聚麾下文武。引兵三萬。離渤海來。與曹操會。

盟。袁紹先到正與前番致書于王允相應。操作檄文。以達諸郡。檄文曰。

操等謹以大義。布告天下。董卓欺天罔地。滅國弑君。穢亂宮禁。殘害生靈。狼戾不仁。罪惡充積。今奉天子密詔。大集義兵。誓欲掃清華夏。剿戮羣凶。望興義師。共洩公憤。扶持王室。拯救黎民。檄文到日。可速奉行。操發檄文去後。各鎮諸侯。皆起兵相應。

第一鎮後將軍南陽太守袁術

第二鎮冀州刺史韓馥

第三鎮豫州刺史孔伷

第四鎮兗州刺史劉岱

第五鎮河內郡太守王匡

第六鎮陳留太守張邈

第七鎮東郡太守喬瑁

第八鎮山陽太守袁遺

第九鎮濟北相鮑信

第十鎮北海太守孔融

第十一鎮廣陵太守張超

第十二鎮徐州刺史陶謙

第十三鎮西涼太守馬騰

第十四鎮北平太守公孫瓚

第十五鎮上黨太守張揚

第十六鎮烏程侯長沙太守孫堅

第十七鎮祁鄉侯渤海太守袁紹

諸路軍馬多少不等有三萬者有一二萬者各領文官武將投洛陽來。

攷議右叙曹操起兵討卓。◎按陳壽志稱初平三年青州黃巾既殺劉岱曹操步將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王命斷絕宮請往說州中別駕治中而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操於是被迎爲兗州牧又載興平元年夏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云云是則陳宮久隨曹操直至興平初始叛去此時並未即去也。◎又陳志載中平六年操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冬十二月始起兵於己吾裴注引世語曰陳留孝廉衛茲以家財資操使起兵衆有五千人此言衛弘卽衛茲也。◎又陳志稱操父嵩爲曹騰養子莫能審其生出本末裴注稱世語及曹瞞傳並云嵩爲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故操與惇爲從父兄弟此言過房曹家及惇淵二人本操之弟兄等語皆非無稽。◎後漢書祇稱東郡太守喬瑁矯作京師三公書移檄州郡陳卓罪惡囑起義兵解國難云云並無曹操矯詔之事卽操本傳中亦不載想諱之耳。◎後漢書又稱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等十餘人同

時起兵，並無第一第二鎮之別，亦未嘗會師，演義如是云云，乃是變化參活引人入勝之筆，惟紹爲盟主，則正史亦同。

且說北平太守公孫瓚，統領精兵一萬五千，路經德州平原縣，正行之間，遙見桑樹叢中，一面黃旗，數騎來迎，瓚視之，乃劉玄德也。劉玄德不列諸侯之相，遇叙得有意無成，孰知後來虎牢關前當先出色者，乃是此人。瓚問曰：賢弟何故在此？玄德曰：舊日蒙

兄保備爲平原縣令，今聞大軍過此，特來奉候。就請兄長入城歇馬。瓚指關張而問曰：此何人也？玄德曰：此關羽、張飛、備結義兄弟也。瓚曰：乃同破黃巾

者乎？玄德曰：皆此二人之力。就從玄德帶表關張爲虎牢關張本。瓚曰：今居何職？玄德答曰：關

羽爲馬弓手，張飛爲步弓手。瓚嘆曰：如此可謂埋沒英雄。千古英雄往往如此爲之一嘆。今

董卓作亂，天下諸侯共往誅之，賢弟可棄此卑官，一同討賊，力扶漢室。若何

玄德曰：願往。張飛曰：當時若容我殺了此賊，免有今日之事。快人快語，又照應前文。雲

長曰：事已至此，卽當收拾前去。玄德關張引數騎，跟公孫瓚來，曹操接着衆

諸侯，亦陸續皆至，各自安營下寨，連接三百餘里，操乃宰牛殺馬，大會諸侯。

商議進兵之策。太守王匡曰：「今奉大義，必立盟主。衆聽約束，然後進兵。」操曰：「袁本初、四世三公，門多故吏，漢朝名相之裔，可爲盟主。」不過以門第推之。紹再三推辭。衆皆曰：「非本初不可。」紹方應允。次日築台三層，遍列五方旗幟，上建白旄黃鉞，兵符將印，請紹登壇。紹整衣佩劍，慨然而上，焚香再拜。其盟曰：

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紹等懼社稷淪喪，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

讀畢，歃血。衆因其詞氣慷慨，皆涕泗橫流。歃血已罷，下壇。衆扶紹升帳而坐。兩行依爵位年齒分列坐定，操行酒數巡，言曰：「今日既立盟主，各聽調遣。同扶國家，勿以強弱計較。」先喝破。袁紹曰：「紹雖不才，既承公等推爲盟主，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國有常刑，軍有紀律，各宜遵守，勿得違犯。衆皆曰：「唯命是聽。」紹曰：「吾弟袁術，總督糧草，應付諸營，無使有缺。」與後不肯發糧相照。更須一人爲先鋒，直抵汜水關挑戰。餘各據險要，以爲接應。長沙太守孫堅出曰：「堅願爲前部。」此

極寫孫氏紹曰。文臺勇烈。可當此任。堅遂引本部人馬。投奔汜水關來。守關軍士。差流星馬往洛陽丞相府告急。

右叙劉備孫堅起軍討卓。◎陳志先主傳裴注引英雄記語云。靈帝末年。備與曹公。從京師俱還沛國。召募合衆。會天下大亂。備亦起軍從討董卓。後漢書言劉備討卓之舉。唯此而已。餘皆不載。此言瓚與備相遇。而勸備棄官同討賊者。蓋以備微時。本常依附公孫故也。◎登壇拜盟之舉。係演義特筆。後漢書俱無此等紀載。此盟書亦不見正史。◎後漢書稱初平二年春。袁術遣將孫堅與董卓將胡軫戰於陽人。軫軍大敗。未言及汜水之攻。此與史異。

董卓自專大權之後。每日飲宴。李儒接得告急文書。逕來稟卓。卓大驚。將聚衆將商議。溫侯呂布挺身出曰。父親勿慮。關外諸侯。布視之如草芥。願提虎狼之師。盡斬其首。懸於都門。卓大喜曰。吾有奉先。高枕無憂矣。言未絕。呂布背後一人。呂布背後有人。那知公孫瓚背後又有人。高聲出曰。割雞焉用牛刀。不勞溫侯親往。吾

斬衆諸侯首級。如探囊取物耳。卓視之。其人身長九尺。虎體狼腰。豹頭猿臂。關西人也。姓華名雄。卓聞言大喜。加爲驍騎校尉。撥馬步軍五萬。同李肅胡軫趙岑。星夜來關迎敵。衆諸侯內有濟北相鮑信。尋思孫堅既爲前部。怕他奪了頭功。暗撥其弟鮑忠。先將馬步軍三千。逕抄小路。直到關下搦戰。華雄引鐵騎五百。飛下關來。大喝賊將休走。鮑忠急待退。被華雄手起刀落。斬於馬下。先寫鮑忠之死。以襯孫堅之勇。生擒將校極多。華雄遣人將鮑忠首級。來相府報捷。卓加雄爲都督。却說孫堅引四將。直至關前。那四將第一個石平。北土垠人。姓程名普。字德謀。使一條鐵脊蛇矛。第二個姓黃名蓋。字公覆。零陵人也。使鐵鞭。第三個姓韓名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使一口大刀。第四個姓祖名茂。字大榮。吳郡富春人也。使雙刀。孫堅披爛銀鎧。裹赤幘。此處先寫赤幘。爲後文伏線。橫古錠刀。騎花鬃馬。指關上而罵曰。助惡匹夫。何不早降。華雄副將胡軫。引兵五千出關迎戰。程普飛馬挺矛。直取胡軫。鬥不數合。程普刺中胡軫咽喉。死於馬下。寫程普正是寫孫堅。副將如此。主將可知。堅揮軍殺至關前。關上矢石如雨。孫堅引兵回至

梁東屯住。使人於袁紹處報捷。就於袁術處催糧。或說術曰：孫堅乃江東猛虎。若打破洛陽，殺了董卓，正是除狼而得虎也。今不與糧，彼軍必敗。術聽之。

不發糧草。

袁術與事可恨可恨

孫堅軍缺食，軍中自亂。細作報上關來。李肅爲英雄謀。

曰：今夜我引一軍從小路下關，襲孫堅寨後。將軍攻其前寨，堅可擒矣。雄從

之。傳令軍士飽餐。

正與堅軍缺食映照

乘夜下關。是夜月白風清。爲照見赤到堅寨時。

已是半夜。鼓噪直進。堅慌忙披挂上馬。正遇華雄兩馬相交，鬥不數合。後面

李肅軍到，令軍士放起火來。

風月之下放火風助火勢月助火光分外猛烈

堅軍亂竄。衆將各自混

戰。止有祖茂跟定孫堅，突圍而走。背後華雄追來，堅取箭連放兩箭，皆被華

雄躲過。再放第三箭時，因用力太猛，拽折了鵠畫弓。只得棄弓縱馬而奔。祖

茂曰：主公頭上赤幘射目，爲賊所識，認可脫幘與某戴之。

祖茂智勇忠義色色俱足

堅就

脫幘，換茂盔。

孫堅脫幘勝於曹操棄袍

分兩路而走。雄軍只望赤幘者，追趕堅，乃從小路

得脫。祖茂被華雄迫急，將赤幘挂於人家燒不盡的庭柱上，却入樹林潛躲。

華雄軍於月下遙見赤幘，四面圍定，不敢近前。

可知孫堅英勇敵所佩服

用箭射之。方知

是計。遂向前取了赤幘。祖茂於林後殺出。揮雙刀欲劈華雄。雄大喝一聲。將祖茂一刀砍於馬下。殺至天明。雄方引兵上關。程普黃蓋韓當都來尋見孫堅。再收拾軍馬屯紮。堅爲折了祖茂。傷感不已。星夜遣人報知袁紹。紹大驚曰。不想孫文臺敗於華雄之手。便聚衆諸侯商議。衆人都到。只有公孫瓚後至。紹請入帳列坐。紹曰。前日鮑將軍之弟。不遵調遣。擅自進兵。殺身喪命。折了許多軍士。今者孫文臺又敗於華雄。挫動銳氣。爲之奈何。獨不說起袁術之不發糧。豈非私諸侯並皆不語。紹舉目遍視。見公孫瓚背後立着三人。容貌異常。都在那裏冷笑。此處極寫劉關張。如此三人却在人背後立着。豈不可嘆。豈不可怪。紹問曰。公孫太守背後何人。瓚呼立德出曰。此吾自幼同舍兄弟。平原令劉備是也。曹操曰。莫非破黃巾劉立德乎。偏是他記得。瓚曰。然。卽令立德拜見。瓚將立德功勞。並其出身細說一遍。紹曰。既是漢室宗派。取座來命坐。袁本初只重家世。不重功勳可笑。備遜謝。紹曰。吾非敬汝名爵。吾敬汝是帝室之胄耳。立德乃坐於末位。關張叉手侍立於後。忽探子來報華雄引鐵騎下關。用長竿挑着孫太守赤幘。好照應。來寨前大罵搦戰。紹

曰。誰敢去戰。袁術背後轉出驍將俞涉。曰。小將願往。紹喜。便着俞涉出馬。卽

時報來。俞涉與華雄戰不三合。被華雄斬了。虛寫衆大驚。太守韓馥曰。吾有

上將潘鳳。可斬華雄。紹急令出戰。潘鳳手提大斧。上馬去不多時。飛馬來報。

潘鳳又被華雄斬了。都用虛寫妙。○寫得華雄聲勢越襯得雲長聲勢。衆皆失色。紹曰。可惜吾上將

顏良文醜未至。得一人在此。何懼華雄。襯入此數語一發激惱雲長。一言未畢。階下一人大

呼出曰。小將願往斬華雄頭。獻於帳下。更翻不衆視之。見其人身長九尺。髯

長二尺。丹鳳眼。臥蠶眉。面如重棗。聲若巨鐘。立於帳前。紹問何人。卽異日殺顏良文醜

之人。公孫瓚曰。此劉立德之弟關羽也。代答紹問現居何職。瓚曰。跟隨劉立

德充馬弓手。帳中袁術大喝曰。汝欺吾衆諸侯無大將耶。量一弓手。安敢亂

言。與我打出。一弓手今且爲王爲帝爲天尊矣。袁氏兄弟四世三公。今何在哉。卽爲雲長公執鞭雲長之馬亦決不肯也。曹操急

止之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試教出馬。如其不勝。責之未遲。

袁紹曰。使一弓手出戰。必被華雄所笑。袁術袁紹真乃難兄難弟。操曰。此人儀表不俗。華

雄安知他是弓手。關公曰。如不勝。請斬某頭。操教擺熱酒一杯。與關公飲了。

上馬。阿瞞的關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來。壯哉出帳提刀。飛身上馬。衆諸侯聽

得關外鼓聲大振。喊聲大舉。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衆皆失驚。亦用虛正欲

探聽。鸞鈴響處。馬到中軍。雲長提華雄之頭。擲於地上。其酒尚溫。寫得百倍

後人有詩讚曰。

威鎮乾坤第一功。轅門畫鼓響鏗鏘。雲長停蓋施英勇。酒尚溫時斬華

雄。

曹操大喜。只見立德背後轉出張飛。高聲大叫。俺哥哥斬了華雄。不就這裏

殺入關去。活拏董卓。更待何時。快人快語袁術大怒。喝曰。俺大臣尙自謙讓。量一

縣令手下小卒。安敢在此耀武揚威。都與趕出帳去。袁術俗物。製德何不

俗物極多。一該曹操曰。得功者賞。何計貴賤乎。袁術曰。既然公等只重一

縣令。我當告退。操曰。豈可因一言而誤大事耶。命公孫瓚且帶立德關張回

寨。衆官皆散。曹操暗使人賣牛酒。撫慰三人。阿瞞畢竟

右叙先鋒戰事。按華雄領兵拒堅。卓傳不載。祇見諸堅傳。略謂梟其

都督華雄而已。◎袁術不與堅糧事，見術傳及堅本傳，因爲左右所問故也。除狼得虎不可復制諸語，俱本江表傳。◎堅傳載堅移屯梁東大爲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出，堅常著赤鬪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因得免。卓騎遂爭逐茂，茂下馬以幘冠冢間燒柱，身伏艸中，卓兵望見，圍繞數重，及近始覺是柱，乃去，與此小異。◎關公斬華雄，公本傳不載，先主傳亦不載，而按諸孫堅傳中梟其都督華雄一語，則華雄本非公所斬，演義作此叙述者，所以顯公之威勇也。

却說華雄手下敗軍，報上關來。李肅慌忙寫告急文書，申聞董卓。卓急聚李儒、呂布等商議。儒曰：「今失了上將華雄，賊勢浩大。袁紹爲盟主，紹叔袁隗現爲太傅，倘或裏應外合，深爲不便。可先除之。」請丞相親領大軍，分撥勦捕。卓然其說，喚李傕、郭汜領兵五百圍住太傅袁隗家，不分老幼，盡皆誅絕。先將袁隗首級去關前號令。袁紹外不能治其弟，內不能保其叔，爲盟主何益。卓遂起兵二十萬，分爲兩路而來。一路先令李傕、郭汜引兵五萬把住汜水關，不要廝殺。卓自將十五

萬同李儒呂布樊稠張濟等守虎牢關。遣關離洛陽五十里軍馬到關。卓令呂布領三萬大軍去關前扎住大寨。卓自在關上屯住。流星馬探聽得報入。袁紹大寨裏來。紹聚衆商議。操曰：董卓屯兵虎牢。截我諸侯中路。今可勒兵一半迎敵。紹乃分王匡喬瑁鮑信袁遺孔融張揚陶謙公孫瓚八路諸侯往虎牢關迎敵。操引軍往來救應。八路諸侯各自起兵。河內太守王匡引兵先到。先是一路人馬。呂布帶鐵騎三千飛奔來迎。王匡將軍馬列成陣勢。勒馬門旗下看時。見呂布出陣。頭帶三叉束髮紫金冠。體挂西川紅錦百花袍。身披獸面吞頭連環鎧。腰繫勒甲玲瓏獅鬚帶。弓箭隨身。手持畫戟。坐下嘶風赤兔馬。果然是人中呂布。馬中赤兔。寫呂布聲勢。襯劉關張聲勢。王匡回頭問曰：誰敢出戰。後面一將縱馬挺鎗而出。匡視之。乃河內名將方悅。兩馬相交。無五合。被呂布一戟刺於馬下。挺戟直衝過來。匡軍大敗。四散奔走。布東西衝殺。如入無人之境。幸得喬瑁袁遺兩軍皆至。又是兩路人馬。來救王匡。呂布方退。三路諸侯各折了些人馬。退三十里下寨。隨後五路軍馬都至。又只五路人馬。八路人馬。寫得參差有勢。一處商議。

言呂布英雄。無人可敵。

此時袁術何不以四世三公四個字退却呂布也

正慮間。小校來報呂布搦

戰。八路諸侯。一齊上馬。軍分八隊。布在高崗。遙望呂布一簇軍馬。繡旗招颭。

先來衝陣。上黨太守張揚。部將穆順出馬。挺槍迎戰。被呂布手起一戟。刺於

馬下。衆大驚。北海太守孔融。部將武安國。使鐵鎚飛馬而出。呂布揮戟拍馬

來迎。戰到十餘合。一戟砍斷安國手腕。棄鎚於地而走。八路軍兵齊出。救了

武安國。呂布退回去了。衆諸侯回寨商議。曹操曰。呂布英雄無敵。可會十八

路諸侯。共議良策。若擒了呂布。董卓易誅。正議間。呂布復引兵搦戰。八路諸

侯齊出。公孫瓚揮槊親戰呂布。戰不數合。瓚敗走。呂布縱赤兔馬趕來。那馬

日行千里。飛走如風。看看趕上。布舉畫戟望瓚。瓚後心便刺。旁邊一將圓睜環

眼。倒豎虎鬚。挺丈八蛇矛。飛馬大叫。三姓家奴休走。燕人張飛在此。

殺英雄正寫雲

長戰呂布先寫翼德都好呂布見了。棄了公孫瓚。便戰張飛。飛抖擻精神。酣戰呂布。連鬥

五十餘合。不分勝負。雲長見了。把馬一拍。舞八十二斤青龍偃月刀。來夾攻

呂布。三匹馬。丁字兒廝殺。戰到三十合。戰不倒呂布。劉立德掣雙股劍。驟黃

鬃馬刺斜裏也來助戰。這三個圍住呂布。轉燈兒般廝殺。

今日走馬燈兒用是戰呂布故事。這便是

燈

八路人馬都看得呆了。

其實好看此時衆人亦只好看得

呂布架隔遮攔不定。看着玄德

面上。虛刺一戟。玄德急閃。呂布蕩開陣角。倒拖畫戟。飛馬便回。三個那裏肯捨。拍馬趕來。八路軍兵。喊聲大震。一齊掩殺。呂布軍馬望關上奔走。玄德關張隨後趕來。古人曾有篇言語。單道着玄德關張三戰呂布。

漢朝天數當桓靈。炎炎紅日將西傾。奸臣董卓廢少帝。劉協懦弱魂夢驚。曹操傳檄告天下。諸侯奮怒皆興兵。議立袁紹作盟主。誓扶王室定太平。溫侯呂布世無比。雄才四海誇英偉。護軀銀鎧砌龍鱗。束髮金冠簪短尾。參差寶帶獸平吞。錯落錦袍飛鳳起。龍駒跳踏起天風。畫戟熒煌射秋水。出關搦戰誰敢當。諸侯胆裂心惶惶。踴出燕人張翼德。手提蛇矛丈八槍。虎鬚倒豎翻金線。環眼圓睜起電光。酣戰未能分勝敗。陣前惱起關雲長。青龍寶刀燦霜雪。鸚鵡戰袍飛蛟蝶。馬蹄到處鬼神矇。目前一怒應流血。英雄立德掣雙鋒。抖擻天威施勇烈。三人圍繞戰多時。遮攔架隔無休歇。

喊聲震動天地。翻殺氣迷漫牛斗寒。呂布力窮尋走路，遙望家山拍馬還。
倒拖畫桿方天戟，亂散鎗金五彩旛。頓斷絨纜走赤兔，翻身飛上虎牢關。
三人直趕呂布到關下，看見關上西風飄動青羅傘。蓋張飛大叫：此必董卓。
追呂布有甚強處，不如先拿董賊，便是斬草除根。快人快語拍馬上關來擒董卓。
每回之下必作異樣驚人語絕妙正是。

擒賊定須擒賊首。奇功端的待奇人。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攷議右叙諸鎮合戰呂布。◎後漢獻帝紀初平元年三月董卓殺太傅袁隗，
太僕袁基，夷其族。卓以山東兵起，依紹術爲主，故誅其親屬男女五千餘
人口，皆收捕下獄死。隗爲紹叔，基爲術兄，此但言隗者，基之名望不如隗，
人不知其名也，故亦略之。◎王匡兵敗於呂布，後漢書與此同。◎劉關張
三人戰呂布之事，亦爲演義中之特筆。先主及關張本傳中均不載，蓋劉
關張三人，初旣以官秩之微小，不爲當時秉筆者所重，後又抑於陳壽尊

魏降蜀之私見，復多略而不書，自徐州小沛以前，若據陳志，三人竟無事可演，故作者不得不借題做文章，以略壯聲色耳。讀者須辨之。

董卓不亂，諸鎮不起，諸鎮不起，三國不分。此一卷正三國之所自來也。故先叙曹操發檄舉事，次叙孫堅當先敢戰，末叙劉備三人英雄無敵。其餘諸人紛紛滾滾，不過如白茅之藉，瑰瑛而已。

袁術不識玄德兄弟無足責也。本初亦是人豪，乃亦拘牽俗見，不能格外用人。此孟德之所以為大可兒也。今人都罵孟德奸雄，吾恐奸雄非常人，所可罵。還應孟德罵人不奸雄耳。

甚矣目前地位之不足量英雄也。十八鎮諸侯以盟主推袁紹，而後來分鼎，竟屬孫曹。且孫曹雖為吳魏之祖，而僭號稱尊，尚在後嗣。其異日堂堂天子，正位繼統者，乃立公孫瓚。斯後之一縣令嗚呼英雄，豈易量哉。公孫瓚背後之一人，為驚天動地之人。而此一人，又有背後之兩人。又是驚天動地之人。英雄不得志時，往往居人背後，俗眼不能識。直待其驚天動地，而後喚前者立人背後之日，交臂失之，孰知其背後冷笑之意。固已視十八路諸侯如草芥矣。

第六回 焚金闕董卓行凶 匿玉璽孫堅背約

却說張飛拍馬趕到關下，關上矢石如雨，不得進，而回。八路諸侯同請關張。

玄德賀功，使人去袁紹寨中報捷。紹遂移檄孫堅，令其進兵。

不笑劉關張戰捷只檄孫堅進

兵但救孫堅進兵不袁術術給糧殊爲可笑

堅引黃蓋程普至袁術寨中相見。堅以杖畫地曰：「董

卓與我本無讎隙。今我奮不顧身，親冒矢石，來決死戰者，上爲國家討賊。

此句

責他無君

下爲將軍家門之私。

指袁術受害此句責他無禮

而將軍却聽讒言，不發糧草，致堅

敗績。將軍何安術惶恐無言，命斬進讒之人。以謝孫堅。忽人報堅曰：「關上有

一將乘馬來寨中，要見將軍。堅辭袁術歸到本寨，喚來問時，乃董卓愛將李

傪。

奇堅曰：「汝來何爲？」傪曰：「丞相所敬者，唯將軍耳。今特使傪來結親。丞相有

女欲配將軍之子。

匪寇婚媾突如其來

堅大怒，叱曰：「董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吾欲夷

其九族，以謝天下。安肯與逆賊結親耶？吾不斬汝，汝當速去。早早獻關，饒你

性命。倘若遲誤，粉骨碎身。

孫堅是漢子與呂布大異

李傪抱頭鼠竄，回見董卓，說孫堅如

此無禮。卓怒，問李傪曰：「溫侯新敗，兵無戰心，不若引兵回洛陽，遷帝於長

安，以應童謠。近日街中童謠曰：「西頭一個漢，東頭一個漢，鹿走入長安。」方可

無斯難。

童謠甚奇

臣思此言，西頭一個漢，乃應高祖旺於西都長安。傳一十二帝

東頭一個漢。乃應光武。旺於東都洛陽。今亦一十二帝。

李儒所解不合。蓋東頭一個漢。乃指

許都西頭一個漢。乃指蜀都也。

天運回合。丞相遷回長安。方可無虞。卓大喜曰。非汝言。吾實

不悟。遂引呂布。星夜回洛陽。商議遷都。聚文武於朝堂。卓曰。漢東都洛陽。二

百餘年。氣數已衰。吾觀旺氣。實在長安。吾欲奉駕西幸。汝等各宜促裝。司徒

楊彪曰。關中殘破零落。今無故捐宗廟。棄皇陵。恐百姓驚動。天下動之至易。

安之至難。望丞相鑒察。

此從百姓起見。言民房不可以動搖。

卓怒曰。汝阻國家大計。耶。太尉黃

琬曰。楊司徒之言是也。往者王莽篡逆。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安。盡爲瓦礫

之地。更兼人民流移。百無一二。今棄宮室而就荒地。非所宜也。

此從朝廷起見。言荒地不

可以。卓曰。關東賊起。天下搖亂。長安有崤函之險。更近隴右。木石磚瓦。尅日

可辦。宮室營造。不須月餘。汝等再休亂言。司徒荀爽諫曰。丞相若欲遷都。百

姓騷動不甯矣。

荀爽之意亦重。在百姓。

卓大怒曰。吾爲天下計。豈惜小民哉。

捨却百姓安有天下

真是不通文理之言。

卽日罷楊彪。黃琬。荀爽。爲庶民。卓出上車。只見二人望車而揖。視

之。乃尙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也。卓問有何事。毖曰。今聞丞相欲遷都長安。

故來諫耳。卓大怒曰：「我始初聽你兩個保用袁紹，今紹已反，是汝等一黨。」

前文叱武士推出都門斬首。遂下令遷都。限來日便行。李儒曰：「今錢糧缺少，洛

陽富戶極多，可籍沒入官。但是袁紹等門下殺其宗黨，而抄其家貲，必得巨

萬。讀得矣。富人之詩而嘆幽厲之朝，猶爲盛世矣。卓卽差鐵騎五千，遍行捉拏洛陽富戶，共數千家。

插旂頭上，大書反臣逆黨，盡斬於城外，取其金貲。何不覺題之曰富戶，而必借逆黨爲名乎？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人生亂世，不幸而富，便當族耳。

陶朱公三致千金，而三散之，誠懼此也。李傕郭汜盡驅洛陽之民，數百萬

口，前赴長安。富民死，貧民徒，所得何罪。每百姓一隊，間軍一隊，互相拖押，死於溝壑者，不

可勝數。又縱軍士淫人妻女，奪人糧食，啼哭之聲，震動天地。不是丞相要遷都，却是強盜搬

場矣。卓臨行，教諸門放火，焚燒居民房屋，并放火燒宗廟官府，南北兩宮，火焰

相接，洛陽宮庭盡爲焦土。彷彿楚人一炬，又差呂布發掘先皇及后妃陵寢，取其金

寶，軍士乘勢掘官民墳塚，殆盡。黃巾賊反，不如此之甚。董卓裝載金珠緞疋好物數千

餘車，劫了天子并后妃等，竟望長安去了。王莽知有金贖而學之，要做假聖人，董卓不知有盤庚而學之，竟做

真強盜。

攷證石叙董卓逼主遷都◎陳志載術懷疑不發軍糧堅白陽人夜馳至魯陽，見術畫地計校曰，堅所以出身不願，上爲國家討賊，下爲將軍家門之私讎，非與卓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濶之言，還相嫌疑，術跋踏，卽調發軍糧，正與此同。◎陳志稱卓遣李傕來求和親，并令堅列舉子弟之名，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懸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耶，語與此小異。◎後漢書稱初平元年，卓欲徙都長安，會公卿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廷爭不能得，卓怒，彪琬恐懼，詣卓謝罪，曰，小人戀舊，非欲沮國事也，云云，卓乃表彪琬爲光祿大夫，而罷免其太尉司徒之職，此言罷爲庶民，與史不同，且後漢書祇言彪琬不及荀爽。◎卓殺周慙伍瓊，因二人前曾勸赦袁紹，故疑二人賣己，遂怒氣斬之，既殺旋亦悔之。◎卓既定議遷都，於是悉燒宮廟官府，二百里內人無子遺，又使呂布發掘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以收其珍寶，卓傳所載，皆與此同。

却說卓將趙岑見卓已棄洛陽而去便獻了汜水關孫堅驅兵先入立德關張殺入虎牢關諸侯各引軍入且說孫堅飛奔洛陽遙望火焰冲天黑烟鋪地二三百里並無雞犬人烟先發兵救滅了火令衆諸侯各於荒地上屯住軍馬曹操來見袁紹曰今董卓西去正可乘勢追趕本初按兵不動何也衆侯中舉竟孫諸曹二人出色紹曰諸侯疲困進恐無益庸夫無胆操曰董卓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諸公何疑而不進袁優劣又俱是見于此衆諸侯皆言不可輕動庸夫操大怒曰監子不足與謀遂自引兵萬餘令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洪李典樂進星夜來趕董卓是壯舉不且說董卓行至滎陽地方太守徐榮出接李儒曰丞相新棄洛陽防有追兵可教徐榮伏軍滎陽城外山塢之旁若有兵追來可竟放過待我這裏殺敗然後截住掩殺令後來者不敢復追若十八路齊去一徐榮何足當之卓從其計又令呂布引精兵斷後布正行間曹操一軍趕上呂布大笑曰不出李儒所料也將軍馬擺開曹操出馬大叫逆賊劫遷天子流徙百姓將欲何往呂布罵

曰。背主懦夫。何得妄言。夏侯惇挺槍躍馬。直取呂布。戰不數合。李傕引一軍

從左邊殺來。操令夏侯淵迎敵。右邊喊聲又起。郭汜引軍殺到。操急令曹仁

迎敵。三路軍馬勢不可當。夏侯惇抵敵呂布不住。飛馬回陣。布引鐵騎掩殺。

操軍大敗。回望滎陽而走。此敗非操之罪。乃乘諸侯之罪也。走至一荒山脚下。時約二更。月

明如晝。閑筆點綴絕佳。方纔聚集殘兵。正欲埋鍋造飯。只聽得四圍喊聲。徐榮伏

兵盡出。徐榮黨惡與李傕等。曹操慌忙策馬奪路奔逃。正遇徐榮轉身便走。榮搭上箭。

射中操肩膀。操帶箭逃命。轉過山坡。兩個軍士伏於艸中。見操馬來。二槍齊

發。操馬中槍而倒。操翻身落馬。被二卒擒住。使讀者吃一嚇。只見一將飛馬而來。揮

刀砍死兩個軍士。下馬救起曹操。不謂說有此一救。讀到此處方知月明如晝四字點綴得好。唯其月明知晝故一

來便見若黑暗中正自摸不着也。操視之。乃曹洪也。操曰。吾死于此矣。賢弟可速去。洪曰。公

急上馬。洪願步行。操曰。賊兵趕來。汝將奈何。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公。曹

真好兄弟。乃不從一家起見。而竟以天下起見。洪所以更奇。操曰。吾若再生。汝之力也。操上馬。洪脫去衣

甲。拖刀跟馬而走。天下可無洪。曹操却不可無洪。約走走至四更餘。只見前面一條大河。阻住

去路。後面喊聲漸近。

使讀者又吃一嚇

操曰：命已至此，不得復活矣。洪急扶操下馬。

脫去袍鎧，負操渡水。

此時又不

纔過彼岸，追兵已到。隔水放箭。操帶水而走。

險殺嚇殺

比及天明，又走三十餘里。土岡下少歇。忽然喊聲起處，一彪人馬趕來。

却是徐榮從上流渡河來追。

使讀者又吃一嚇

操正慌急間，只見夏侯惇、夏侯淵引

十數騎飛至，大喝徐榮勿傷吾主。

不謂又有此一救

徐榮便奔夏侯惇。惇挺鎗來迎。

交馬數合，惇刺徐榮於馬下。

殺得好

殺散餘兵。隨後曹仁、李典、樂進，各引兵尋

到，見了操，憂喜交集，聚集殘兵五百餘人，同回河內。

曹操此一戰雖敗猶榮

致譏右叙曹操之敗。◎操勸諸義軍乘卓遷徙之時，以追逐其後，紹等皆莫

敢先發，操遂自引兵西，將據成皋。到滎陽，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操爲流

矢所中，乘馬被創，賴從弟洪，以馬與乘，乃得夜遁免。事見操本傳。與此正

同。惟曹洪負操渡水之舉，則志傳不載。◎又操既敗於徐榮，卽退屯酸棗。

徐榮見操兵雖少，然能力戰竟日，知酸棗亦未易攻，因卽引兵還。此言爲

夏侯惇所刺死，則誤。

却說衆諸侯分屯洛陽。孫堅救滅宮中餘火。屯兵城內。設帳於建章殿基上。

堅令軍士掃除宮殿瓦礫。凡董卓所掘陵寢。盡皆掩閉。於太廟基上草創殿

屋三間。請衆諸侯立列聖神位。率太牢祀之。孫堅此種舉動大是可觀。祭畢皆散。堅歸寨

中。是夜星月交輝。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乃按劍露坐。仰觀天文。見紫微垣中白

氣瀾漫。堅嘆曰。帝星不明。賊臣亂國。萬民塗炭。京城一空。言訖不覺淚下。在

礫場上看月又在舊殿基上看月月色愈好人情愈悲孫堅洒淚歎語可當唐人懷古詩數首 旁有軍士指曰。殿南有五色

毫光起於井中。亦使讀者眼光閃爍。堅喚軍士點火把下井打撈。撈起一婦人屍首。雖

然日久其屍不爛。此婦人之死不在董卓放火之時却在張讓作亂之時。宮樣裝束。項下帶一錦囊。取

開看時。內有硃紅小匣。用金鎖鎖着。啓視之。乃一玉璽。方員四寸。上鑄五龍

交紐。旁缺一角。以黃金鑲之。上有篆文八字云。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前云不見了傳

國玉璽今却于此處還他下落妙在補前文 堅得璽。乃問程普。普曰。此傳國璽也。此玉是昔日卞

和於荊州之下。見鳳凰棲於石上。載而進之。楚文王解之。果得玉。秦二十六

年。令玉工琢爲璽。李斯篆此八字於其上。應上篆文八字句 二十八年。始皇巡狩。至

洞庭湖風浪大作。舟將覆。急投玉璽於湖而止。宋會入井先已入湖至三十八年。始皇

巡狩至華陰。有人持璽遮道與從者曰。將此還祖龍。言訖不見。此璽復歸於

秦。始皇得璽于活人。孫堅得璽于死婦。明年始皇崩。得璽即死。又後來子嬰將玉璽獻與漢高

祖。後至王莽篡逆。孝元皇太后將印打王尋蘇獻。崩其一角。以金鑲之。應上

缺一角光武得此寶於宜陽。傳位至今。近聞十常侍作亂。劫少帝出北邙回

宮。失此寶。又與前失。理照應。今天授主公。必有登九五之分。孫堅改節實因。程善此二語。此處不

可久留。宜速回江東。別圖大事。堅曰。汝言正合吾意。明日便當託疾辭歸。孫

得一玉璽便爾心變情哉。商議已定。密諭軍士。勿得洩漏。正爲下文軍人漏洩伏線。誰想內中一軍。是

袁紹鄉人。欲借此爲進身之計。連夜偷出營寨。來報袁紹。紹與之賞賜。暗留

軍中。次日孫堅來辭袁紹曰。堅抱小疾。欲歸長沙。特來別公。紹笑曰。吾知公

疾。乃害傳國璽耳。堅失色曰。此言何來。紹曰。今興兵討賊。爲國除害。玉璽乃

朝廷之寶。公既獲得。當對衆留於盟主處。也不懷好意。候誅了董卓。復歸朝廷。今

匿之而去。意欲何爲。堅曰。玉璽何由在吾處。紹曰。建章殿井中之物。何在。堅

曰。吾本無之。何強相迫。紹曰。作速取出。免自生禍。堅指天爲誓曰。吾若果得此寶。私自藏匿。異日不得善終。死於刀箭之下。今之盜物者極會賭咒。孫堅英雄何亦爾爾。衆諸侯曰。文臺如此設誓。想必無之。紹喚軍士出曰。打撈之時。有此人否。堅大怒。拔所佩之劍。要斬那軍士。紹亦拔劍曰。汝斬軍人。乃欺我也。紹背後顏良文醜。皆拔劍出鞘。堅背後程普黃蓋韓當。亦掣刀在手。衆諸侯一齊勸住。堅隨卽上馬。拔寨離洛陽而去。去了一個有用人。

攷證 右叙孫堅得傳國璽。◎孫堅平塞董卓所掘洛陽諸陵寢事。見後漢書及陳壽志。均與此同。◎堅得玉璽事。詳見陳志。裴注中所引吳書之語曰。堅軍入洛屯城南。甄官井上。且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敢往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張讓劫天子出奔。掌璽者以投井中也。此所言亦同。惟先有一婦人尸。則係作者所演。◎又後漢書及陳志。祇載袁術欲僭逆。聞堅曾得傳國璽。因拘堅妻而奪之。事在堅死以後。初不言袁紹與堅爭論匿璽事。此

爲作者欲附成孫堅死於刀箭之誓，故以此事傳會之，似不可信。

紹大怒，遂寫書一封，差心腹人連夜往荊州，送與刺史劉表，教就路上截住。

奪之。伏線次日，人報曹操追董卓戰於滎陽，大敗而回。紹令人接至寨中，會衆。

置酒與操解悶。孫堅無心對月，曹操亦何心對酒。飲宴間，操嘆曰：「吾始興大義，爲國除賊。諸

公既仗義而來，操之初意欲煩本初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君固守成

臠，據廩倉，塞轅轅大谷，制其險要，公路率南陽之軍，駐丹折入武關，以振三

輔，皆深溝高壘，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所言確是良策。

今遲疑不進，大失天下之望。操竊恥之。紹等無言可對。既而席散，操見紹等

各懷異心，料不能成事，自引軍投揚州去了。又去了一個有用人。公孫瓚請立德關張

曰：「袁紹無能爲也，久必有變。吾等且歸，遂拔寨北行。又去了一個有用人。至平原，令立

德爲平原相，自去守地養軍。兗州太守劉岱問東郡太守喬瑁借糧，瑁推辭

不與，岱引軍突入瑁營，殺死喬瑁，盡降其衆。袁紹見衆人各自分散，就領兵

拔寨離洛陽投關東去了。盟主走了，好個盟主。

攷右敘諸將之去。◎曹操自敗歸至酸棗，見諸軍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乃責讓之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云云，並非袁紹爲操置酒解悶也。」

却說荊州刺史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乃漢室宗親，幼好結納，與名士

爲友。時號江夏八俊。

劉表徒負虛名。

那七人：汝南陳翔，字仲麟，同郡范滂，字孟博，魯

國孔昱，字世元，渤海范康，字仲真，山陽檀敷，字文友，同郡張儉，字元節，南陽

岑暉，字公孝，劉表與此七人爲友。

今之依托名流，自謂名士者，皆劉表類也。

有廷平人蒯良、蒯越。

襄陽人蔡瑁爲輔。當時看了袁紹書，隨令蒯越、蔡瑁引兵一萬來截孫堅。

引兵截孫堅，何不與兵勤王室。

堅軍方到，蒯越將陣擺開，當先出馬。孫堅問曰：「蒯異度何故

引兵截吾去路？」越曰：「汝旣爲漢臣，如何私匿傳國之寶，可速留下，放汝歸去。」

堅大怒，命黃蓋出戰。蔡瑁舞刀來迎，鬪到數合，黃蓋揮鞭打瑁，正中護心鏡。

瑁撥馬回走。孫堅乘勢殺過界口，山背後金鼓齊鳴。乃劉表親自引軍來到。

孫堅就馬上施禮曰：「景升何故信袁紹之書，相迫鄰郡？」表曰：「汝匿傳國寶，將

欲反耶。堅曰：吾若有此物，死於刀箭之下。只管表曰：汝若要吾聽信，將隨軍行李，任吾搜看。堅怒曰：汝有何力，敢小覷我。方欲交兵，劉表便退。堅縱馬趕去。兩山後伏兵齊出，背後蒯越、蔡瑁趕來，將孫堅圍在垓心，正是：

玉璽得來無用處，反因此寶動刀兵。

畢竟孫堅怎地脫身，且看下文分解。

發議右叙孫劉交惡事。◎劉表得袁紹書，引兵截孫堅，事見袁紹劉表孫堅諸傳中，孫劉交惡自此始。◎劉表好結納，名列江夏八俊，與表傳同。◎此處又稱孫堅發誓，此種迷信之筆，志傳不載，閱者勿信之。

無故而遷天子，則比於蒙塵。無端而遷百姓，則等於流竄。遷天子不易，遷百姓更難。昔漢武徙關中豪傑，擇宮者而徙之，其貧者不中徙也。今董卓殺富戶，而徙貧民，富者既死於罪，貧者復死於徙，民生其時，富亦死，貧亦死。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其不在周宜而在漢獻乎。

平王居東而周衰，光武居東而漢興，其故何也。一則能誅王莽而冠履之分明，一則不能討申侯而君臣之義滅也。殷庚復成湯之故宇而殷盛，獻帝復高祖之故土而漢亡，其故何也。一則天子當處，而曲達其逐纘民命之情，一則暴臣當國，而大逞其劫奪民生之惡也。總之君尊則

治君卑則亂。民安則治。民危則亂。安在西方之必勝於東。而新都之宜服其舊哉。

觀董卓行事。是愚蠢強盜。不是權詐奸雄。奸雄必要結民心。奸雄必假行仁義。今焚宮室。發陵寢。殺百姓。擄貨財。不過如張角等所爲。後人並稱卓操。不知卓之不及操也遠甚。

人各一心。不能成事。蘇秦洹水之約。所以不久而散也。前者孫堅欲戰。而袁術阻之。今者曹操欲戰。而袁紹阻之。使有志之人。動而掣肘。可勝嘆哉。至於劉表。徒負虛名。不聞其得曹操之檄。而討董卓。但見其奉袁紹之書。而截孫堅。其無用可知矣。

千軍易得。一將難求。衆將易得。主將難求。爲從者萬輩。不若爲首者一人之重也。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公。此語可垂千古。

曹操幾死者三。獻刀而逃。爲中軍軍士所獲。一死也。陳宮於客店欲殺之。二死也。滎陽之戰。中箭墮馬。三死也。脫此三死人。爲曹幸。我獨爲曹恨。恨其不得以一死成忠義之名。天下固有生不如死者。此類是也。

玉璽琢自祖龍。則祖龍以前。夏商周之爲天子。何嘗有玉璽耶。况祖龍三十六年。玉璽失而復得。而祖龍卽於明年死。則是失之不足憂。得之不足喜也。孫堅舉動。頗有忠義之氣。一得玉璽。而忽懷異心。亦其見之不明耳。

攷證三國志演義卷四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吳縣王非王大錯氏攷

梁溪秦毓均平甫氏輯

第七回 袁紹磐河戰公孫 孫堅跨江擊劉表

却說孫堅被劉表圍住。虧得程普黃蓋韓當三將死救得脫。折兵大半。奪路引兵回江東。自此孫堅與劉表給怨。伏一筆

圖右紀孫劉結怨。事見前交惡攷。

且說袁紹屯兵河內。缺少糧草。冀州牧韓馥遣人送糧以資軍用。袁術不發糧而致孫

堅之敗韓馥以送糧而啓袁紹之謀庸人舉動所以皆錯謀士逢紀說紹曰。大丈夫縱橫天下。何待人送

糧爲食。冀州乃錢糧廣盛之地。將軍何不取之。紹曰。未有良策。紀曰。可暗使人馳書與公孫瓚。令進兵取冀州。約以夾攻。瓚必興兵。韓馥無謀之輩。必請將軍領州事。唾手可得。紹大喜。卽發書到瓚處。瓚得書。見說共攻冀州。平分其地。大喜。卽日興兵。紹却使人密報韓馥。馥慌聚荀諝。辛評。二謀士商議。此

二人亦解 謀曰。公孫瓚將燕代之衆。長驅而來。其鋒不可當。兼有劉備關張

謀七可笑 助之。難以抵敵。今袁本初智勇過人。手下名將極廣。將軍可請彼同治州事。

彼必厚待將軍。無患公孫瓚矣。正中逢 韓馥卽差別駕關純。去請袁紹。長史

耿武諫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乳哺。立可

餓死。奈何欲以州事委之。此引虎入羊羣也。冀州未嘗無人 馥曰。吾乃袁氏之故吏。

才能又不如本初。古者擇賢者而讓之。諸君何嫉妬耶。耿武嘆曰。冀州休矣。

於是棄職而去者三十餘人。獨耿武與關純伏於城外。以待袁紹。數日後。紹

引兵至。耿武關純拔刀而出。欲刺殺紹。紹將顏良立斬耿武。文醜砍死關純。

二人烈烈可謂忠于韓馥 紹入冀州。以馥爲奮威將軍。以田豐沮授許攸逢紀分掌州事。

盡奪韓馥之權。擇賢而讓之賢者固如是乎 馥懊悔無及。遂棄下家小。匹馬往投陳留太

守張邈去了。虎入羊羣羊能存乎其得去猶幸矣

攷 右紀袁紹謀奪冀州。◎案紹居渤海。每資取軍糧於冀州。冀州韓馥深

疑紹。每貶節軍糧。紹因是恨馥。紹客逢紀。因說紹曰。夫舉大事。非據一州

無以自立，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南下，馥必駭懼，復遣辯士往陳禍福，必可據取，紹從其言，遂使外甥高幹及荀諝二人，往說馥。◎以袁氏寬仁容衆，智勇邁人，世布恩德，三者說馥，謂君自料孰如袁氏，馥均自愧不如，因從其言，欲讓位於紹，馥長史耿武及閔純沮授，均諫馥曰：冀州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不聽，遂迎袁紹，與此正同。

却說公孫瓚知袁紹已據冀州，遣弟公孫越來見紹，欲分其地。紹曰：可請汝兄自來，吾有商議。越辭歸，行不到五十里，道旁閃出一彪軍馬，口稱我乃董丞相家將也，亂箭射死公孫越。袁紹不能討董卓，反作董家兵，以殺人如此舉動，有愧盟主多矣。從人逃回，見公孫瓚報越已死，瓚大怒曰：袁紹引我起兵攻韓馥，他却裏取事，今又詐董卓兵射死吾弟，此冤如何不報！盡起本部兵，殺奔冀州來。紹知瓚兵至，亦領軍出，二軍會於磐河之上。紹軍於磐河橋東，瓚軍於橋西，瓚立馬橋上，大呼曰：背義之徒，何敢賣我！紹亦策馬至橋邊，指瓚曰：韓馥無才，願讓冀州。

與吾與爾何干。瓚曰：昔日以汝爲忠義，推爲盟主。今之所爲，真狼心狗行之徒。有何面目立於世間。回思向日歃血定盟，可發一笑。袁紹大怒曰：誰可擒

今之稱盟兄弟者，須要仔細。

之言未畢，文醜策馬挺槍，直殺上橋。公孫瓚就橋邊與文醜交鋒，戰不到十

餘合，瓚抵擋不住，敗陣而走。文醜乘勢追趕，瓚走入陣中。文醜飛馬逐入中軍，往來衝突。瓚手下健將四員，一齊迎戰，被文醜一鎗刺一將下馬，三將俱走。文醜直趕公孫瓚出陣後，瓚望山谷而逃。文醜驍馬厲聲大叫，快下馬受降。瓚弓箭盡落，頭盔墜地，披髮縱馬，奔轉山坡。其馬前失，瓚翻身落於坡下。文醜急捻槍來刺。讀書者至此必曰：公孫瓚休矣。忽見草坡左側轉出一個少年將軍，飛馬挺鎗，直取文醜。來得公孫瓚爬上山坡去看，那少年生得身長八尺，濃眉大眼，闊面重頤，威風凜凜，與文醜大戰五六十合，勝負未分。在公孫瓚眼中看出分外聲勢。部下救軍到，文醜撥回馬去了。那少年也不追趕，瓚忙下山坡，問那少年姓名。那少年欠身答曰：某乃常山真定人也，姓趙名雲，字子龍。此人突如其來，人謂當日公孫瓚得了一救星，却是異日劉玄德得了一帮手。木袁紹轄下之人，因見紹無忠君救民之心，故特棄

彼而投麾下。

子龍立志
高人一等

不期於此處相見。瓚大喜。遂同歸寨。整頓甲兵。次日

瓚將軍馬分作左右兩隊。勢如羽翼。馬五千餘匹。大半皆白馬。因公孫瓚曾

與羌人戰。盡選白馬爲先鋒。號爲白馬將軍。羌人但見白馬便走。因此白馬

極多。

開文錯
難得妙

袁紹令顏良文醜爲先鋒。各引弓弩手一千。亦分作左右兩隊。

令在左者射公孫瓚右軍。在右者射公孫瓚左軍。再令麴義引八百弓手。步

兵一萬五千。列於陣中。

一邊馬多
一邊箭多

袁紹自引馬步軍數萬。於後接應。公孫瓚

初得趙雲。不知心腹。令其另領一軍在後。

硬非能知人
能用人之人

遣大將嚴綱爲先鋒。

瓚自領中軍。立馬橋上。旁豎大紅圈金線帥字旗於馬前。

有聲有色
先伏一策

從辰時

擂鼓。直到巳時。紹軍不進。麴義令弓手皆伏於遮箭牌下。只聽礮響發箭。嚴

綱鼓譟吶喊。直取麴義。義軍見嚴綱兵來。都伏而不動。直到來得至近。一聲

礮響。八百弓弩手一齊俱發。

麴義亦
能軍

綱急待回。被麴義拍馬舞刀。斬於馬下。

瓚軍大敗。左右兩軍欲來救應。都被顏良文醜引弓弩手射住。

馬多不
如箭多紹軍

並進。直殺到界橋邊。麴義馬到。先斬執旗將。把纛旗砍倒。

若使子虛在前
必不至于此

公

孫瓚見砍倒繡旗。回馬下橋而走。瓚軍一敗。麴義引軍直衝到後軍。正撞着趙雲。

挺槍躍馬。直取麴義。戰不數合。一鎗刺麴義於馬下。趙雲一騎馬飛入紹軍。

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公孫瓚引軍殺回。紹軍大敗。瓚軍一勝。

攷證右紀公孫瓚磐河之戰。◎案公孫瓚大破黃巾。還屯磐河。威震河北。瓚

軍三萬。列爲方陣。紹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以爲前鋒。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麴伏兵一時俱發。瓚軍大敗。麴義至界橋。瓚收兵還戰。義復破之。拔其牙門。云云。不載文醜顏良事。與此不同。

却說袁紹先使探馬看時。回報麴義斬將奪旗。追趕敗兵。因此不作準備。與田豐引着帳下持戟軍士數百人。弓箭手數十騎。乘馬出看。呵呵大笑。公孫瓚無能之輩。正說之間。忽見趙雲衝到面前。弓箭手急待射時。雲連刺數人。衆軍皆走。後而瓚軍團團圍裹上來。田豐慌對紹曰。主公且於空牆中躲避。紹以兜鍪撲地。大呼曰。大丈夫願臨陣鬪死。豈可入牆而望活乎。此時氣概。惜不用之。于討董卓之時。衆軍士齊心死戰。趙雲衝突不入。紹兵大隊掩至。顏良亦引軍來到。

兩路并殺。趙雲保公孫瓚殺透重圍。回到界橋。紹驅兵大進。復趕過橋。落水死者不計其數。瓚軍又一敗。處處夾寫橋妙。袁紹當先趕來。不到五里。只聽得山背後喊

聲大起。閃出一彪人馬爲首三員大將。乃是劉立德、關雲長、張翼德。設書者至此亦

正想公因在平原探知公孫瓚與袁紹相爭。特來助戰。當下三匹馬三般兵器飛奔前來。直取袁紹。紹驚得魂飛天外。手中寶刀墜於馬下。忙撥馬而逃。

四世三公奈何懼此一衆人死救過橋。瓚軍又一勝。寫兩軍忽公孫瓚亦收軍歸寨。立德關張動問畢。瓚曰：若非立德遠來救我。幾乎狼狽。教與趙雲相見。立德甚相敬愛。便有不捨之心。眼力絕勝公孫瓚。此爲後文子龍歸劉張本。

攷右紀袁紹兵敗。案傳載袁紹聞瓚兵已破。遂不設備。僅帳下衛士強弩數十張。戰士百餘人而已。不圖瓚之散兵猝至。圍紹數重。射矢如雨下。紹大困。時田豐勸紹踰垣却避。紹脫兜鍪擲地曰：大丈夫當前門死。而反

逃垣牆間耶。揮諸弩競發。遂得却退。瓚散兵云云。惟不言趙雲事。雲本傳亦不載。此以趙雲救瓚插入。蓋爲趙雲壯聲勢也。並非實事。◎又紹傳不

載魏義戰死於趙雲之手，與此有異，至劉關張來救公孫瓚事，亦不見志傳，惟劉備與趙雲在瓚處相見，則雲傳略言之。

却說袁紹輸了一陣，堅守不出，兩軍相拒月餘，有人來長安報知董卓，李儒

對卓曰：袁紹與公孫瓚亦當今豪傑，現在磐河廝殺，宜假天子之詔，差人往

和解之。二人感德，必順太師矣。卓大喜。次日，便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齎

詔前去。二人來至河北，紹出迎於百里之外，再拜奉詔。此果天子詔耶？乃董卓

討之今日再拜而奉之紹真懦夫哉次日，又至瓚營宣諭。瓚乃遣使致書於紹，互相解和。二人

自回京復命。瓚即日班師，又表荐劉立德爲平原相，立德與趙雲分別，執手

垂淚，不忍相離。雲嘆曰：昔日某誤認公孫瓚爲英雄，今觀所爲，亦袁紹等輩

耳。立德曰：公且屈身事之，相見有日。灑淚而別。此時子龍不即歸劉，非子龍之戀瓚，乃立德之愛瓚也。

破右紀公孫瓚班師。◎志傳均與此略同。

却說袁術在南陽，聞袁紹新得冀州，遣使來求馬千匹。紹不與，術怒。自此兄

弟不睦。曹家兄弟相救袁家兄弟相仇袁曹優劣又見于此又遣使往荊州，問劉表借糧二十萬。表亦

不與術恨之。密遣人遺書於孫堅，使伐劉表。

袁術前以不發糧而致孫堅誤，敗今又恨他人之不發糧而之。

孫堅以死可恨其書略曰。

前者劉表截路，乃吾兄本初之謀也。今本初又與表私議，欲襲江東。公可

速與兵伐劉表。吾爲公取本初。是言與二讎可報。公取荊州，吾取冀州。切勿

誤也。有此一番致書便爲後文孫策投袁術張本。

堅得書曰：「叵耐劉表。昔日斷吾歸路，今不乘時報恨，更待何時？」聚帳下程普

黃蓋、韓當等相議。程普曰：「袁術多詐，未可准信。堅曰：『吾自欲報仇，豈望袁術

之助乎？』說亦壯。便差黃蓋先來江邊，安排戰船，多裝軍器糧草，大船裝載戰馬。

魁日興師。江中細作探知，來報劉表。表大驚，急聚文武將士商議。蒯良曰：「不

必憂慮。可令黃祖部領江夏之兵爲前驅，主公率荆襄之衆爲援。孫堅跨江

涉湖而來，安能用武乎？」計亦通。表然之，令黃祖設備。隨後便起大軍。

【按】右紀孫堅往征劉表。◎案孫堅受袁術之使，往征劉表，事見術傳及堅

本傳。

却說孫堅有四子。皆吳夫人所生。長子名策。字伯符。次子名權。字仲謀。三子

名翬。字叔弼。四子名匡。字季佐。

孫堅將死其子方欲出頭。故百忙之中特爲叙出來。

吳夫人之妹。卽爲

孫堅次妻。

後有二喬。前有二吳。二喬各配一婿。二吳却共歸一夫。

亦生一子一女子。名朗。字早安。女名

仁。并叙其女爲後配。劉備張本。

堅又過房俞氏一子。名詔。字公禮。堅有一弟名靜。字幼臺。

堅臨行。靜引諸子列拜於馬前。而諫曰。今董卓專權。天子懦弱。海內大亂。各

霸一方。江東方稍膏。以一小恨而起重兵。非所宜也。願兄詳之。

文臺之弟勝是本初之弟。

按右紀孫靜諫堅。◎案孫堅弟孫靜諫堅事。不見本傳。

堅曰。弟勿多言。吾欲縱橫天下。有仇豈可不報。長子孫策曰。如父親必欲往。

兒願隨行。堅許之。遂與策登舟。殺奔樊城。黃祖伏弓弩手於江邊。見船傍岸。

亂箭俱發。堅令諸軍不可輕動。只伏於船中。來往誘之一連三日。船數十次

傍岸。黃祖軍只顧放箭。箭已放盡。堅却拔船上所得之箭。約十數萬。當日正

值順風。堅令軍士一齊放箭。

朱晦翁見此亦當註曰。卽以其人之箭還射其人之兵。

岸上又吾不住。只

得退走。堅軍登岸。程普黃蓋分兵兩路。直取黃祖營寨。背後韓當驅兵大進。

三面夾攻。黃祖大敗。棄却樊城。退入鄧城。孫堅大勝堅令黃蓋守住船隻。親自統

兵追襲黃祖。出迎布陣於野。列成陣勢。出馬於門旂之下。孫策也全副披挂。

挺鎗立馬於父側。

本初無弟。文臺有兒。

黃祖引二將出馬。一個是江夏張虎。一個是襄

陽陳生。黃祖揚鞭大罵江東鼠賊。安敢侵犯漢室宗親境界。便令張虎搦戰。

堅陣內韓當出迎。兩馬相交。戰三十餘合。陳生見張虎力怯。飛馬來助。孫策

望見。按住手中槍。扯弓搭箭。正射中陳生面門。應弦落馬。張虎見陳生墜地。

吃了一驚。措手不及。被韓當一刀。削去半個腦袋。程普縱馬來陣前捉黃祖。

黃祖棄頭盪戰馬。雜於步軍內逃命。孫堅掩殺敗軍。直到漢水。命黃蓋將船

隻進泊漢江。

孫堅又大勝。

黃祖聚敗軍來見劉表。備言堅勢不可當。表慌請蒯良

商議。良曰。目今新敗。兵無戰心。只可深溝高壘。以避其鋒。却潛令人求救於

袁紹。此圍自可解也。

有袁術致書于孫堅。便有劉表求救于袁紹。勢所必然。

蔡瑁曰。子柔之言。直拙計

也。兵臨城下。將至河邊。豈可束手待斃。某雖不才。願請軍出城。以決一戰。劉

表許之。蔡瑁引軍萬餘。出襄陽城外。於峴山布陣。孫堅將得勝之兵。長驅大

進。蔡瑁出馬。堅曰：「此人是劉表後妻之兄也。誰與吾擒之？」蔡瑁出處從孫堅口中點出來是敘

事妙程普挺鐵脊矛出馬。與蔡瑁交戰。不到數合。蔡瑁敗走。堅驅大軍殺得

尸橫遍野。蔡瑁逃入襄陽。孫堅又蒯良言瑁不聽良策。以致大敗。按軍法當

斬劉表以新娶其妹。不肯加刑。劉表溺愛後妻便爲後文廢劉琦立劉琮張本

破右紀孫堅大勝。◎案孫堅傳稱初平三年術使堅征荊州。表遣黃祖逆

於樊鄧之間。堅破之。追渡漢水。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爲祖軍士所射殺。與

此大同小異。惟不載孫策。

却說孫堅分兵四面圍住襄陽。攻打。忽一日狂風驟起。將中軍帥字旂杆吹

折。屢勝之後忽有此不祥之兆。天有不測風雲。正應人有旦夕禍福。○韓當曰折公孫瓚帥字旂敵軍吹倒孫堅帥字旂。天風吹折兩處。開開相照。

此非吉兆。可暫班師。堅曰：「吾屢戰屢勝。取襄陽只在旦夕。豈可因風折旂杆。

遽爾罷兵。遂不聽韓當之言。攻城愈急。蒯良謂劉表曰：「某夜觀天象。見一將

星欲墜。以分野度之。當應在孫堅。」又一預兆。彼兆在風。此兆在星。○孫堅前在建章殿看月。嘆帝星不明。今于襄陽

月下遇風。遂使將星下墜。一主公可卽速致書與袁紹。求其相助。劉表寫書

問誰敢突圍而出。健將呂公應聲願往。劇良曰：汝既敢去，可聽吾計。與汝軍馬五百，多帶能射者，衝出陣去，却奔峴山。他必引軍來趕，汝分一百人上山，尋石子準備。一百人執弓弩伏於林中，但有追兵到時，不可逕走，可盤旋曲折，引到埋伏之處。矢石俱發，若能取勝，放起連珠號礮，城中便出接應。本為求教

防追不謂便如無追兵，不可放礮，趕程而去。主意在此三句，今夜月不甚明，以此殺敵人，那知却是閒文。

黃昏便可出城。呂公領了計策，拴束軍馬。黃昏時分，密開東門，引兵出城。孫堅在帳中，忽聞喊聲，急上馬，引三十餘騎，出營來看。軍士報說有一彪人馬，殺將出來，往峴山而去。堅不會諸將，只引三十餘騎趕來。呂公已於山林叢雜處，上下埋伏。堅馬快，單獨來前軍不遠。堅大叫休走。呂公勒回馬來，戰孫堅。交馬只一合，呂公便走，閃入山路去。堅隨後趕入，却不見了。呂公堅方欲上山，忽然一聲響，山上石子亂下。林中亂箭齊發，堅身中石箭，腦漿迸流。人馬皆死於峴山之內。壽止二十七歲。劉備曹操孫堅並起一時，而備則及王而死，于不虞之餘，豈非有幸有不幸哉。○孫堅此一死，不特孫堅所不及料，亦劇良、呂公之所不及料者也。

攷證石紀孫堅之死。◎案孫堅爲呂公兵所殺，係本諸英雄記，英雄記稱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呂公，公兵下石中堅頭，應時腦漿出而亡，時初平四年正月七日也。

呂公截住三十騎，並皆殺盡，放起連珠號礮。城中黃祖刺越蔡瑁，分頭引兵殺出。江東諸軍大亂，黃蓋聽得喊聲震天，引水軍殺來，正迎着黃祖。戰不兩合，生擒黃祖。程普保著孫策，急待尋路，正遇呂公。程普縱馬向前，戰不數合，一矛刺呂公於馬下。兩軍大戰，殺到天明，各自收軍。劉表軍自入城，孫策回到漢水，方知父親被亂箭射死，屍首已被劉表軍士扛抬入城去了。放聲大哭。本欲報殺路之仇，今又添一殺父之仇，是仇上加仇矣。衆軍俱號泣。策曰：「父屍在彼，安得回鄉？」黃蓋曰：「今活捉黃祖在此，得一人入城講和，將黃祖去換主公屍首。」仇上添仇，而反遣人講和者，重在父屍耳。言未畢，軍吏桓楷出曰：「某與劉表有舊，願入城爲使，策許之。」桓楷入城見劉表，具說其事。表曰：「文臺屍首，吾已用棺木盛貯於此，可速放回黃祖。兩家各罷兵，再休侵犯。」桓楷拜謝欲行，階下蒯良出曰：「不可不可，吾有一言。」

令江東諸軍片甲不回。請先斬桓楷，然後用計。正是

追敵孫堅方殞命，求和桓楷又遭殃。

未知桓楷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諸侯紛紛互相爭競，天下已成四分五裂之勢。一董卓未死，而天下又生出無數董卓，欲舉而一之固難，欲舉而三之，正亦不易也。

袁紹之取冀州，謀亦巧哉。然人知韓馥公孫瓚爲袁紹所愚，而不知袁紹又爲董卓所愚。紹初爲盟主，以討卓，何其壯也。今董卓遣一介之使以和之，而遂奉命不違，嗚呼，有愧曹操多矣。

善盜物者最會賭咒，亦惟善賭咒者最會盜物。觀於孫堅故事，可爲寒心。

一玉璽耳。孫堅匿焉，袁紹爭焉，劉表截焉，究竟孫堅不因得璽而帝，反因得璽而死。若備之帝，蜀未嘗得璽，丕之帝，魏權之帝，吳亦皆不因璽。噫嘻，皇帝不皇帝，豈在玉璽，不玉璽哉。

看此卷瓚與紹戰，一日之間，忽敗忽勝，忽勝忽敗，變態不測。至於文弱如劉表，勇壯如孫堅，必以爲勝在孫，敗在劉，而事之相反，又不可料如此。嗟乎，茫茫世事，何常之有。一部三國志，俱當作如是觀。微獨三國而已，一部十七史，俱當作如是觀。

此卷叙孫堅之終，叙孫策之始，凡皆爲孫權而叙之也。孫權於此卷方纔出名，乃出名而猶未出色，止寫得孫策出色耳。然與劉曹鼎立者孫權也，是孫權爲主，而孫堅孫策皆客也。且因孫

權而叙其父兄。則又以孫堅孫策爲主。而袁紹公孫瓚又其客也。然公孫瓚文中忽有一劉備。突如其來。條焉而往。而公孫瓚遂表備爲平原相。則因劉備而叙及公孫瓚。因公孫瓚而叙及袁紹。是又以袁紹之戰公孫爲主。而孫堅之擊劉表爲客矣。何也。分演鼎者孫權。而繼漢統者劉備也。以三國爲主。則紹瓚等皆其客。三國以劉備爲主。則孫權又其客也。今此卷之目曰。袁紹戰公孫。而主意乃在劉備。曰孫堅擊劉表。而注意乃在孫權。實中有主。主中有賓。讀三國志者。不可以不辨。

第八回 王司徒巧使連環計 董太師大鬧鳳儀亭

却說蒯良曰。今孫堅已喪。其子皆幼。乘此虛弱之時。火速進軍。江東一鼓可得。若還屍罷兵。容其養成氣力。荊州之患也。表曰。吾有黃祖在彼營中。安忍棄之。良曰。捨一無謀黃祖。而取江東有何不可。自是表曰。吾與黃祖心腹之交。捨之不義。遂送桓楷回營。相約以孫堅尸換黃祖。死孫堅換活黃祖。人道便宜黃祖十輩。不敢孫堅一人。孫策換回父屍。迎接靈柩。罷戰回江東。葬父孫堅之死。猶勝黃祖之生也。於曲阿之原。喪事已畢。引軍居江都。招賢納士。屈已待人。四方豪傑。漸漸投之。便自不在話下。放過孫策。接入董卓。

右紀孫堅歸尸。◎案以孫堅尸換黃祖之事，志傳不載。◎堅葬於曲阿，與傳同。曲阿卽今丹陽也。

却說董卓在長安，聞孫堅已死，乃曰：吾除却一心腹之患也。問其子年幾歲

矣。或答曰：十七歲。卓遂不以爲意。自此愈加驕橫，自號爲尙父。

王莽欲學周公，卓又欲

學太公可發一笑。

出入僭天子儀仗，封弟董旻爲左將軍，鄴侯，姪董璜爲侍中，總領

禁軍。董氏宗族不問老幼，皆封列侯。離長安城二百五十里，別築郿塢，役民

夫二十五萬人築之。其城郭高下厚薄，一如長安。

昔有新豐，今有小長安。

內蓋宮室倉

庫，屯積二十年糧食。選民間少年美女八百人，實其中。金玉彩帛珍珠，堆積

不知其數。家屬都住在內。

爲後文伏案。

卓往來長安，或半月一回，或一月一回。公

卿皆候送於橫門外。卓嘗設帳於路，與公卿聚飲。一口卓出橫門，百官皆送。

卓留宴，適北地招安降卒數百人到。卓卽命於座前，或斷其手足，或鑿其眼

睛，或割其舌，或以大鍋煮之，哀號之聲震天。百官戰慄失筋。卓飲食談笑自

若，以殺降卒爲下酒物，亦甚無趣。

又一日，卓於省臺大會百官，列坐兩行，酒至數巡。呂布逕

入向卓耳邊言不數句。卓笑曰：「原來如此。」命呂布於筵上揪司空張溫下堂。百官失色。不多時，侍從將一紅盤托張溫頭來獻。同時有兩張溫，此一張溫乃漢張溫也，後孫權使張溫至蜀乃是吳張溫也。百官魂不附體。卓笑曰：「諸公勿驚。張溫結連袁術，欲圖害我，因使人寄書來，錯下在吾兒奉先處，故斬之。」張溫事即在董卓口中叙出省筆公等無故，不必驚畏。衆官唯唯而散。

攷議 石紀董卓之驕橫。◎案卓入長安時，曾謂山東諸兵均不足慮，惟孫堅小憊，宜留意，語見卓傳，故今堅死，宜其以爲除一心腹之患也。◎至卓傳載於長安城東築郿塢，亦稱萬歲塢，高厚七丈，積穀三十年，與此言二十二年小異。卓又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亦足以畢老，俱見後漢書。◎斷手割舌諸慘刑，悉本卓傳所載，並非演義之甚言。

司徒王允歸到府中，尋思今日席間之事，坐不安席。此處又放過董卓接至夜深月明，策杖步入後園，立於荼蘼架側，仰天垂淚。孫堅王允一樣月下酒忽聞有人在牡丹亭畔長吁短嘆，允潛步窺之，乃府中歌伎貂蟬也。無發

出一女子不用王允想到此人
傷用此人來挑動王允妙妙

其女自幼選入府中。教以歌舞。年方二八色

伎俱佳。允以親女待之。是夜允聽良久。喝曰。賤人將有私情耶。

一喝妙甚不用順叙偏用

逆挑最

有波致。蟬跪曰。賤妾敢有私。允曰。無私何夜深長嘆。蟬曰。容妾伸肺腑之

言。允曰。汝勿隱匿。當實告我。蟬曰。妾蒙大人恩養。訓習歌舞。優禮相待。妾雖

粉骨碎身。莫報萬一。近見大人兩眉愁鎖。必有國家大事。

自曹操行刺不成以後王允日夜憂

悶光景俱于貂蟬口中暗暗補出

又不敢問。今晚又見行坐不安。因此長嘆。不想爲大人窺

見。倘有用妾之處。萬死不辭。

好貂蟬

允以杖擊地曰。誰想大漢天下。却在汝手

中耶。

突作奇語却令人猜想不着

隨我到畫閣中來。貂蟬跟允到閣中。允盡叱出婢妾。納

貂蟬于坐。叩頭便拜。

又特作此驚人之筆令人一發猜想不着

貂蟬驚伏於地曰。大人何故如

此。允曰。汝可憐大漢天下生靈。

看官試想一个女子教他如何救天下生靈

言訖。淚如泉湧。貂蟬

曰。適問賤妾曾言。但有使令。萬死不辭。允跪而言曰。百姓有倒懸之危。君臣

有壘卵之急。非汝不能救也。賊臣董卓。將欲篡位。朝中文武。無計可施。董卓

有一義兒。姓呂名布。驍勇異常。我看二人皆好色之徒。今欲用連環計。

計名奇

先將汝許嫁呂布。後獻董卓。汝於中取便。謀間他父子分顏。令布殺卓。以絕大惡。重扶社稷。再立江山。皆汝之力也。不知汝意若何。

此處方說出計策。却要他成功。莊席之上。

貂蟬曰。妾許大人萬死不辭。望即獻妾與彼。妾自有道理。允曰。事漏洩。我滅

門矣。

此句叮囑。決不可少。

貂蟬曰。大人勿憂。妾若不報大人。死於萬刃之下。允拜謝。次

日將家藏明珠數顆。令良匠嵌造金冠一頂。使人密送呂布。

本將玉女爲鈎。先用珠冠作餌。

妙。布大喜。親到王允宅致謝。

不用王允去請。却使呂布自來。又妙。

允預備嘉殺美饌。候呂布至。

允出門迎迓。接入後堂。延之上坐。布曰。呂布乃一相府將。司徒是朝廷大臣。

何故錯敬。允曰。方今天下。別無英雄。惟有將軍耳。允非敬將軍之職。敬將軍

之才也。布大喜。允殷勤敬酒。口稱董太師并布之德不絕。

極口奉承。呂布妙矣。又却于呂布面。

前褒獎太師更妙。布大笑暢飲。允叱退左右。只留侍妾數人勸酒。酒至半酣。允曰。喚

孩兒來。

竟說是孩兒。妙。

少頃。二青衣引貂蟬豔裝而出。布驚問何人。允曰。小女貂蟬

也。允蒙將軍錯愛。不異至親。故令其與將軍相見。便令貂蟬與呂布把盞。貂

蟬送酒與布。兩下眉來眼去了。

來。允佯醉曰。孩兒央及將軍。痛飲幾杯。吾一家

全靠將軍哩。布請貂蟬坐。貂蟬假意欲入。寫得好允曰：將軍吾之至友，孩兒

便坐何妨。貂蟬便坐於允側。先把盡後同坐以呂布目不轉睛的看。又飲數

杯。允指蟬謂布曰：吾欲將此女送與將軍爲妾，還肯納否？布出席謝曰：若得

如此，布當效犬馬之報。允曰：早晚選一良辰，送至府中。布欣喜無限。頻以目

視貂蟬。貂蟬亦以秋波送情。寫得好，看三國志中少頃席散。允曰：本欲

留將軍止宿，恐太師見疑，布再三拜謝而去。

右紀王允計誘呂布。◎案貂蟬之名，不見史志，其出身果自王允府中

與否，尤不可考。◎又後漢書王允傳，但載允謀董卓，屬布爲內應，獻貂蟬

事，則諸人傳均不載，此爲作者點綴陳飾之筆，蓋所以使閱者增興味也。

◎此事雖無稽考，然董卓傳，本載有姦亂公主，掠取宮人，縱恣淫樂等舉

動，故作者可以此插入，而不嫌其不類。◎至王允將貂蟬先誘騙呂布，事

似不經，然却有本，蓋後漢卓傳及布傳，均載有布與卓侍婢私通事，故

此計不妨附會。

過數日。允在朝堂。見了董卓。趁呂布不在側。精細伏地拜請曰。允欲屈太師車

騎。到草舍赴宴。未審鈞意如何。卓曰。司徒見招。即當趨赴。允拜謝歸家。水陸

畢陳於前。廳正中設座。錦繡鋪地。內外各設幔帳。寫得此宴却比前加倍尊嚴次日晌午。

董卓來到。董卓呂布來法不同。一个自來一个請來允具朝服出迎。再拜起居。卓下車。左右持戟

甲士百餘。簇擁入堂。分列兩旁。允於堂下再拜。卓命扶上。賜坐於側。允曰。太

師盛德巍巍。伊周不能及也。卓大喜。進酒作樂。允極其致敬。天晚酒酣。允請

卓入後堂。請入後堂。方出貂蟬不特次序。應然亦見機密之至卓叱退甲士。允捧觴稱賀曰。允自幼頗

習天文。夜觀乾象。漢家氣數已盡。太師功德振於天下。若舜之受禹。禹之繼

舜。正合天心人意。不但奉承董卓。便已埋伏後文卓曰。安敢望此。曰。自古有道伐無道。無德

讓有德。豈過分乎。卓笑曰。若果天命歸我。司徒當爲元勳。先許一个元勳。穩當允拜謝。

堂中點上畫燭。止留女使進酒供食。允曰。教坊之樂。不足供奉。偶有佳妓。敢

使承應。卓曰。甚妙。允教放下簾櫳。笙簧繚繞。簇捧貂蟬。舞于簾外。董卓先坐前堂。次入

後堂貂蟬先舞簾外。轉入簾內俱有次序有詞讚之曰。

原是昭陽宮裏人。驚鴻宛轉掌中身。只疑飛過洞庭春。按徹梁州蓮步穩。好花風裏一枝新。畫堂香煖不勝春。又詩曰

紅牙催拍燕飛忙。一片行雲到畫堂。眉黛促成遊子恨。臉容初斷故人腸。榆錢不買千金笑。柳帶何須百寶妝。舞罷高簾偷目送。不知誰是楚襄王。

舞罷卓命近前。貂蟬入簾內。深深再拜。來卓見貂蟬顏色美麗。便問此女何人。允曰。歌伎貂蟬也。此時又不說卓曰。能唱否。允命貂蟬執檀板。低謳一曲。

貂蟬見呂布只把蓋見董卓更歌舞說。女兒是女兒身分說歌伎是歌伎身分。正是

一點櫻桃起絳唇。兩行碎玉噴陽春。丁香舌吐橫鋼劍。要斬奸邪亂國臣。卓稱賞不已。允命貂蟬把盞。卓擎杯問曰。青春幾何。貂蟬曰。賤妾年方二八。卓笑曰。真神仙中人也。也來允起曰。允欲將此女獻上太師。未審肯納否。卓曰。如此見惠。何以報德。允曰。此女得侍太師。其福不淺。卓再三稱謝。允卽命備馱車。先將貂蟬送到相府。女將軍起兵前去卓亦起身告辭。了。○連忙送去妙

攷右紀王允招卓赴宴。此事則無所本。至王允稱頌卓功德巍巍。及

夜觀天象等語，雖似詔媚，有失大臣之體，然此本用權，允傳本有允外順卓意，而內謀卓事之語，故此等頌語，不足爲王允貶損也。◎貂蟬與卓把盞，傳亦不見，純係演義中附贅之筆，並無此事實。

允親送董卓，直到相府，然後辭回，乘馬而行，不到半路，只見兩行紅燈照道。

呂布騎馬執戟而來，正與王允撞見。看到此處爲王允吃一驚便勒住馬，一把揪住衣襟。

厲聲問曰：司徒既以貂蟬許我，今又送與太師，何相戲耶？殺嚇允急止之曰：此

非說話處。且請到草舍去。妙有纒變布同允到家，下馬入後堂。也入後堂妙叙禮畢，允

曰：將軍何故怪老夫？布曰：有人報我，說你把毡車送貂蟬入相府，是何緣故？

允曰：將軍原來不知。昨日太師在朝堂中對老夫說：我有一事要到你家，允

因此準備等候。太師飲酒中間，說我聞你有一女，名喚貂蟬，已許吾兒奉先。

我恐你言未准，特來相求，并請一見。老夫不敢有違，隨引貂蟬出拜公公。

二字刪太師曰：今日良辰，吾即當取此女回去，配與奉先。更妙將軍試思太師

親臨老夫，焉敢推阻。一派鬼話令人入其玄中妙布曰：司徒少罪，布一時錯見，來日自當

賈荊尤曰。小女稍有妝奩。待過將軍府下。便當送至。此句找足得妙。想呂布此時猶儼然以新郎自

待布謝去。次日呂布在府中打聽。絕不聞音耗。不開配與奉先之耗布逕入中堂尋問。

諸侍妾。侍妾對曰。夜來太師與新人共寢。至今未起。董卓做乾爺難爲了乾娘。呂布做乾兒難爲了

乾媳布大怒。不得潛入卓臥房後窺探。時貂蟬已起。於窗下梳頭。忽見窗下

池中一人。影極長大。頭帶束髮冠。先見影後偷眼視之。正是呂布。貂蟬故蹙

雙眉。做憂愁不樂之態。復以香羅頻拭淚眼。笑亦傾人呂布窺視良久。乃出

少頃。又入車。已坐於中堂。見布來。問曰。外面無事乎。布曰。無事。外面無事裏

侍立卓側。卓方食。布偷目竊望。見繡簾內一女子。往來觀覷。微露半面。以目

送情。此皆女將軍絕妙兵法布知是貂蟬。神魂飄蕩。卓見布如此光景。心中疑忌。曰。奉

先無事且退。布怏怏而出。

評右紀貂蟬離間布卓。◎案布向王允詰問。是作者故作曲折之筆。以使

呂董兩人之隙。愈結愈深。且此等皆是附會之事。所謂引人入勝也。董卓自納貂蟬後。爲色所迷。月餘不出理事。卓偶染小疾。貂蟬衣不解帶。曲

意逢迎。

看他待布如彼待卓又如此使出兩副心腸裝出兩副面孔合我想殺女將軍矣。

卓心愈喜。呂布入內問安。

正值卓睡。

貂蟬於床後探半身望布。以手指心。又以手指董卓。揮淚不止。將女

軍紹略一至于此孫吳不及也。

布心如碎。卓矇矓雙目。見布注視床後。目不轉睛。回身一看。

見貂蟬立於床後。卓大怒。叱布曰。汝敢戲吾愛姬耶。喚左右逐出。今後不許

入堂。呂布怒恨而歸。

先為擲戟作引。

路遇李儒。告知其故。儒急入見卓曰。太師欲取

天下。何故以小過見責。溫侯倘彼心變。大事去矣。卓曰。奈何。儒曰。來朝喚入

賜以金帛。好言慰之。自然無事。卓依言。次日使人喚布入堂。慰之曰。吾前日

病中心神恍惚。誤言傷汝。汝勿記心。隨賜金十斤。錦二十疋。布謝歸。此處忽

波瀾倏起條落大有層折。

然身雖在卓左右。心實係念貂蟬。卓疾既愈。入朝議事。布執戟

相隨。見卓與獻帝共談。便乘間提戟出內門。

一寫上馬逕投相府來。一寫繫

馬府前。

再寫提戟入後堂。

再寫尋見貂蟬。

蟬曰。汝可去後園中鳳儀亭邊等

我。布提戟逕往。

三寫立於亭下。曲欄之旁。良久。貂蟬分花拂柳而來。果然如

月宮仙子。

花下看佳人如馬上看壯士加倍動目。

泣謂布曰。我雖非王司徒親女。然待之如己。

出自見將軍許侍箕箒。妾已平生願足。誰想太師起不良之心。將妾淫污。妾恨不卽死。止因未與將軍一決。故且忍辱偷生。今幸得見。妾願畢矣。此身已污。不得復事英雄。願死於君前。以明妾志。語人言訖。手攀曲欄。望荷花池。便跳。以死動之。呂布慌忙抱住。泣曰。使布怒易使布泣難。布而我知汝心久矣。只恨不能共語。貂蟬手扯布曰。妾今生不能與君爲妻。願相期於來世。再追一句妙布曰。我今生不能以汝爲妻。非英雄也。正要追出蟬曰。妾度日如年。願君憐而救之。明明催殺董卓布曰。我偷空而來。恐老賊見疑。必當速去。貂蟬牽其衣曰。君如此懼怕老賊。妾身無見天日之期矣。妙極布立住曰。容我徐圖良策。說罷提戟欲去。四寫戟○若此時便去。那得播着。董卓董卓哩。讀者至此亦唯恐其去也。貂蟬曰。妾在深閨。聞將軍之名。如雷灌耳。以爲當世一人而已。誰想反受他人之制乎。言訖淚下如雨。諺云請將不如激將是絕妙說士聲口。布羞慚滿面。重復倚戟。五寫回身攬抱貂蟬。用好言安慰。兩個假假倚倚。不忍相離。此皆貂蟬故意淹留。呂布要他攬却說董卓在殿上。回頭不見呂布。心下懷疑。連忙辭了獻帝。登車回府。見布馬繫於府前。

三寫馬。問門吏。吏答曰。溫候入後堂去了。卓叱退左右。逕入後堂中。尋覓不見。

喚貂蟬。蟬亦不見。急殺。急問侍妾。侍妾曰。貂蟬在後園看花。卓尋入後園。正見

呂布和貂蟬在鳳儀亭下共語。畫戟倚在一邊。六寫。卓怒大喝一聲。布見卓

至大驚。回身便走。卓搶了畫戟。七寫。挺着趕來。呂布走得快。卓肥胖趕不上。

擲戟刺布。八寫。布打戟落地。九寫。卓拾戟再趕。十寫。布已走遠。卓趕出園門。

一人飛奔前來。與卓胸膛相撞。卓倒於地。此何人耶令人急欲看下文矣。正是

冲天怒氣高千丈。仆地肥軀做一堆。

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圖說右紀董卓開罪呂布之由。案陳壽志布傳。及後漢布傳。均稱卓使布

值守寢閣。布常與卓婢私通。故此言布與蟬偷目竊望。及蟬指心揮淚等

舉動。均不可謂之飾造。布傳又稱呂布因與卓婢通。恐事後覺。心不自

安。此言卓叱布欲逐出。及來朝復以好言慰之等語。即木心不自安而演

成之。查布傳又稱。布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幸布拳捷得避之。此

鳳儀事擲戟之舉，卽將布傳中與婢私通，及拔戟擲布之二事，會通而合演之，既有所本，又動人興味，適成小說資料，眞作者神妙之筆也。

十八路諸候不能殺董卓，而一貂蟬足以殺之。劉關張三人不能勝呂布，而貂蟬一女子能勝之。以衽席爲戰場，以脂粉爲甲冑，以睇眄爲戈矛，以顰笑爲弓矢，以甘言卑詞爲運奇設伏，女將軍眞可畏哉。當爲之語曰：司徒妙計高天下，只用美人不用兵。

爲西施易爲貂蟬，西施只要哄得一個吳王，貂蟬一面要哄董卓，一面又要哄呂布，使出兩副心腸，裝出兩副面孔，大是不易。我謂貂蟬之功，可書竹帛。若使董卓伏誅後，王允不激成李郭之亂，則漢室自此復安，而貂蟬一女子，豈不與麟閣雲臺並垂不朽哉。最恨今人訛傳關公斬貂蟬之事，夫貂蟬無可斬之罪，而有可嘉之績，特爲表而出之。

此卷最妙在董卓賜金安慰呂布一段。若無此一段以緩之，則布之刺卓，不待鳳儀亭相遇之後矣。且鳳儀亭打戟墮地之時，呂布何難拾戟回刺董卓，而但往外急走，則皆此一緩之力也。運環計之妙，不在專殺董卓也。設使董卓擲戟之時，刺中呂布，則卓自損其一臂，而卓可圖矣。此皆在王允算中，亦未始不在貂蟬算中。王允豈獨愛呂布，貂蟬亦豈獨愛呂布哉。吾謂西子眞心歸范蠡，貂蟬假意對溫侯。蓋貂蟬心中，祇有一王允爾。

前卷方儀灑爭虎鬪，此卷忽寫燕語鶯聲，溫柔旖旎，眞如鑼吹之後，忽聽玉簫疾雷之餘，忽見

好月令。禮者應接不暇。今人喜諛神官。恐神官中反無如書抄筆也。